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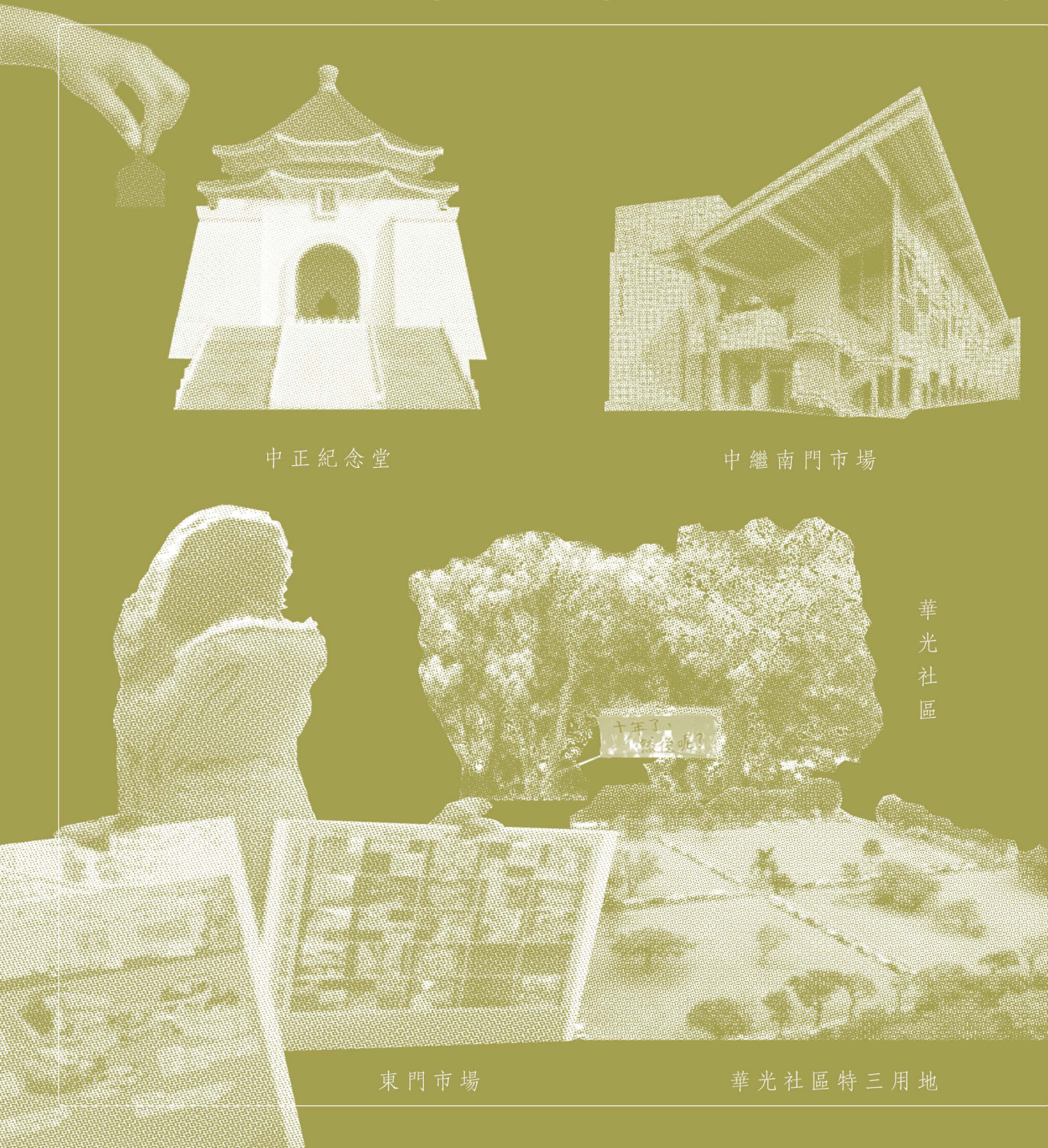
城鄉通訊

秋季號

專題報導：忙碌又可愛的必修角色

—— 環境規劃設計實習一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中正紀念堂

中繼南門市場

華光社區

東門市場

華光社區特三用地

創辦人	畢恆達
發行人	陳良治
指導教師	王志弘
封面製作	李 晗
美術編輯	李 晗 陳昭旭
文字編輯	莫 崢 蔡承翰 呂倩瑩 陳昭旭 李 晗

雜誌投稿	thentunews@gmail.com
------	----------------------



◀ 宜蘭校外教學 攝影—呂倩瑩

編輯室報告

延續夏季號的傳統，本期的專題為實習課成果，R11 實習課的主題是「轉型正義」，六組的基地圍繞中正紀念堂及華光社區周邊地區展開。各個小組在一整學年不斷跑田野做訪談，大家將可以在本期《城鄉通訊》中看到他們彙整的精華，包括有「轉正生活指南——中正紀念堂的權威轉型與日常實踐」，分析中正紀念堂的轉正意義；「非正式住居與迫遷：華光社區歷史記憶回顧與再現」，探討被迫遷的華光居民的居住權討論；也有集中在華光特二用地的「數位落地計畫：具有社區包容性的特二用地願景提案」，提出將此地定位為數位共融城市基地；另外，針對華光特三基地，有小組以「大面積公有地結合在地紋理操作自然解方——以華光社區為例」，探討如何降低基地範圍溫度；最後也有兩組關心市場文化生活及使用者需求的「友好共好——南門市場的文化生活空間營造」、「東市麻吉馬——東門市場的多元宇宙」。

本期適逢康旻杰老師接任所長的第一學期，編輯團隊邀請了上任所長陳良治老師分享他的所長甘苦談，以及康旻杰老師一上任便遇到的困窘，同時也有介紹兩位老師最近的研究與課程規劃。此外我們也邀請到兩位都在公部門工作的校友徐聖倫及黃大佑來做訪談。徐聖倫學長分享到他的城鄉所資歷，是如何幫助他在建築公司、公部門的工作上得到青睞；黃大佑學長也分享了他從事八年都市計畫工作的心得，在城鄉所與在外工作的落差。

「實習」作為專題，當然不少得同學們在自由徵稿中分享他們的暑假實習心得。碩二的李晗分享她參加的四川成都跨境高階實習，與各院校同學在暑期共同合作完成社區提案；倩瑩則是分享她在香港社區組織「樂在製造」實習做的各種社區研究項目。另外，我們也有收到品嘉的「沒有樓梯到不了的家：樓梯作為南鐵東移徵收案的異托邦論述」以及余衡的「藝術策展中的森林多重存有論：大崙尾山伐木造林爭議」。

城鄉通訊編輯室
2023.09

目錄

編輯室報導	001
專題報導：忙碌又可愛的必修角色 ——環境與規劃實習一	
第一組：轉正生活指南	007
第二組：非正式住居與迫遷	012
第三組：數位落地計畫	017
第四組：友好·共好	022
第五組：大面積公有地結合 在地紋理操作自然解方	027
第六組：東市麻吉馬	032
教職員動態	
生態批判與反思：康旻杰老師專訪	037
聽見地方的其他聲音：陳良治老師 專訪	049
校友迴流	
許聖倫：從城鄉所到公部門	057
黃大祐：我在第一線，面對民眾	064
城鄉評論	
「沒有樓梯到不了的家」：樓梯作 為南鐵東移徵收案的異托邦	071
藝術策展中的森林多重存有論：大 崙尾山伐木造林爭議	080
自由徵稿	
暑期實習分享——香港「樂在製造」	091
四川成都跨境實習分享——「海峽兩 岸青年規劃師與建築師學術研習營」	095

專題報導： 忙碌又可愛的必修角色 ——環境與規劃實習一



▲ R11 實習一合照 攝影 | 邱士倫



▲黃舒楣老師



▲林家暉老師



▲陳育貞老師

家暉老師寄語

111 學年度所內碩一必修的環境規劃設計實習課程由本所黃舒楣老師召集，並且由陳育貞老師與我共同教授。此次的實習課程相較於以往的命題，基地的尺度相較是比較小的地點位於台北市中正區以中正紀念堂及其西南側街廓展開的城市場域。尺度雖然集中，本次規劃實習所觸及的議題與面向卻相當多元，有以意識形態爭議展開的空間轉型正義習作、由歷史再現基礎出發的非正式住居關懷、針對空間型態、都市更新以及文化飛地化議題著手的新舊（中繼）市場空間介入、還有關懷生態、回應都市熱島效應衝擊在城市基礎建設上的空間倡議。在為期一年的課程時間，同學們非常充實的由對基地的瞭解、調查、議題的發想、整合、到進入田野的行動計畫擬定，由教室走向社區，由電腦前轉向大桌討論，在最後經由各種不同的規劃工具，包含推動工作坊、與社區協作、集結議題團體、或是打破產官學藩籬的斡旋來提出各組在各種議題上的規劃方案。當然，此次實習除了圍繞基地所展開的空間規劃習作之外，同學們也經由參加一年一度的規劃實習聯展進行跨校交流。為補足本次實習命題以城市空間政治為主要調性的不平衡，經由育貞老師的大力幫忙與經驗傳承，同學們也在宜蘭體驗了鄉村型態空間規劃設計的精髓。

第一組

為期一年的實習課畫下句點，但我們也深切體會到，臺灣的空間轉型之路還很漫長。

轉正 313 小組選定中正紀念堂周邊作為學年實習基地，以空間轉型為切入點，探討其作為威權空間及公共空間的社會責任。在空間規劃系所聯展，我們提供背景資訊打開議題，讓更多專業者思考威權空間納入歷史意義時的規劃方向；在空間轉型共識工作坊，我們邀請青年世代的議題工作者，延續兩大軸線盤整實際空間需求，彙聚為空間轉型的具體規劃。多數議題推廣活動是讓更多社會大眾理解轉型正義的內涵及其必要性，但缺乏對於威權空間具體應當如何轉型的規劃討論，而工作坊在專業規劃工具引導下，讓不同背景的參與者都能表達想法，有意識地形成空間改造方案。

回顧這次的實習成果，最直接的效應是議題社群期待能取得成果報告書內容，進一步與既有的培力課程結合；我們更期待看見這套空間規劃工具能持續操作，集結更多民間的意見，成為推動中正紀念堂空間轉型的共識基礎。

第六組

本小組以東門市場為核心，開展為期一年的田調工作，這個過程不僅讓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台灣所推動的主流型態的都市更新，也拓展了組內對於都市中傳統市場的去與留的想法—能夠以更加多元交錯、非單一面向的視角，對傳統價值與現代開發下的矛盾與衝突，進行全面性的觀點闡述。

在面臨產權複雜，且有龐大利益牽動的都市土地時，不同於從過往盛行至今的主流藍圖式規劃形式，我們試圖以由下而上的參與式規劃方法，藉由促進在地居民及相關人士對於市場重建或改建的討論，更進一步探討在推平重建的都更辦法以外，是否存有其他局部性改善的解方予以因應，並以此創造多方協商的空間與調適彈性。

儘管為期一年的實習課程難以對於延宕已久的東門市場改建一事，有多麼顯著且具實質性的成效，足以影響政治決策的方針或撼動計畫地區的未來走向，但，在撇除規劃實作練習的課程要求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培養以不同觀點去發掘事件的多面性，避免僅侷限於過往科系訓練下的慣性視點制約。

基地簡介

本計畫透過中正紀念堂的威權轉型，使其成為臺北地區人權轉型正義工程的核心地帶，進而將轉型正義議題與理念傳達給大眾，尤其是周邊居民與前來此地的民眾，所以計畫研究範圍將包含多個不義遺址、權利地景與與政治迫害相關的紀念性地景，希望由這些歷史場景的回溯與分析，為本計畫提供更多有利於推動計畫時所需的參照資料與佐證。

基地範圍部分，則是中正紀念堂園區全區，以及將園區包圍的道路，分別是杭州南路二段、中山南路、愛國東路與信義路一段等四條道路，本計畫將會觀察與分析園區與周邊關係，欲擬定一個適用於現行區位的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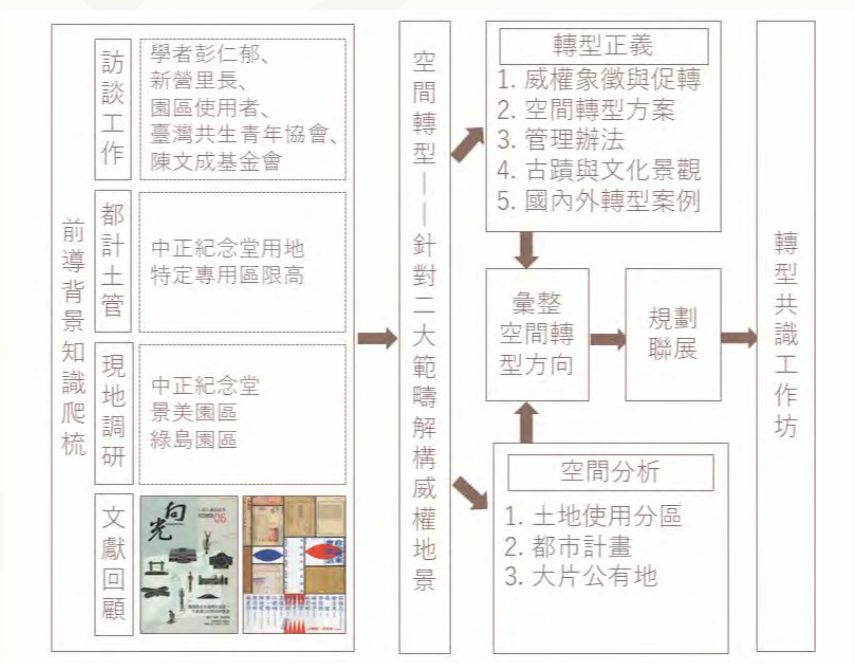
▲基地範圍圖



▲研究範圍與權力地景示意圖

議題關懷

本計畫之目的，在於以中正紀念堂園區為基地，深入探究這個位於都市政經中心地帶，占地面積廣達 24.79 公頃的大尺度建築，其所應具有的「空間社會責任」。以下將以中正紀念堂的空間社會責任出發，並分成兩個部分進行探討：1、威權空間的社會責任；2、公共空間的社會責任，並據此延伸出本計畫的兩大主軸。



▲議題發展架構圖

第一組

指導老師：黃舒楣、陳育貞、林家暉
組員：李 晗、劉彥好、吳瑀崙、陳彥慈、許閔凱

◎編輯 李晗

威權空間的社會責任

中正紀念堂園區為紀念黨國體制下的政治領導人，如今仍以國家資源維持對於特定政治領袖的崇拜瞻仰，實具有高度的威權象徵性。臺灣歷經數次政黨輪替，民主體制逐漸運作完備，若要邁入下一階段的民主社會轉型，勢必需要進一步深化社會大眾的民主意識，使民主精神得以更深刻地實踐在生活當中。而中正紀念堂園區也應當承認其作為威權象徵空間的立場，並以此負起其歷史面向的社會責任。

公共空間的社會責任

中正紀念堂園區作為公共空間所具有的多重性質和歷史背景，其所服務的使用者也同樣非常多元，而整個園區所傳達出來的空間語彙和氛圍，不僅帶有統治者的光明敘事，也代表著被隱藏的暗黑歷史。本計畫小組成員主張，中正紀念堂園區應該透過徹底地內外協調，積極面對威權空間的轉型正義課題。對內對外，昭示其轉型決心，以此帶動臺灣社會跨出在轉型正義議題上的一大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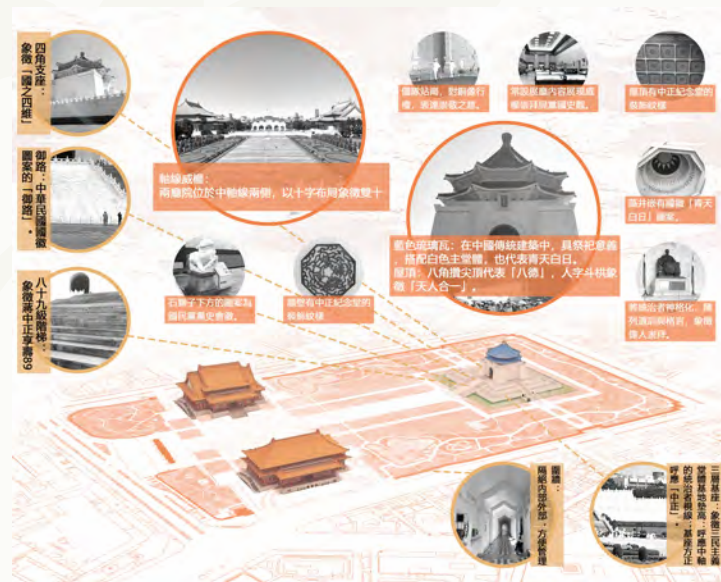
行動過程

1. 參與式觀察與田野調查

本組實際參與部分與轉型正義相關的活動，並進行系統性的觀察與記錄。通過參與式觀察，更貼合實際的瞭解到轉型正義推動活動中的真實情況，更深入理解轉型正義相關工作者的想法、感受以及背後的動機，從而獲得更全面且更貼合實際的相關諮詢。

2. 利害關係人訪談

本組對不同的利害關係人進行訪談，從而深入瞭解轉型正義的倡議者對過去的歷史事件、不公平制度或者政治暴力等問題的看法，同時瞭解他們的經歷與經驗。



▲中正紀念堂威權象征指認



▲參與 228 共生音樂節



▲參訪白色恐怖紀念園區



▲參與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



▲參與綠島人權藝術季講座



▲接待大陸團的導遊



▲中正紀念堂現場解說志工



▲訪談學者彭仁郁



▲訪談新營里里長莊柏辰



▲訪談共生青年協會
蔡喻安理事長



▲訪談陳文成博士紀念
基金會張龍僑理事長

成果總結

1. 工作坊前置準備—規劃聯展

本組在 2023 年第十八屆全國規劃系所實習聯展的活動中，藉機將此一世代共同議題帶到空間專業的討論現場，通過現場描圖與投票的兩種方式，與其他青年空間專業者互動交流想法。



▲中正紀念堂相關冷知識問答及懶人包

與其由空間專業者直接給予答案，選擇將一般人不易察覺的面向，從空間專業者的角度中予以曝光，讓人們能依據資訊進一步追尋更多議題的內涵，甚至產生願意了解的興趣，是我們的目標。



▲規劃聯展版面

本組通過對以上行動，本組認為以上活動皆為教育宣傳導向，通過不同的主辦單位發起，以不同形式對轉型正義議題進行推動。通過橫向對比，本組發現不同活動的議題團體之間的橫向連結較少，且活動皆以年為單位舉辦，這樣議題社群之間橫向連結的斷裂，成為我們後續行動方案的啟發。



▲規劃聯展現場

2. 工作坊前置準備－內部訓

為了將多種觀點並置在同一個架構下進行討論，小組在前置作業中練習以 Geodesign 的方法論——IGC 工作坊的方式來進行中正紀念堂空間轉型的情境模擬。通過此工具，組員能夠在面對議題社群的不同考量以及關注焦點的差異。

3. 凝視自由 - 中正紀念堂空間轉型共識工作坊

本組在深入了解中正紀念堂的空間解嚴與轉型議題後，與議題焦點的差異，許多民間社群之間並未發展出常態的對話或合作方法。本次規劃辦理的願景工作坊，以「臺灣轉正」、「空間解嚴」為兩大主軸，希望藉由審議式民主的討論議程，建構一個透明、開放的平台，邀集相關議題社群和利害關係人一同參與討論，交換意見、激盪創意也凝聚共識，共同推動議題前進與空間轉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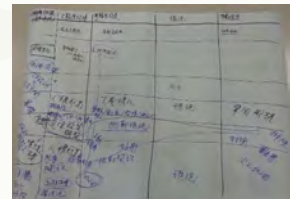
藉由國外空間轉型正義的案例介紹及空間規劃工具的引入，工作坊確實凝聚起議題社群與參與者對於中正紀念堂空間轉型的規劃想像，開展更多空間轉型的可能性，**最後共識出兩個轉型提案——「政治檔案開放博物館」、「民主教育藝文園區」。**

此一工作坊討論結果，分別從「威權空間」與「公共空間」兩種面向著手，分析法源依據、政府、歷史、轉型正義、人權、交通、建築語彙、教育推廣、社群、土地利用、硬體空間、動線、觀光功能、經費、人才育成等十數個情境因子，盤點使用者對於空間的期待與想像，同時也強化空間中對於轉型正義和人權議題的關注和實踐。

經過共識工作坊的討論，不僅羅列出明確的空間轉型規劃，也強化了抽象的議題概念與實體空間規劃的連結，有助於提高公眾對於社會正義和公民權利的認知和重視。



▲共識工作坊前置作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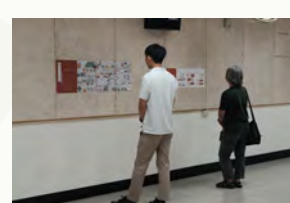
▲內部訓成果



▲共識工作坊現場



▲共識工作坊現場



▲共識工作坊現場



▲共識工作坊現場



▲第一組討論



▲共識工作坊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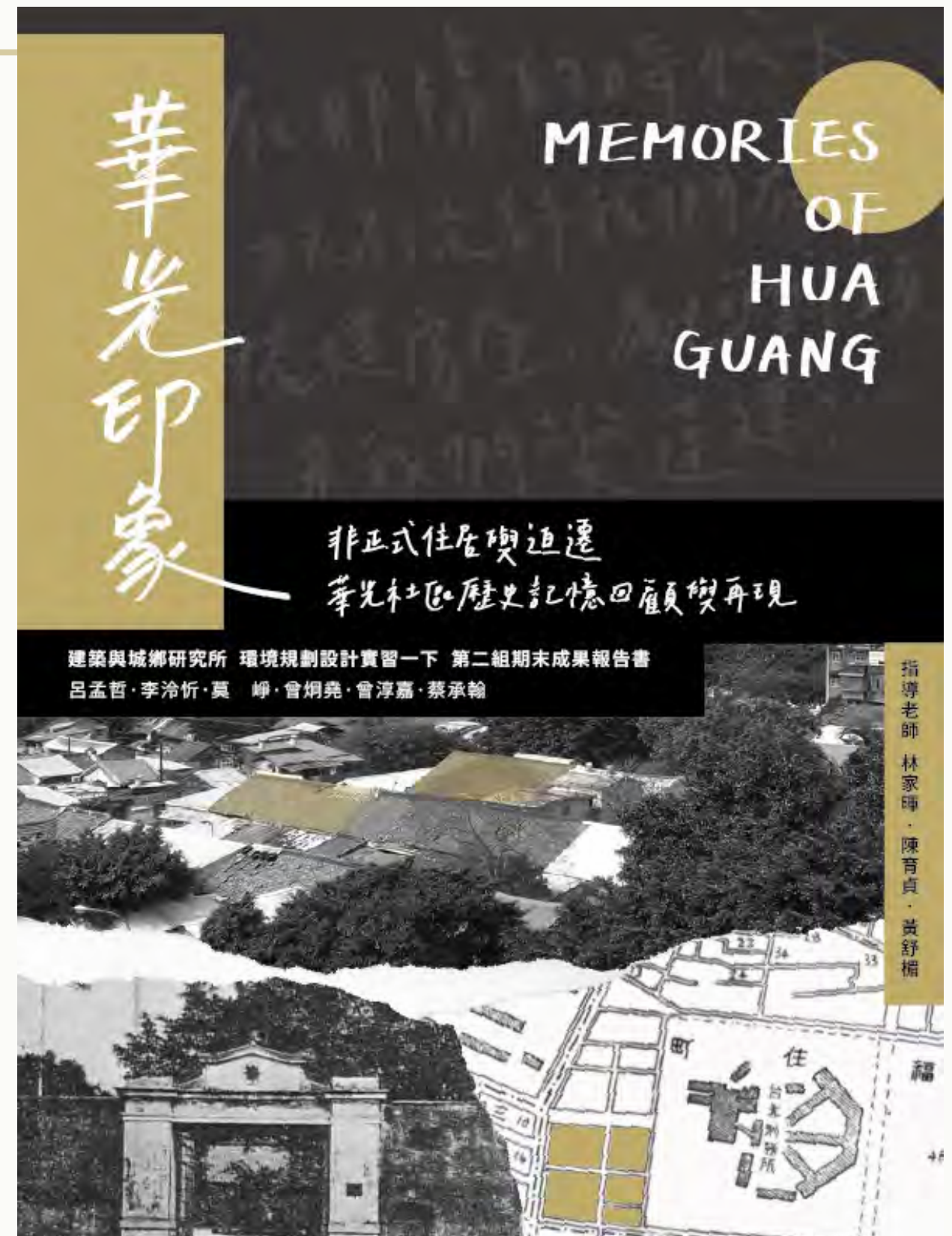


▲第二組討論

指導老師：黃舒楣、陳育貞、林家暉

組員：呂孟哲、李泠忻、莫 崢、曾炯堯、曾淳嘉、蔡承翰

◎編輯 李晗



基地簡介

華光社區臨近中正紀念堂及東門永康商圈，過去是日治時期臺北刑務所的附屬宿舍群，戰後由高等法院所管理，作為司法系統的職員宿舍使用。由於宿舍數量不足，部分無法被分配到合法眷舍的低階職員被上級默許自力建屋，原有的房舍周圍開始出現許多非正式的住宅。而後隨著臺灣的經濟發展，陸續有許多城鄉移民或商家購買這些非正式住宅、遷入華光社區。



▲基地範圍圖

到了 2000 年代，因應「國土活化」政策，政府陸續提出計畫，喊出「台北六本木」和「台北華爾街」等口號，希望將原來缺乏基礎設施，非正式住區的華光社區，打造成金融和資通訊中心。2010 年代起，土地管理單位法務部開始透過訴訟等方式，

以「不當得利」為由向華光社區居民求償，並陸續驅離原住民。雖然歷經抗爭，但政府仍於 2013 年進行最後一波強制拆除，遷出剩餘住戶，並騰空所有地上物。然而，政府在計劃尚未明確前就對居民進行迫遷，不僅罔顧了居民的居住權，其必要性與急迫性也遭受質疑。



▲特一專用區現況



▼特二專用區現況：南門中繼市場



▲特三專用區現況



▲特四專用區現況



▼特五專用區：榕錦時光生活園區



▲特五專用區現況：社宅預定地

議題關懷

「我要的不是墓碑，而是保留一些當時的舊住宅，介紹華光的歷史，評價政府的作為……」

2022 年 9 月榕錦時光生活園區正式開幕後，以日本文化、歷史懷舊與精品消費為賣點的史蹟園區，吸引大批觀光客駐足，同時卻引起部分前華光社區居民的不滿。他們認為政府在華光社區迫遷案中，未給予適當的賠償與居住權保障，甚至將陳抗的居民塑造為貪婪的形象。抗爭，僅留下來樹木與文化資產，但前居民的生活記憶與抗爭過程彷彿不曾存在，埋藏於土地之下。

在政府的論述中，「違建戶」已成為前華光社區居民難以撕下的標籤，忽視過往戰後臺灣非正式住區的歷史發展脈絡。社會輿論有關華光社區的討論短暫地浮上檯面，但仍難以為臺北市政府或中央政府所關注。2022-2023 年間，政府陸續公布特（二）、特（三）將規劃為數位發展部、經濟部等部會的辦公廳舍，但在細部建築設計方案尚未確立之前，我們冀望結合在環境規劃設計實習課程的調查與行動成果，提倡未來的規劃設計應適當地融入華光社區的生活元素。並呼籲政府應正視過往在 1970-1990 年代因住宅供給不足而產生的非正式住區之歷史脈絡，檢討目前政策與實務上對應的策略與方針，遵循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相關之一般性意見對居住權的充分保護。

策展過程



行動方案

如前文所述，華光社區的形成脈絡與抗爭過程已不見於現有的空間當中，消失的空間和歷史，使華光社區居民難以從現地辨認家的位置，亦承受著「不當得利的違建戶」之稱呼。華光社區拆除後，特

（三）並未如當年允諾開發，十年的閒置讓這片土地長成一片綠意的草地，有居民感嘆「政府寧願讓土地維持一片草皮，也不要讓人民住在上面」。因此，我們決定在特（三）的老樹懸掛控訴政府的布條，除此之外，亦在金華街 143 號（現為榕錦時光園區）前的停車格進行展覽。

我們選擇於特（三）演武場遺構旁的樹木懸掛布條，是因為當年華光社區的拆除活動進行時，樹木被列為受保護樹木留下，矗立在此的老樹，隱含著一段「留樹不留人」的故事。布條上寫著「十年了，然後呢？」，十年揭示的是政府原本能夠提供讓居民搬家的緩衝時程，因此，布條的訴求是讓政府直視政策失當導致的十年閒置，並思索土地利用的下一步。



▲懸掛於特三專用區老樹上的布條

榕錦時光園區曾經是華光社區前居民的住家，重返此地的居民發現自己以前的家變成養生餐廳（報導者，2022），意即對居民而言，這裡已經從家變成透過消費進入的空間。所以，**我們透過**

◀ 華光展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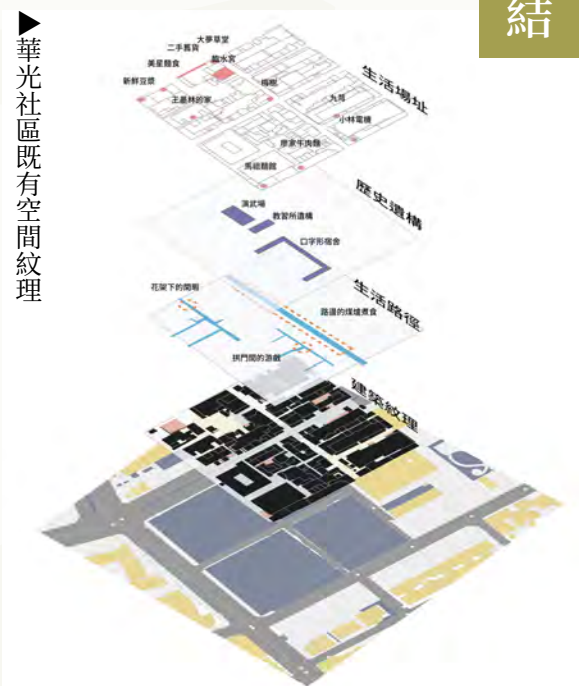
合法租用榕錦時光園區前的停車格，
打造一個讓居民能夠自由進入、坐下
閒聊像家一樣的地方。這場街邊展覽主
題包含了非正式住區形成的歷史脈絡、華光
社區的迫遷、華光社區的生活記憶，以及對
這片土地未來開發納入社區記憶的建議。聽
完展覽的觀眾可以選擇是否在我們提供的黃
絲帶上面寫下感想，並懸掛於展版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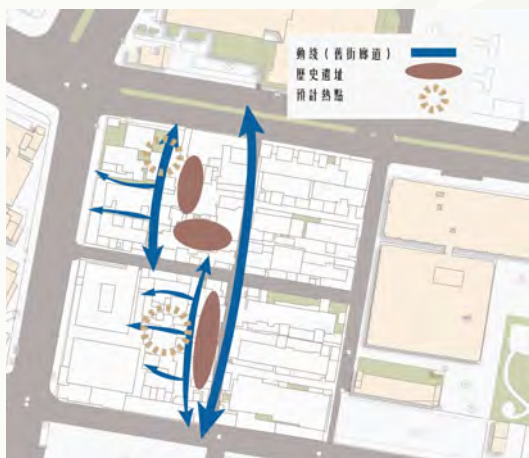
▲佔領停車格示意圖

本次圍繞華光與非正式住區的議題探討在行動上主要落實到三個層面，第一步懸挂布條以反問形式引出反思，第二步通過展覽與導覽希望更進一步與大眾探討議題，第三步則是圍繞未來空間計劃進行建議與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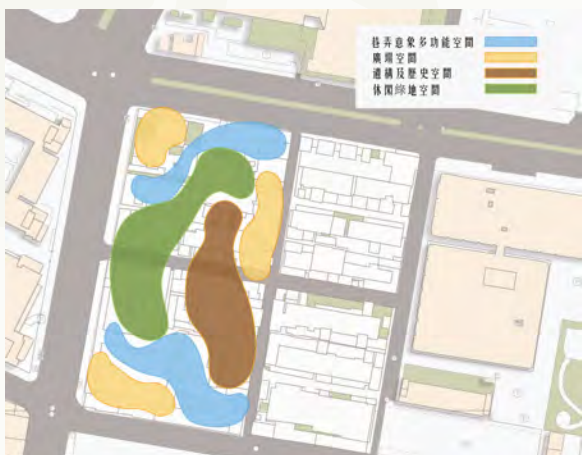
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雖然因為經驗不足，導致前期準備與現場空間配置上有因為考慮不周導致的意外狀況出現，但就行動結果看，仍基本達成預期目標，甚至得到部分意外收穫。不僅加深與舊華光社區部分居民的聯係並一定程度上撫慰居民的目的，同時也在與一般觀展市民的交流中得到思想碰撞。一般民衆在瞭解非正式住居概念與華光社區居民故事後給出的反饋更有助於暴露不同年代身份下的群眾對非正式住居議題的看法，展現思想衝突點，而這將幫助未來相關議題的關注團體能在面臨相似狀況時消弭與群眾的思想間隙，選擇更有利于於事件推進的方式。



► 華光社區既有空間紋理



空間規劃設計建議



▶空間規劃設計建議二

基地簡介

基地範圍圖

本小組選定之基地位於臺北市大安區光明里的華光特定專用區（二）。日殖時期，這裡曾是台北刑務所宿舍的所在地，目前基地西南側仍保留著當時的副典獄長官舍。戰後，這裡逐



漸發展形成吸納省籍移民與城鄉移民的非正式住區，延續到 2010 年代（楊宜靜，2015）。

2000 年後，政府對華光社區提出各種再開發的構想，並在 2006 年將住戶分類為三類（合法眷戶、非法眷戶、違建戶）、並按類處理，其中非法眷戶與違建戶遭法務部台北看守所提告不當得利，要求拆屋還地（楊宜靜，2015）。因而引發後續 2013 年的華光社區抗爭事件，但最終華光用地上的地上物仍陸續遭到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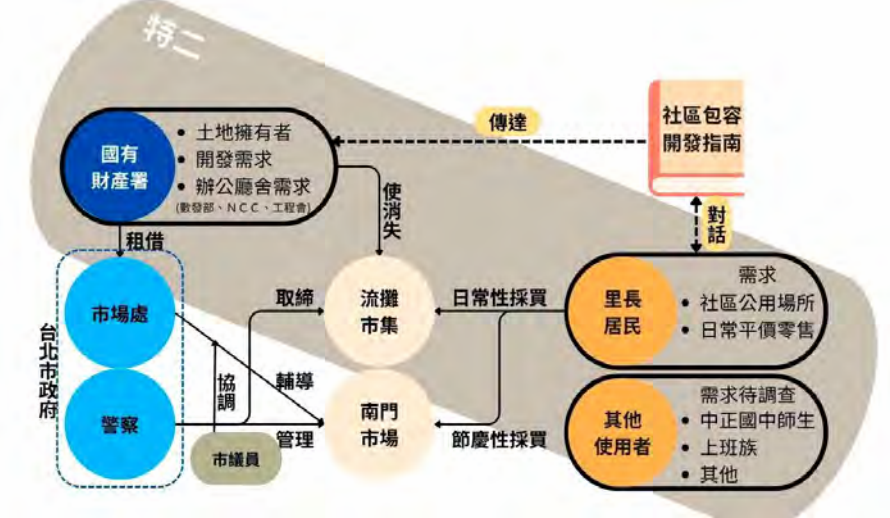
2018 年配合南門市場大樓改建（羅斯福路一段與南海路口），台北市市場處向國有財產署借得特二用地興建中繼市場。而南門中繼市場於 2019 年 10 月 17 展



南門中繼市場現狀圖

利害關係圖

開試營運，並於同年 11 月 13 日開始營運。目前南門市場已遷回原址，而特二用地目前將規劃作為數位發展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與工程會等政府機關的辦公廳舍。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環境規劃設計實習一下期末報告書
數位落地計畫
具有社區包容性的特二用地願景提案

第三組

指導老師：黃舒楣、陳育貞、林家暉
組員：江紀瑩、陳昭旭、廖映嵐、潘廉庠
◎編輯 李晗

議題關懷

本組原先以南門中繼市場在特二用地對於其如何影響周遭的都市生活為議題，後續經過觀察、訪談、討論等過程，小組逐漸將議題聚焦於在地零售網絡和社區公共空間。在華光社區淨空與中繼市場建置的過程中，已造成城市生活必需的攤販市集與交流空間消逝，且在南門中繼市場遷回後，特二用地將成為數發部、NCC 和工程會的辦公廳舍。因此小組將議題導向逐漸聚焦於特二用地的未來作為辦公廳舍的開發後續發展。結合小組的發現：相對於政府需求單位自身的需求，在地生活功能的規劃命題被忽視，因此期待未來行動，能引發附近居民與市民的關注與實際參與開發。

綜言之，目前小組的研究與行動聚焦於三個重點：

(一) 流動攤販如何影響社區生活

(二) 中繼市場遷回之後的開發如何補足社區公共場所的欠缺

(三) 未來特二用地作為數發部、NCC 等政府機關用地，在開發過程中能否連結地方生活，讓數位發展結合社區生活。



▲小組討論過程

行動方案

(一) 撰寫空間劇本與空間拼貼

(二) 盤點介入機會

(三) 擬定特二用地開發原則與構想

(四) 實際與相關政府單位對話



◀空間劇本構想圖

◀特二用地規劃願景提案圖

◀特二用地使用想象圖

首先，小組透過空間劇本的形式嘗試鉅細靡遺描述生活的重要細節，來反映社區的在地需求。再來，盤點各個面向可能的介入機會，以拓展溝通的廣度與提高方案的可行性。包括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中的數位經濟躍升行動計畫、智慧城鄉區域創新行動計畫；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政府公共工程造價百分之一之公共藝術設置經費等。

另外，小組擬定擬定特二用地規劃願景提案，以「辦公廳舍客廳化與社區生活數位化」兩大切入方向與「公共空間、交易網絡、生活動線、歷史再現」四項必要空間規劃原則為主軸，並提出細部的開法構想。並實際至數位發展部辦公室與李政務次長進行簡報提案。

成果總結

本計畫設定華光特二作為基地，透過相關開發計畫爬梳、田野觀察、居民訪談的方式發現自上而下的開發計畫對地方民眾而言，與生活需求脫節，甚至可能造成原有生活消費網絡消失，因此本計畫透過與地方居民操作空間劇本嘗試擬定特二用地規劃的願景提案，嘗試透過「辦公廳舍客廳化與社區生活數位化」兩大方向提出「公共空間、交易網絡、生活動線、歷史再現」等四項空間規劃原則，並提出具體的空間規劃方向與計畫，與數位發展部李懷仁政務次長提案討論，倡議在未來辦公廳舍規劃設計時回應地方需求的可能性。



▲數發部會議過程

回饋反思

在實習過程中，我們不斷地在政府計畫與地方居民的意見之間游移思考。我們既透過自上而下的角度檢視區域規劃的邏輯，也從自下而上的透過各種生活場景來理解環境中哪些空間對地方居民而言是需要或是必要的。透過這種方式的深入探討，我們意識到官方規劃思維和民間實際生活之間的理想存在差距，並察覺到這個差距正是我們介入的機會所在。

在確定議題方向後，我們嘗試透過利用空間劇本的方式展開與地方民眾的互動，實際描繪出地方的生活樣態。在對地方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後，我們嘗試提出回應地方需求的規劃設計方案。幸運的是，歷經多次書信往返，本小組獲得與數位發展部倡議的機會；換言之，我們有機會成為地方居民的溝通橋樑，將地方需求傳遞給具備決策權的上位者，這對正在練習規劃與溝通的我們而言，無疑是非常大的激勵。

實習課的經驗對我們而言是非常可貴且難忘的，除了增進了換位思考、論述、溝通等能力，也讓我們更深入的發覺那些存在於「真實」環境，卻經常被忽視的議題。更重要的是，透過實際行動介入，讓我們發現自己的行動方案，其實有機會「真的」影響未來的發展！



友好・共好

南門市場的文化生活空間營造

第四組

指導老師：黃舒楣、陳育貞、林家暉

組員：李嘉修、譚施晴、劉祐任、張容瑄、洪琪雅

◎編輯 呂倩瑩、李晗

基地簡介

南門市場位於羅斯福路與南海路口，是台北市具代表性的市場之一。它起源於日治時期，當時在台北城南門外形成的商業集散地逐漸發展成市場。二次大戰後，隨著大量外省人遷入台北，南門市場規模擴大。也聚集了中國各地的小吃美食，逐漸成為南門市場獨有特色，因而成為具有觀光性質的獨特市場。



▲基地範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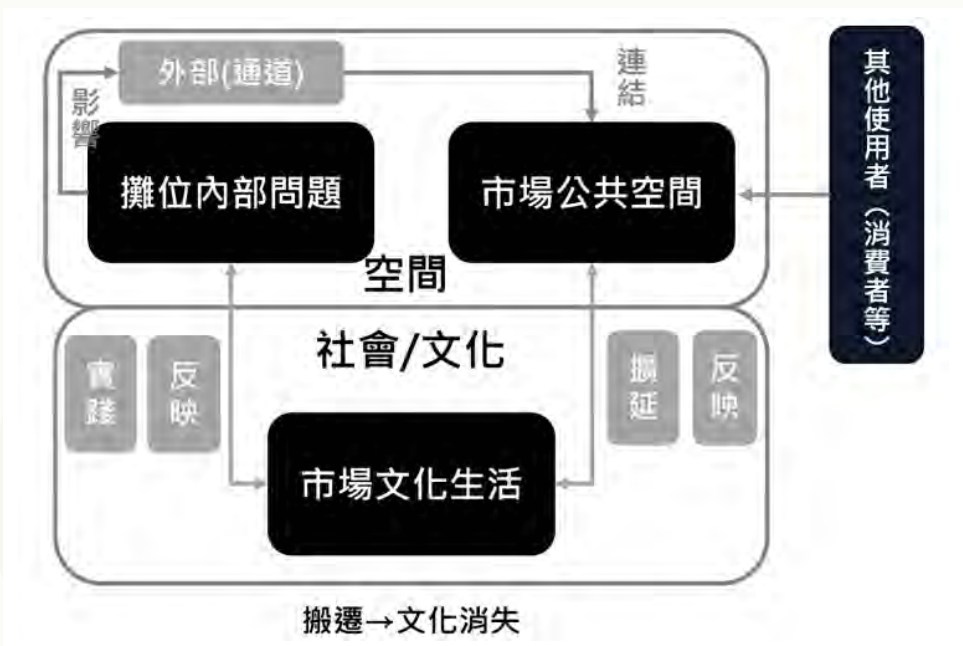
南門市場經過多次現代化改造。從日治時期的第一代市場、1970年代遷入行政大樓，到近期的大規模重建。它代表了台灣市場現代化的發展脈絡。新舊交替下，南門市場不僅空間機能改變，其飲食文化內涵也變得多元。不論傳統佳餚，或是新式料理均共存其中。歷史悠久的南門市場，不斷注入新元素。這見證了台北城的發展，也記錄了台灣社會變遷，是台北市的重要記憶場所。

議題關懷

正因南門市場是台北市傳統市場現代化的先鋒，政府投入大量的資源與關注，使得南門市場成為市場政策推動的示範地點。然而本團隊發現，不少現代化軟硬體設施精進的時候，往往忽略了攤商與消費者的使用需求。例如有些攤商需要更多的展示空間而逼於無奈占用公共空間，使走道變窄，不便消費者行走。故團隊以：「友好·共好的南門市場文化生活空間營造」

議題架構圖

為題，主要關注南門市場內部攤商空間配置與市場公共空間規劃的議題。並藉由參與式研究，了解各方需求，提出空間營造方案，以增強市場空間的友善使用條件。



▲議題架構圖

行動方案

基於關心使用者需求，故團隊以全時段觀察、訪談、民意調查等田野方法，來了解利害關係人網絡，並藉由市場打工建立與攤位的信任感。擬定行動策略時，經過多次的調整，最後以「友好的攤位設計」與「共好的角落（公共）空間設計」作為行動提案，期望為南門市場建立更友好的空間，亦盼能為未來市場改建提供攤位空間模型作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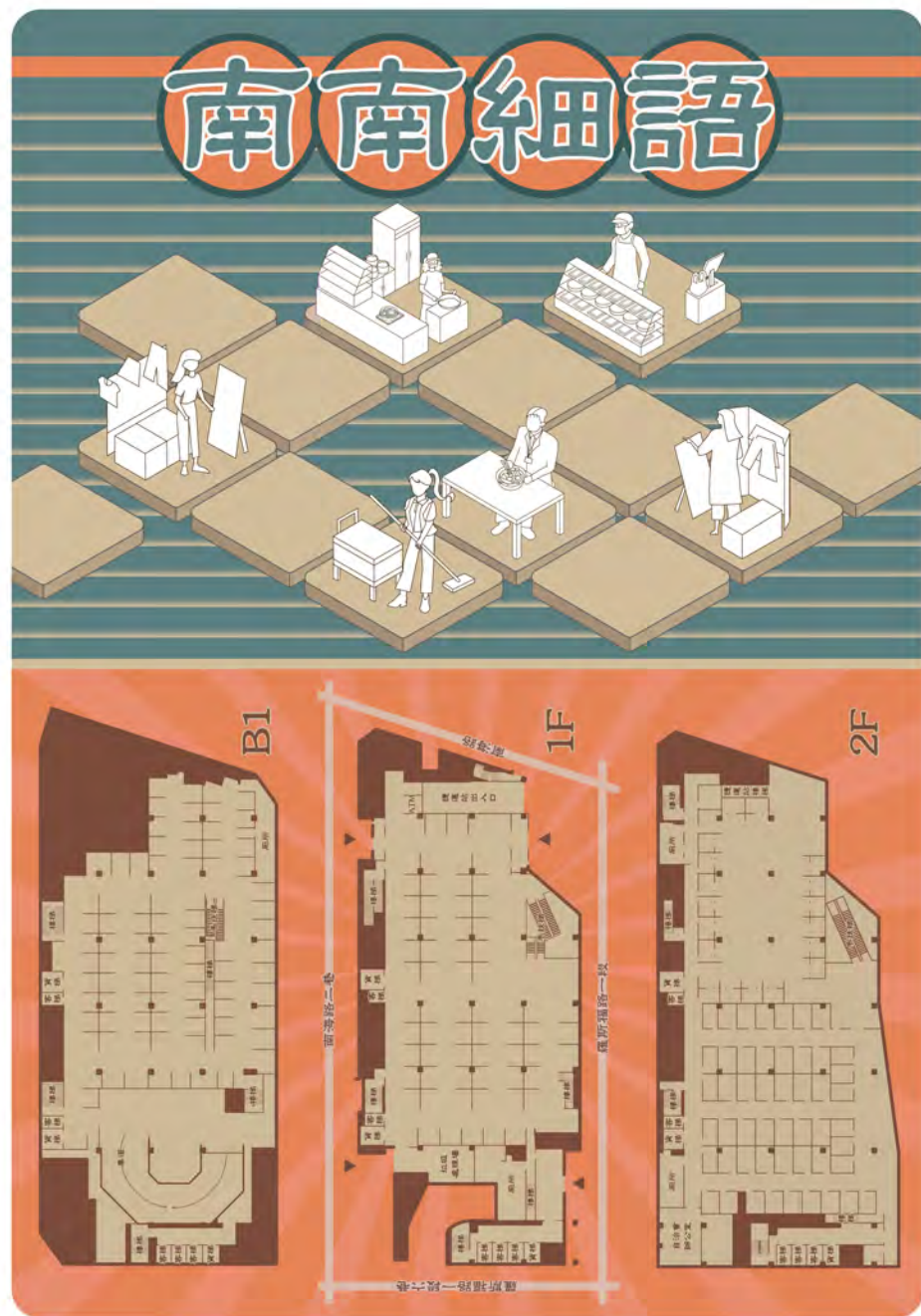
▲田野調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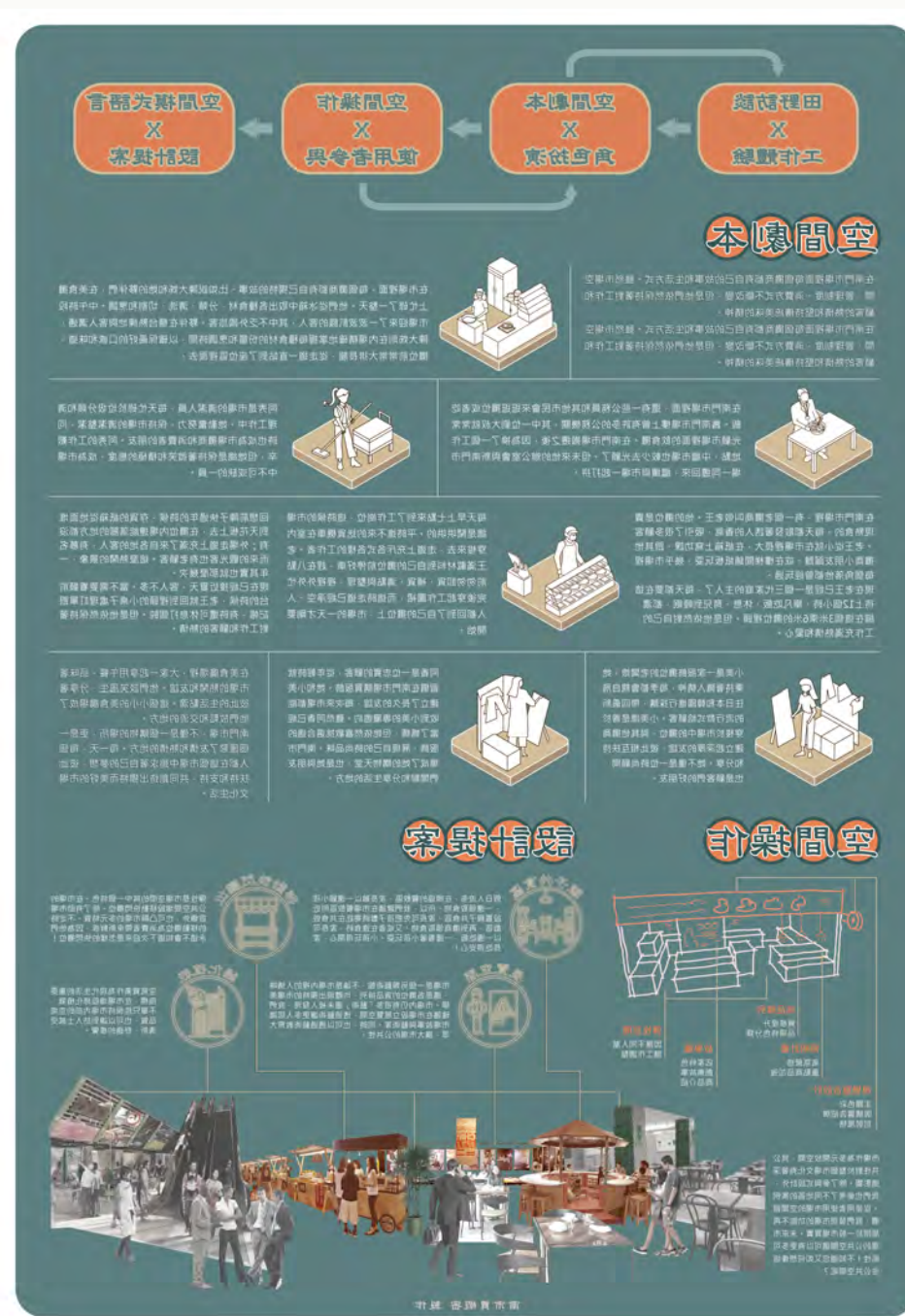
▲行動方案架構圖

團隊也藉由收集市場小故事，轉化為空間劇本及空間模式語言，反映市場文化生活與公共空間規劃需求，發展出「攤位參與式設計」與「市場刊物」兩項行動。「攤位參與式設計」由團隊成員引導攤位使用者參與空間設計，釐清攤位需求與外部化問題，更

延伸想像市場公共空間的運用。「市場刊物」則作為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媒介，有系統地整理空間劇本、攤位設計與公共空間運用提案的成果，並藉「新南門大樓平面圖」提高攤商索取的動機，攤位閱讀後能夠了解本團隊的行動過程，並促進更多的討論。



▲市場刊物圖一



▲市場刊物圖二

團隊在整個學年的研究與行動中，深入瞭解到市場的複雜性，以及其空間與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例如攤商會因攤位位置而改變其陳列貨品的方式。同樣地，市場物質設備的擺放，如攤商會自行在市場公共空間設置休息區來滿足其需求。可見，市場的空間與文化之間存在相互關係。

在複雜性而言，市場不僅是交易場所，也內含了不同的政治實踐。由於市場涉及多方關係，故市場也是具多重張力的空間。

成果總結

當然，在是次研究中遇到許多困難，但團隊認為這正是參與式設計的魅力所在。而且，團隊也堅信透過開放思維，聆聽並理解各方立場，能化解難題。

後續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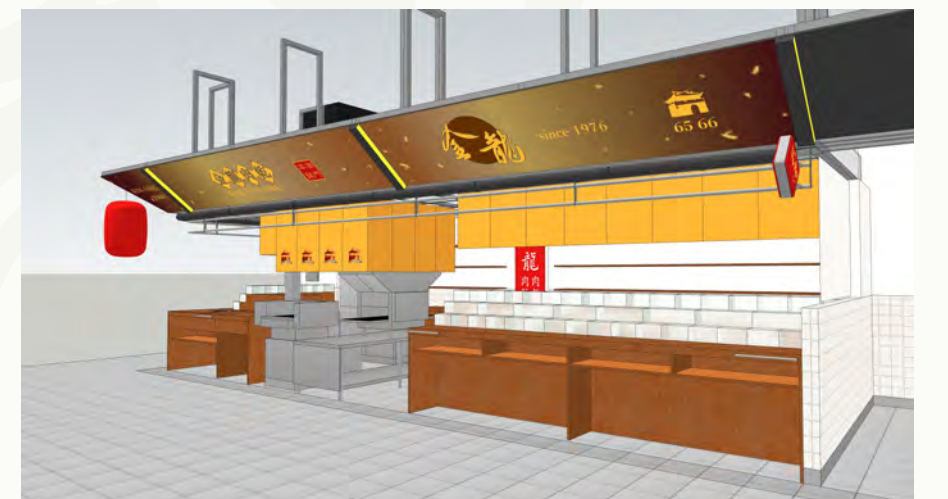
學期之後，隨著新市場大樓工程即將完工，「攤位參與式設計」行動也轉為正式的工作委託，團隊承接了田野過程中互動較密切的肉乾店之店舖設計，包含從規劃設計到工程的執行。就此，小組行動逐漸跨出了課程階段的模糊想像或願景，更真實地面對使用者的需求與期望，而對於市場攤販來說，如何吸引客人目光、如何具有品牌標誌性、以

因此，經過一整學年的實習課，團隊深入了解到市場空間外，也認識到溝通與執行時程等外在因素的重要性。

及與同業的競爭關係，都明顯比內部工作環境、市場文化價值、或公共空間議題更為重要。尤其，實務工作過程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如時程上的急迫與不確定，參與成員間的權力關係不對等（例如老闆意見強於員工、男性意見強於女性等），都是活生生的現場學習。基於上述緣由，對於現在仍在進行中的店舖打造，雖然不一定能執行參與式設計之原意，但也讓團隊能更瞭解推行空間劇本、工作坊共做等參與式設計的理想性及其挑戰。



▲後續現況圖



▲後續設計圖

第五組

指導老師：黃舒楣、陳育貞、林家暉

組員：林家贊、陳毓文、趙昱婷、謝佳穎、吳奕柔

◎編輯 呂倩瑩、李晗

都市大面積公有地 結合在地紋理操作 自然解方 —以華光社區為例

第五組：大面積公有地結合在地紋理操作自然解方

基地簡介



資料來源：擬定臺北市華光社區暨周邊地區(不含中華電信及中華郵政部分)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民國106年)

▲後續設計圖

華光社區特三基地於日治時期為台北刑務所演武場、教習場及宿舍所在地，歷經華光社區居民定居生活，爾後歷經抗爭拆遷，如今徒留草地、部分樹木，與教習場和口字型宿舍的建築遺構，未來將規劃作為經濟部辦公廳舍使用。

特三基地恰好位於台北市中心兩大涼帶中間——大安森林公園及二二八和平公園。面對極端氣候困境，氣候異常已是常態，台北盆地更面對夏季高溫持續破紀錄的挑戰。如何結合調適與減碳的淨零規劃，已是各級政府單位宣示的重要政策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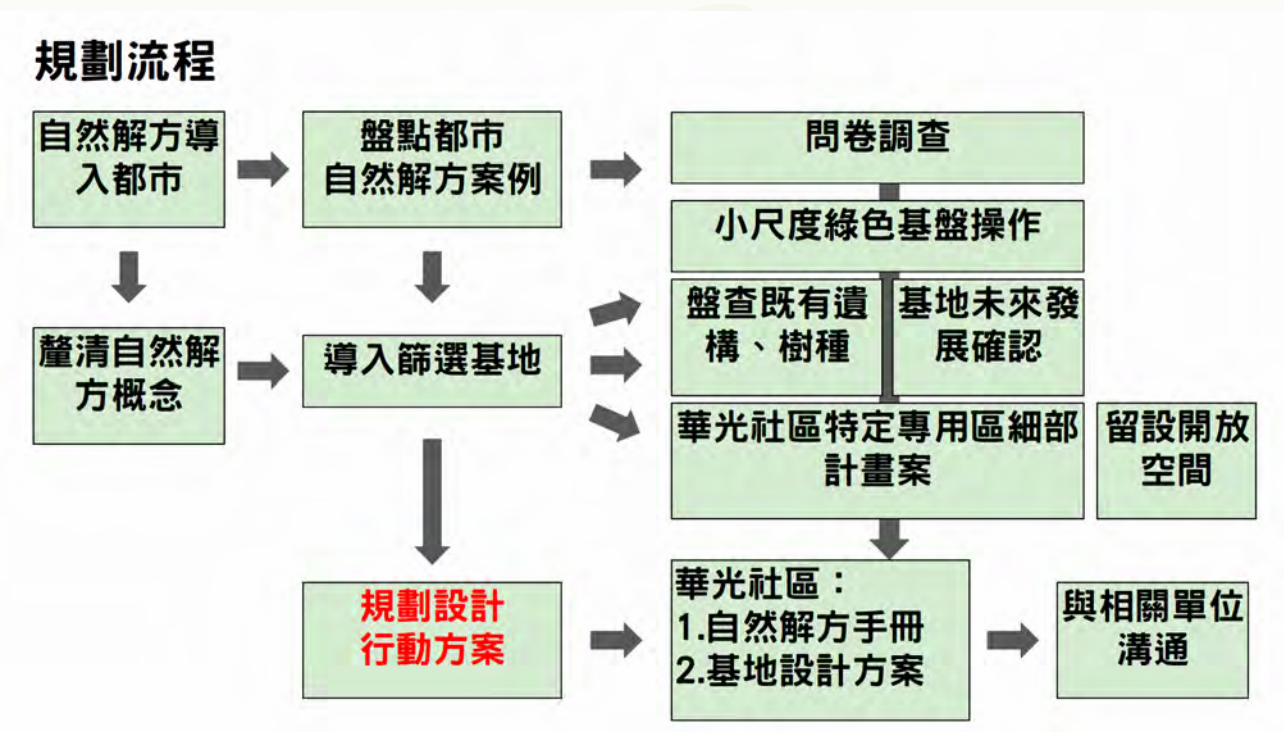
特三基地於「台北市華光社區暨周邊地區特定專用區細部計劃」中，亦明述：「另應配合演武場原址及受保護樹木留設適當廣場式開放空間，呈現其歷史場域精神，並與西北側街角廣場式開放空間連接整體規劃」。因此本計畫小組欲透過結合細部計畫規範、現有遺構與老樹保留，及結合淨零調適之「自然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作法，提出於特三基地規劃雨水花園方案，供相關設計規劃參考。

議題關懷

結合在地紋理與自然解方

本基地在日治時期曾是臺北刑務所口字型宿舍及演武場的一部分，使用了清朝所砌之臺北城牆磚石作為建材。自 1950 年代起陸續有眷戶遷入，形成頗具規模的「華光社區」，後因都市發展規劃相中此地，令華光眷戶於 2012 年全數搬遷，建物也在一年後全數被法務部拆除。華光社區的生活軌跡逐漸在這塊土地上淡去，徒留部分日治時期所建的下水道遺構散落著，及佇立於空地中的一棵茄苳樹，提醒著這塊佈滿雜草的土地，也是見證時代歷史及日常記憶的所在。

而「自然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 為國際自然保育聯盟 (IUCN) 於 2008 年所提出的操作方式，原先被翻譯為「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認為自然解方為：保護、可持續管理和恢復自然的、以及被改變的生態系統的行動，能有效和適應性地應對社會挑戰，同時提供人類福祉和生物多樣性效益 (IUCN, 2016)。本小組認為，自然解方之所以被篩選為本次面對大面積公有地的生態問題時的操作基礎，即是因其不僅關注自然保育的面向，亦關注於人類的各項社會挑戰。雖自然解方於國際已倡議多年，但於台灣仍屬於非常初步起頭的階段，過去也由於引入的專家學者多為生態與河川溪流管理背景，也少有在都市區域範圍內的操作案例。



▲行動方案規劃流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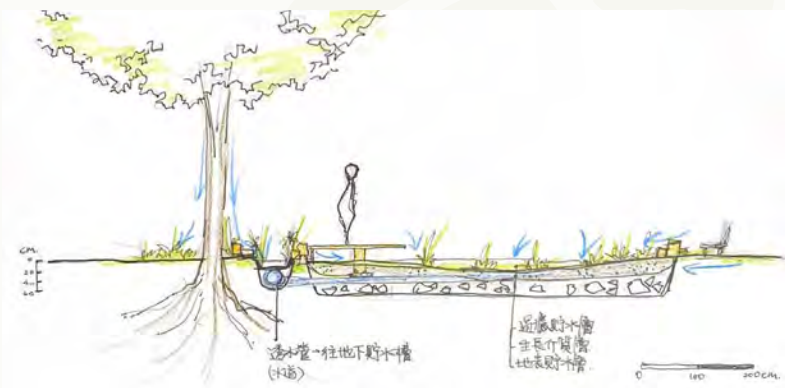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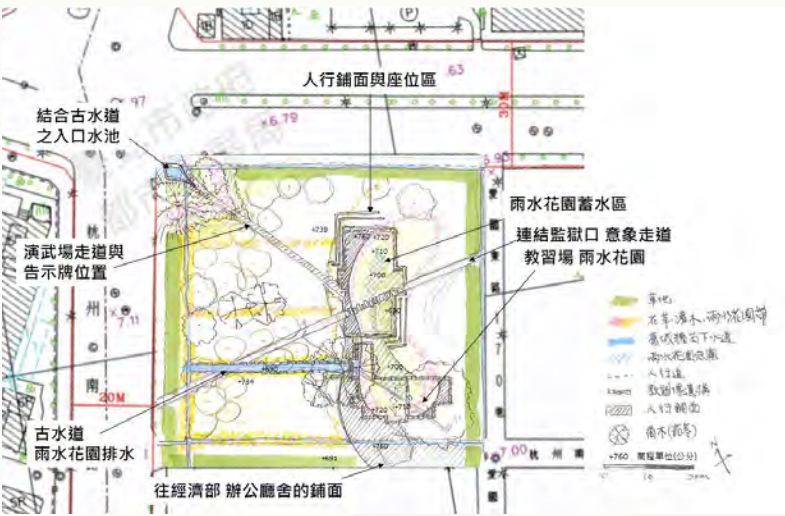
行動方案

在行動方案部分，本計畫包含「自然解方手冊」與「基地設計方案」兩項主要行動方向。自然解方手冊因應大眾與未來規畫基地的開發單位對「自然解方」概念較不熟悉，自然解方手冊作為釐清概念與實際做法的媒介，提供開發單位參考；其中包含自然解方概念解釋，國內外都市自然解方案例與華光社區自然解方設計圖等內容。

其次，本計畫也以基地的未來發展為基礎，針對基地開放空間進行設計提出「基地設計方案」：透過保留既有樹種與遺構，並結合地方紋理與自然解方概念，期營造可親近、具有公共性的開放空間設計。



▲田野調查過程



▲基地設計方案

▲基地設計方案之設計剖面圖

行動成果

本計畫在本學年度產出「自然解方手冊」與「基地設計方案」，並於 2023 年 5 月 16 日與經濟部及相關人員面談，針對本基地經濟部的辦公廳舍新建計畫將如何針對結合在地紋理與實踐經濟部淨零理念方針，採納自然解方作法；相關自然解方手冊與基地設計方案，亦已提供經濟部及顧問公司做為新建計畫設計參考。

而本計畫參考並更改經濟部辦公廳舍新建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提出「基地設



▲行動方案規劃流程圖

計方案」：將古水道置入，以整個街廓思考在地紋理，保水概念更可與古水道結合，並且在水道旁皆沿線配置雨水花園，達到綠化、排淨水與生態的功能。雨水花園結合演武場和教習場歷史紋理為本設計核心理念與做法，以達開放空間使用兼顧蓄洪功能，在非雨季都可作為展演、娛樂、休憩之場所。其他的空間都予以綠化，提供民眾大面積的活動空間。

其次，本計畫也以基地的未來發展為基礎，針對基地開放空間進行設計提出「基地設計方案」：透過保留既有樹種與遺構，並結合地方紋理與自然解方概念，期營造可親近、具有公共性的開放空間設計。

行動成果

本學年度，小組提出「自然解方」於大面積公有地實踐的理念，然而於說明相關國際做法及概念時即遭遇極大挑戰，且與經濟部溝通過程中，亦發現經濟部作為淨零轉型的重要部會，但僅有如水利署等單位，掌握自然解方於河溪流域的作法。經濟部本部規劃其對於都會區的廳舍時，未著墨導入自然解方的作法，因而藉由本小組的說明及製作手冊，來協助經濟部與設計單位了解相關理念、作法，及於此基地實踐的可能。

此外，綜合前述說明與介紹，華光社區特三基地有機會藉由結合在地遺構與受保護樹木之規劃，發展出以自然解方為基礎的雨水花園設計。本計畫小組期待透過本手冊之簡介，讓相關部會瞭解該基地發展自然解方作法之可行性，且相關方案不僅結合歷史遺跡、在地紋理，亦能呼應細部設計之要求，與結合都市調適的淨零轉型規劃。

第六組

指導老師：黃舒楣、陳育貞、林家暉

組員：曾子毅、毛明月、余 衡、呂倩瑩、林俞君

◎編輯 呂倩瑩、李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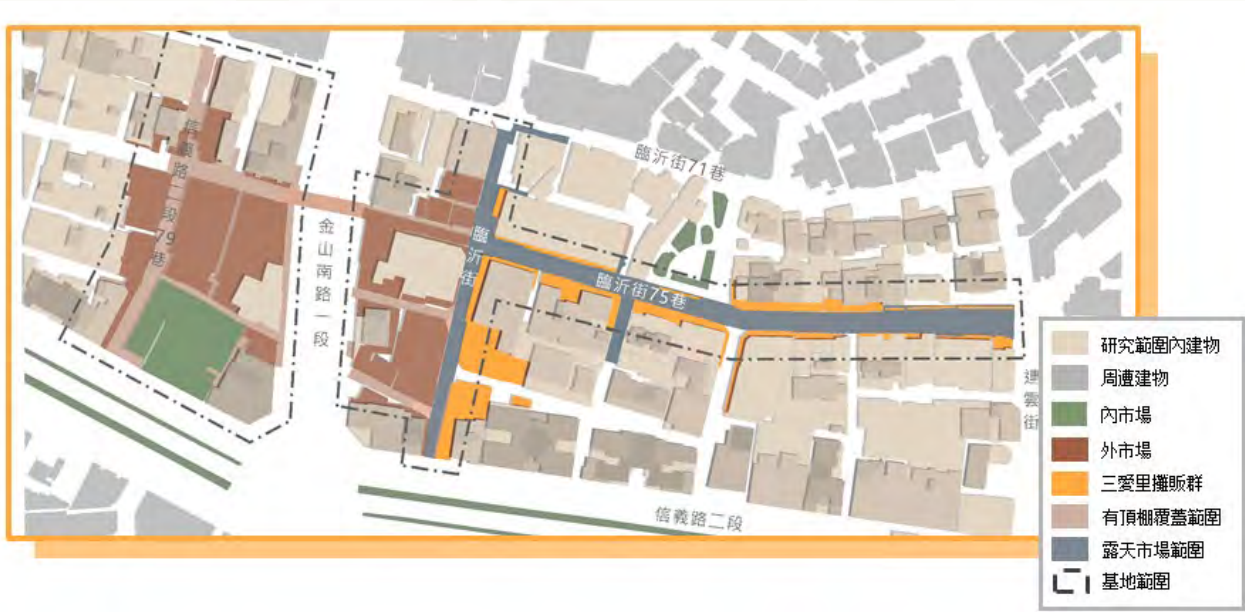
東市麻吉馬 —東門市場的多元宇宙

基地簡介

本小組主要基地範圍為東門內市場、外市場及三愛里的臨時攤販。主要是由市場用地（內市場）、住宅用地（外市場及三愛里攤販）及商業用地（外市場及三愛里攤販）所構成，其中以住宅用地佔總面積比例最高。由上述可知，基地範圍內的土地使用分區與現況使用之間有極大落差。許多劃為住宅區用地的土地實際上是作為商業使用，且大多為市場零售批發業種，可見東門市場一直以來都有商業零售的使用習慣，而政府劃設的分區無法符合實際使用需求。



▲基地位置圖



▲基地細節圖

議題關懷

東門市場自日治時期便開始服務周遭的日本移民，時至今日仍然做為市場使用。隨著都市經濟發展與居民生活方式的變遷，加上市場環境老舊、衛生不佳等問題，自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便試圖透過都更改善此區環境。然而，針對東門市場進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難以進入實際執行階段。同時，小組在研讀相關介入政策及與利害關係人訪談後，發現相關部門彼此間的資訊斷層嚴重，並缺乏溝通，因此團隊其中一個關注是為各部門搭成溝通橋樑。

在小組無數次的實地走訪及訪談後，我們發現了問題在於：東門市場不可被分割的一體性。東門市場並非僅停留在官方合法認定的內市場，而是以內市場為起始，加上逐漸向周圍擴大的外市場，以及蔓延、聚集至三愛里的攤販們作為市場的「整體」。在不斷延宕的都市更新進程中，當地居民及攤商早已默認東門市場無法以此一模式進行翻新，但，硬體設備的老舊不斷無聲的催促、提醒著改建的必要性及急迫性，因此，我們開始思考如何打破現況的停滯狀態，讓東門市場的再生想像得以落實。

行動方案

本組的研究方法使用了**田野觀察與半結構式訪談**，其中田野調查採用了直接觀察法與參與式觀察，多次跟隨議員的拉票，進入市場作觀察；並以消費者的角色，在市場進行光顧，試圖以此與攤商建立關係並進入市場網絡關係中。此外，小組亦在東門市場進行全時段調查，每日觀察 12 小時掌握東門市場的人流狀況及攤販銷售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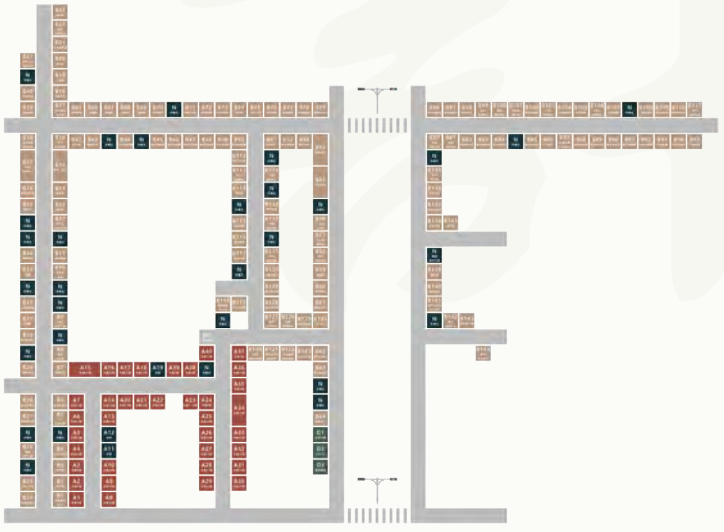
▲田野調查圖

在一定程度掌握了東門市場的資訊後，團隊列出了五項預期目標：市場文化生活、空間規劃、培養鄰里關係、接觸利害關係人及達成溝通橋樑，並進行了多項行動完成目標。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難以與一些攤商建立聯繫，因此先以社群媒體為中介，希望藉此一管道獲得介入的正當性，取得進入東門市場的入場券。之後團隊受里長邀請開展里徽設計活動，並舉行工作坊收集居民及攤販意見。



▲與里長訪談

在**空間規劃**上，我們進行了漸進式全餐的計劃，思考市場分區改造的方案並到訪台北不同市場作案例分析。同時，本組致力於了解東門市場的使用者意見，以「願望清單」的方式呈現市民、攤販的意見，在此一基礎上與本組方案進行對話。



▲攤販位置平面圖



▲小組成員合照

成果總結

小組重視使用者的多元價值與需求，因此最後在東門市場進行一個快閃式調查分享活動，欲達成兩個目標：呈現給市場使用者本團隊對於市場的理解跟觀察，以及以市場文化生活作為主題的推動方向進行反饋。我們使用看板呈現小組在前述各個行動的理解及反思，並以小卡活動了解民眾的意見。

針對東門市場後續改建需求，團隊認為，若是改建為量體型市場之趨勢是必然的結果，那麼在重建過程中，何種硬體設計是市場攤販、逛市場的民眾等，所有參與在市場日常生活運作中的相關人士所關切的實際空間營造項目，便成

為團隊聚焦的關鍵——不論市場以何種形式出現在人們的生活記憶中，大多數民眾對於市場的想像或呈現方式都有大略的共同基礎，只要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比如市場的紛雜氣味）、或保留這些優點（市場的人情味等），這座市場才能夠長時間存留於都市及人民心中，不會隨著時間斑駁褪色、淪為日暮之景。



▲小組成員與里長合照

一起來想像東門市場

東市麻吉馬是一個關心都市中市場的團隊，來自台大城鄉所。在臺北的市中心，居然存在這麼大的傳統市場，這個市場空間蘊含的常民生活與文化深深地吸引著我們。我們藉由一年的實習課程調查東門市場，爬梳市場的環境、歷史、文化，這個看板是我們部分的階段性成果，我們期待透過互動更加了解在市場中的你，對市場有何想像？歡迎與我們分享！

東門市場歷史系列

1928 創立東門市場
1950年代 貴族市場
1964 外省移民就業
1964 修訂《都市計畫法》
1961~1972 出口擴張/委託行
1973 市場的包容性
1979 金山南路拓寬
2013 捷運東門站開通
2014 攤販數增加

內市場
外市場
現在市場範圍

送菜上車：東門市場周邊難停車？沒有時間餘裕好好買菜？不用擔心，攤商們貼心提供的彈性化服務直接幫你送上車，免去煩惱方便購物。

大門意象：大家習慣從哪裡開始逛東門市場呢？是信義路上的官方劃設大門？還是約定俗成的以金山南路兩側作為出發點？

日治市場：東門市場歷史悠久，發跡於日治時期、有「貴族市場」之稱。之後在國民政府遷台後持續擴張，並繼續延續此一概念。

候車亭：等待家人接送、公車發車前的時間該去哪裡呢？不用擔心，東門聖母廟前有一排座位，不僅可以休息，還可以跟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聊聊天！

互相為市：今天進的蔬菜/肉品不足、賣的太快、鍋碗瓢盆臨時壞掉時，該怎麼辦呢？不用擔心，你需要的，市場裡什麼都有！

空間 **室內設計** **軟裝設計** **服務** **市場逛法**

土東市場
水源市場
木柵市場
東三水市場
直興市場

年輕人A
觀光客C
攤販B
熟客D
居民E

晚上逛市場
步行通道
攤位擴大
廁所整潔
通道拓寬
改善通風
走道重鋪
加裝冷氣
增設停車位
都更改建

後續行動

歷經一整個學年的調查與不間斷的方案修正，最終產出了階段性研究成果。為了避免調查結果隨著課程的結束而束之高閣，並且冀望研究內容能為現階段仍處於膠著情況的東門市場改建一案，提出更加廣泛多元的視角供政府單位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參考，因此團隊決定將課程報告書以「東門市場需求計畫書」的形式呈現，並於學期結束後將計畫書電子檔寄送給政府部門、關注東門市場改建的各區立委、東門市場內各個自治組織等相關人士，期能為東門市場這塊富含歷史底蘊、人文氣息濃厚的地方做出些許貢獻。此外，團隊亦架設網站，呈現前陣子於東門市場進行的實體活動中所欲探討的相關議題內容。

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東市麻吉馬團隊

QR Code: @DONGMENMJM

▲期末版面一

▲期末版面二

▲東市麻吉馬宣傳 ig

生態批判與反思： 康旻杰老師專訪

◎撰稿 陳昭旭

編輯的話

去年春季號，城鄉通訊的編輯團隊有幸採訪了康旻杰老師，他分享了對住居文化的獨特見解，並深入探討了意向社區對社會轉型的深遠影響。這次的採訪充滿精彩內容，為我們帶來新的視野。今年夏天，康老師的身分發生了轉變，成為了城鄉所的所長。就讓城鄉通訊陪大家一起，走入康旻杰老師的辦公室中，探索康老師一年以來的研究發展，並聆聽他初任所長的願景與感想吧！

▲社子島空拍影像 資料來源 | 上下游新聞，台北市政府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93868/>)

近年研究狀況

當初會提到意向性社區（Intentional Community），主要與我兩年前執行的國科會計畫有關。當時我嘗試將「意向性社區」這個概念，帶到這個合作住宅的討論。但那時，國內的社區研究比較少有這方面的討論，所以我耗費了一些時間來進行解釋。實際上，在台灣早期的社區發展中，已經存在一些所謂的「意向性社區」，我在國科會研究中訪談的對象也多半屬於這一類型。然而，這些社區往往處境脆弱，容易因其所處的空間、位置等因素而遭遇重重困難。這個現象目前我還在觀察，也是我持續關注的研究方向。另外，在我做田野的過程中發現，有許多社區並非一開始就帶有意向性社區的價值觀，而是在特定情境下（比如說專業者介入，並帶著特定價值觀介入）才開始轉型。因此，我後來嘗試將

這類型的社區用「意向化」（intentionalizing）的概念來描述。

我去年開始執行的國科會計畫，與我長期以來在社子島的經驗有關。許多人可能將這計畫視為與社會運動或反區段徵收相關，但我這次研究的關注焦點其實是社會運動背後的物質基礎。過去我們常常只看到社會運動的精神層面，好像只需要某種感召，人們就會上街頭示威，但卻忽略了這個行動的延續其實跟這些人的生活動態息息相關。特別是在社子島這個案例之中，這些參與運動的人們如何在空間囤泊（Spatial Limbo）的狀態中生存，與社子島社會運動的延續也有著密切關係。因此，我這個研究嘗試要去回溯這樣的日常生活動態。

起初進行研究時，我使用的是聚合（assemblage）的概念，這個翻譯來自於《末日松茸》，那本書的作者特別把聚合作為替代社區（community）的一種說法。而我的研究主要關注的就是在空間囤泊的狀態之中，這個「聚合」到底怎麼發生，進而去追問人跟非人的關係是什麼？那當我們使用聚合這概念時，很常想到的是 Latour 的 ANT（Actor-network theory），他用的是 Network 的概念，那在網絡中會有節點，在節點會有人跟人之間的連結。但我後來覺得 Tim Ingold 的理論框架更合適，他用 Meshwork 的概念去取代 Network，將每一個人視為一條不斷變動的線，然後這些線會形成很複雜的糾纏狀態（Entanglement）。因此，我在研究後半

段，就重新的去把我們訪談的每一個角色的根（Root）、徑（Route）、脈（Rhizome under the Regime）分開來探討。與「著根」概念相關的根（Root），指涉的是個體在地認同和地方固著性；徑（Route）則意指個體與外在世界的關聯，從生活到生產、居住到工作的路徑；至於脈則可以分為兩個尺度展開討論：地脈以上的 Regime，闡述的是政權、治理系統等結構性對於地方的影響；而在這個國家與資本的治理系統之下，還有著另外一個脈，就是德勒茲提出的地下莖（Rhizome）概念。每一個個體都有根、徑、脈，它們共同形塑出了複雜的「網織」（mesh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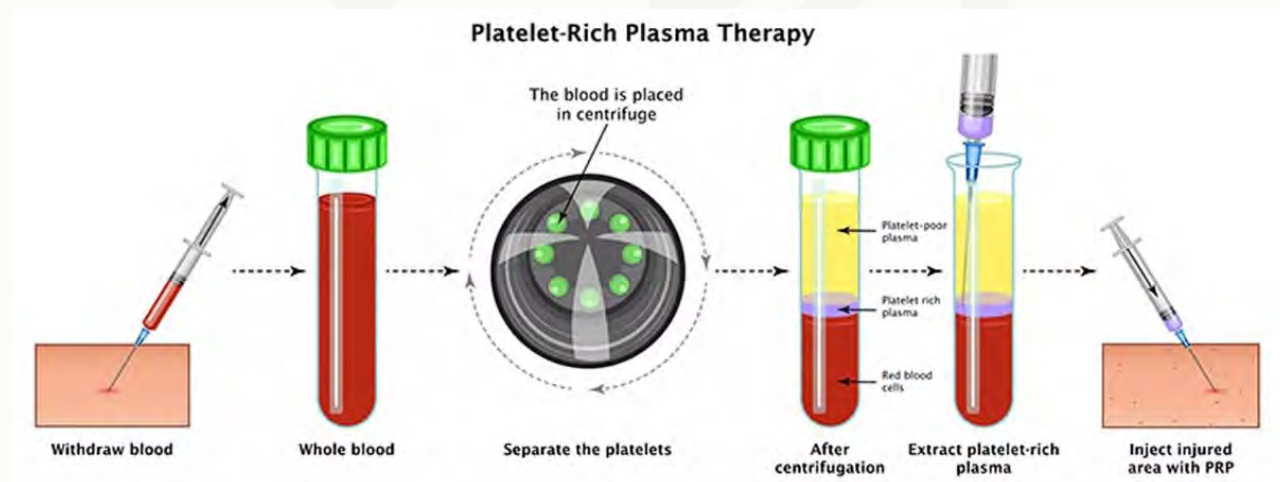
我的研究透過這個理論框架去掌握不同受訪者的根、徑、脈，進而對「聚合」有更深入的理解。從我們（在社子島研究中）選的樣本，已經可以看出來某一種人跟非人之間的關係。這是我一直到最近的研究，目前也正準備要到日本的環太社區設計研討會發表。

然後，下個年度的研究延續對社子島的探討，結合了意向性社區的討論跟政治生態學的視角，去反省與批判這種「生態社子島」的規劃方案，是如何以生態之名取得開發的合理性與正當性，與此對照的是兩個幾乎由社區自發在進行的小規模生態實踐。其一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蟾蜍山聚落，另一個則是桃園龜山的過溪聚落，但這兩處聚落的土地產權不同，因此在後續操作可能會有很大差異。但因為這個研究是今年要啟動的，所以目前還沒有辦法說結果為何。

未來開課想法

我目前開設的課程有都市聚落與地景、藝術介入與都市設計等課程。但是因為我們的實習一課程所觸及的田野與議題，經常變成高階實習，進而壓縮到其他課程的開課時間。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我之前開設過的「基地規劃與永續設計」，就有一段時間沒有開課了。

另外，有一些課程是已經通過，卻也因為時間問題沒有開設。比方說我曾經規劃過一門名為「自體都市再生」的課程，這個課程名稱源自於醫學中一個蠻特殊詞彙的叫做 autologous，例如現在蠻常見的 PRP (Platelet-rich plasma) 治療就是一種自體性 (autologous) 療法，它是透過抽取患者血液，透過離心方式萃取血液中的血小板血漿，再注射回病患身體的一種醫療方式；換言之，這種治療並非透過完全外來的介入，而是透過自體元素達到再生的效果。



▲ Platelet-rich plasma (PRP) 療法概念圖 圖片來源 | BIOBASE (<https://reurl.cc/E1YER1>)

當我們基於自體再生的概念來談都市再生 (urban regeneration) 的時候，也可以試想如何在社區中找到一些人，透過某一些過程讓這些人更加積極活躍，連帶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性。換言之，可持續性的方案未必總是需要外在的介入，也有可能透過社區中的行動者達成。這門課的內容也與我一本一直在進行，卻一直寫不完的書有關。除了這門課之外，還有另外一門原先預計與台文所合開，卻也因為種種原因沒有開設的課程，叫做「地方編輯」，那這門課程就會與我一直在討論的「地景敘事」相關。但我最近反而是在想說，有沒有機會把不同的課程結合在一起，但目前因為行政工作繁忙，可能需要找到合適的時間才有機會試試看。



▲社子上河圖 圖片來源 | 巷仔口社會學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6/08/16/min-jay-kang/>)

對社子島爭議的看法

柯文哲上任前，他的選舉幕僚提供給他「公民參與」的意見與想法，所以在他上任之後就提出公參會（公民參與委員會）的機制設計，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不錯的平台。起初這個平台最一開始是用來 I-Voting 局處首長，後續才開始新增其他方案，而社子島大概就是 I-Voting 應用在都市計畫上的一個實驗。然而，對我們而言，社子島的主計（主要都市計畫）與細計（細部都市計畫）是在上一個市長任內就決定好的，但因為環評沒有通過，所以幾乎就是要全盤翻案，所以這個 I-Voting 對我們而言，從一開始就不是主計細計變更的問題。



▲社子島 I-Voting 圖片來源 | 東森新聞 (<https://news.ebc.net.tw/news/politics/12673>)

I-Voting 的第一步驟是方案的生成，然而 I-Voting 在方案生成的程序上完全背離了公民參與的精神。假使我們以城鄉所的操作邏輯來思考，你可能會說我們來辦工作坊，與地方里長、民眾等利害關係人建立關係，和大家一起討論地方聚落與產業等議題。簡單來說，就是應該要透過像工作坊這種公民參與流程，逐漸醞釀方案，而非由政府自己畫了三個方案，甚至在這三個方案之中的「生態社子島」與「運河社子島」兩者還雷同；「生態社子島」方案內容中唯一的生態概念是重力排水，意即按該方案開發後，整個開發基地的排水不需依賴機械排水，而是透過整地將地表逕流集中到中間的大水溝，其他的部分就是整個刮除重寫，換言之，這個規劃方案忽視了現有的生態，對此我完全沒有辦法被說服；而「運河社子島」的方案，大概就只是將中間的水溝命名為運河，更加強化遊憩的功能；那第三個方案相較於前兩者較為合理，是由當時的地政局長李得全提出的。李得全是城鄉所的校友，也曾經在台南、新北市政府單位服務過，基於這樣的經驗讓他覺得方案未必要採取一次性的區段徵收開發模式，所以他擬定的「咱ㄟ社子

島」就在規劃中先保留了現有聚落，並存了開發許可制與區段徵收，所以綜合來說，開發從來就不是只有全區區段徵收這條路。

那另外一個台北市政府講不清楚的邏輯在於計畫人口，從當時的統計資料可以看見台北市的人口數量正在降低，台北市還因為人口數低於 2,500,000 人而少了一位副市長，但台北市政府卻提了二十多處公辦都更的區位，有什麼理由可以證明社子島在其他位處蛋黃區的西區門戶、東區門戶等計畫同步進行下，還會有大量人口移入。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李得全的方案比較具有可行性，因為他的計畫人口是 16000 人，與社子島現有的人口數（11000）人差距比較沒有那麼大，其他方案將計畫人口設定為現有人口三倍以



▲社子島爭議 圖片來源 |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103986>)

上（34000 人），這連帶會影響到開發容積的計算，整體而言，基於這種莫名其妙的計畫人口而產生的規劃方案，對我而言完全沒有辦法被說服。而且整個流程中，對當地居民而言公開說明的時間是非常短暫的，大家都還根本搞不清楚狀況就要投票，在投票之前又看見許多人反對，所以又在開放另外一個選項「不開發」。可是後來真正去現場投票的人又非常少，就又開放了網路投票，但網路投票機制又設計的過度簡單，無論你是不是社子島人，只要有身分證字號就能投，因此也衍生了相當多爭議。

其實市政府如果要依照更早先的都市計畫程序，都不走 I-Voting，老實說也沒有違法，更何況他還走了 I-Voting 這個程序。但市政府既然決定要落實公民參發展 I-Voting，為什麼不在提出方案之前就透過工作坊跟大家好好談。但現在辦理的工作坊卻是所有的主計、細計、環評都過了之後，公參會才突然說我們來弄個工作坊，但是所有的程序都回不了頭，而且可以看見整個在地社會已經完全撕裂了，這時候才回來談工作坊的目的，不就是為了要背書嗎？



▲寶藏巖聚落 圖片來源 | 維基百科，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https://reurl.cc/galq5p>)

如何在抗爭過程中找到溝通或是協商的對象

有一些城鄉所的經驗可能會透過第一線的運動與衝撞，將這整個計畫攔下來，讓它無法執行。過去的確有些這樣的案例，但也有一些是阻擋不了，運動到一定程度最後還是被全部拆除的；也有一種是像寶藏巖的案例，耗費許多時間要去談「要留人的保存」，因此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經驗。在這之中，協商其實是一個大家很少認真的去面對，但是我覺得相當程度重要的議題，這個協商不是被摸頭，而是企圖在體制系統內找到一些可能帶有進步價值與有機會對話的人，舉例而言，當時寶藏巖要面對文化保存的議題，我們就嘗試透過不同的介面與當時的文化局局長龍應台或是廖咸浩對話。當然公開公共的對話是其中一種方式，但很多時候要我們透過不同的協商方式來進行。

其中有一種溝通的是我們先台面下談，你如果願意聆聽，認同專業者的意見，我們也可以讓他更公開。譬如說我們也曾經透過 OURs，讓做水利的、做交通的老師們和市

政府的官員一起來討論社子島替代方案，進而理解公部門真正的侷限。儘管這件事情並沒有立即公開，但我仍然覺得這是有意義的彼此溝通。此外，很多政府部門都有他自己的 committee，因此有一種可能是與委員會內的委員對話，藉著委員去質疑行政部門，但是就過去的經驗來講，這種有雜音的委員通常有可能會被換掉，畢竟換一個比較聽話的委員，他們就可以順行政府意志。其實這個都是大家心知肚明，但你也沒有辦法公開說，畢竟你也很難去證實說哪一位委員是因為不聽話而被換掉。另外，還有一個機會是透過議會的質詢帶給市府壓力，在當時，我們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就是黃郁芬議員，她現在沒選上後，你就突然發現不論政黨整個議會幾乎一面倒的支持地主與開發派，難以將議題帶入。但我們也會被質疑這說些開發派議員的聲音也是代表民意，為什麼還要提出質疑，這就會凸顯出我目前研究的重要性：在這種區段徵收案中，你會發現很多「不在地地主」，不在地地主包含兩種，一種是曾經是地主，但很早就舉家遷出去了，很多他們的地都是由在地的居民在幫忙耕作或者是居住的，他也不太介意收多少租金；另外一種不在地地主則是透過掮客不斷來買土地的財團，那對於這種不在地地主而言，他們怎麼可能對地方有所感情，對他們來講就是趕快開發，能拿到他有的利益就好，所謂的財產權對於他們來講，跟物質基礎一點關係都沒有。有的話也是在未來蓋的房子，之後可以買賣的那些

價值。但在社子島的案例中，我們能看見那些在這裡的人與物質有一種很複雜的連結，我姑且將其稱為 Ecology（生態），我認為就城鄉所的价值而言，這是我們應該要捍衛的；這才是生態社子島應該要談的生態，而不是諸如重力排水的生態技術。

回過頭來，我並不會特別為難在體制內的專業者或校友。因為我們也都知道他們必須要面對行政部門的壓力，你也不能說他背棄了自己的價值，當他並不是在一個很高的位置的時候，除非他辭職，不然還能叫他們怎麼辦？他沒有辦法迴避他可能要面對的行政長官，這些行政長官還是層級式的，假設你是一個副工程司，上面就需要面對你的局處首長，你的局處首長上面可能還有副市長，然後副市長除了可能有一個專案，還要再面對市長，所以這些層級很複雜。但是他們有他們位置的考量，我有我位置的考量。我們也會面對很多的難題，包含說思考替代方案的可行性，或面對一群不太在意物質基礎的不在地地主，他們只在意趕快獲利，而且依照我們現在的法律，你很難不面對這些開發想像。比方說即便到去年的實習課，我們仍在嘗試擬定替代方案。但我們其實是沒有必要幫市政府去想，他們聘請那麼多專業者又有檔案、資料等資源。我們在學校沒有什麼資源、經費，還嘗試為市政府提出一個替代方案，但是我們就還是願意試試看到底有沒有什麼機會。

新任所長甘苦談

所長對我而言完全是一個新的學習。

我覺得行政是要有特定能力的，然後我也自認為不是一個行政專才。因此，我從很多年前就一直在抗拒這一個這個行政的角色，但是我們的制度上好像規定我們必須每個人都要去嘗試。因此對於行政的很多程序，我還在學習。從我上任開始，就有非常多不同層級的會議要開，每個都涉及到所上師生權益。所以對我現在而言，有一個部分是要先理解很多東西的法源，讓我能在特定制度底下，讓某一些事情可以有其他的彈性或開放性。

我第一個面對的比較緊張的挑戰，是畢老師要退休這件事情，這件事相當重要。你們大概都聽過所謂城鄉五老（王鴻楷、夏鑄九、陳亮全、華昌宜、劉可強），城鄉五老的那個年代存在一種城鄉所的光環，許多人認識城鄉所是因為這些前輩，而不見得是透過我們這一代認識。當時最年輕的畢老師，現在都已經準備要退休，所以不同世代間的銜接，對我現在來講是一個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比方說，在畢老師退休後，他開設的課程誰能接手就是一個挑戰，他的課又有許多是城鄉所的招牌課程，例如吸引許多大學學生修課的人與環境關係導論、城鄉所必修的質性研究，以及性別與空間等課程，這也會連帶影響城鄉所的招生。因此

我很希望能在畢老師退休之前留下紀錄，也能讓未來接手的老師能有所參考；那另外則是開始確認所內可以協助接手的老師，目前規劃是邱啟新老師會接手人與環境關係導論、黃舒楣老師會接替負責質性研究的課程，而性別與空間的課程將由王志弘老師來接手。

另外一個我滿關心的議題是城鄉所與基金會之間的關係，全世界的規劃設計系所很少像城鄉所一樣，有一個實踐導向的、實務導向的基金會，基金會的專業實踐，對於所上的同學而言將會是很好的學習機會。我其實跟基金會董事長也就是劉可強老師也談過兩三次，那他也給予我相當多的建議，這些建議目前可能無法立刻回應，但希望有機會在日後所務會議，可以跟其他老師們有更多的討論。

另方面，我希望新生和年輕學生能夠與城鄉規劃領域的前輩建立聯繫。這些前輩可能是那些畢業已經十到二十年的校友。他們現在都在從事各種不同的工作，涵蓋文資、藝術策展、官僚系統、媒體、食物創生、社會運動等領域，而且都相當出色。他們也都向我表達對城鄉所未來的期望，並表示他們願意提供幫助。我希望每年，至少有一部分學生，或許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可以表達出和這些校友交流的興趣，那我也願意透過某一些方式來讓你們認識這些前輩，透過彼此對話。我也曾經考慮和學生會合作，創建一個 Podcast，讓這些前輩們參與訪談的聲音可以被錄製下來，讓未來的學生也能聽見，那現場參與的同學也有機會跟受訪者有進一步的聯繫，說不定有機會發展出更長久的夥伴關係。但整體來說我會希望如果大家對這件事有興趣，或許可以透過學生會來主導這件事，因為你們的能動性很重要，畢竟我不太希望強迫你們去接受我的提案。

還有一點是關於畢業論文的規定，城鄉所非常強調專業實踐，儘管我們許多的養分來自於社會科學，但我們也是一個專業規劃與設計的學系。所以我們的論文不應該僅限於研究論文。我了解你們對此會有所疑慮，但我要強調，我們並沒有打算取代研究型論文。如果你想寫研究型論文，完全可以繼續，我們的制度和要求都沒有改變。我們只是開放了更多選擇，讓那些關注專業實踐的人，有機會將這些實踐作為論文。只要你的計劃書經過口試，最後階段能讓口試委員願意為你背書、讓你通過，你就和寫研究論文一樣，能拿到一個工學碩士學位，不需要擔心日後的博士申請或學校干涉的問題，學校關心的只是防止抄襲。這方面確實現在變得更加嚴格，但只要不超過規定比例，並且符合學校要求的格式、印章，和通過圖書館的審核，你的論文就通過了。

我也鼓勵學生重新審視過去三十年的基金會工作，並了解當時的計劃實現方式，然後與現在情況進行比較。這些差異可以成為有價值的論文素材。我們不希望學生花太久的時間寫論文，這會對我們的系所評鑑造成影響，另外我們也不希望城鄉所有一個被大家認為需要五年才能畢業的聲名。



▲康老師研究室門口 攝影 | 高彤

但是，非研究類型的論文不一定比較容易寫，所以其實我們只是再多開幾扇窗，讓一些過去較少有機會接受社會科學研究養成的學生能試試看替選的專業論文模式，可是你還是要交計畫書出來，並符合相關規範。其實我們老師之間在去年就有談過這個議題，老師們也都同意，所以如果學生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向的話，或許可以一起嘗試看看。

最後一點就是我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多的國際合作，儘管我們在工學院裡面是資源與人數最少，規模最小的一個所，但國際化算是做的還不錯。除了大家比較清楚的雙聯學位，還有最近幾年因為疫情比較沒有參加的國際設計工作營，那個工作營我覺得滿有趣的，可以出國和世界一流的大學師生互動，在兩周內去落實一個設計內容。我覺得像這樣的機會，你們應該要更勇於去爭取。

給學生的建議

我認為師生之間的「互相」很重要，有些時候我們一頭熱了，但學生為了自己打工所以不想談，然後就什麼事情都走不下去了。

在我八月上任所長之後，和所有的老師都談了一輪，讓我相信每一個老師都非常願意付出，這個付出不見得說大家是有一個相同的價值觀，因為大家規劃設計方法論的看法不一

樣，但是我覺得大家對於學生的那種態度還蠻一致的。但我目前比較不清楚的是學生對於系所教師付出的想法，那也很希望未來有一些機會可以交流彼此想法與互相學習。

另外，我也很希望學生不要自廢武功，意即假設你原來來自某個專業領域，你應該試著是從不同領域當中學習，而不是把自己的東西丟掉，比如說你是做建築設計的，你來城鄉所千萬不要有一種想法，認為人類學、社會學怎樣怎樣的研究深度，所以我的這一套太形式，就不用管了這樣子。我覺得那個態度大可不必，大家真的可以往那個所謂專業通才再往前走一下。

然後，這當然就是我完全一廂情願的想法，我真的很不希望說大家為了打工，尤其是那種跟專業無關的打工，花了太多時間，反而就會造成一些問題，不只會影響到個人，也可能會讓到讓團隊跟整體的學習效果打折。我知道生活的經濟基礎是很難放掉的，但還是希望大家能抓到那個平衡。

最後，我希望大家可以再更深入認識城鄉所，了解我們來自何處，了解我們的學術系譜。說不定你現在所學的東西，可以回溯到兩百年前某一個西方哲學家，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探討，可以多認識一下。



編輯的話

在 2021 年春季刊的《城鄉通訊》中，我們曾訪問過陳良治老師。當時，他分享了他正在進行的「台灣製酒業」案例研究、碩士一年級實習課的指導經驗，以及擔任城鄉規劃所所長的繁忙工作。時隔 2 年，《城鄉通訊》團隊有幸再次訪談良治老師，希望透過我們的報導，讓大家了解良治老師近期的研究進展以及他在擔任所長期間的經驗和困難。此外，今年良治老師也擔任碩士一年級實習課的課程召集人，所以，我們也進一步探討了今年實習課的課程安排和規劃。



▲台灣製造的葡萄酒 圖片來源 | Yahoo 新聞網 (<https://reurl.cc/p58Oa1>)

聽見地方的其他聲音： 陳良治老師專訪

◎撰稿 莫崢

產業發展與轉型的關鍵

我的研究方向一直以來是以以台灣的產業發展、聚集及其變遷為主，特別是從「後進發展」的視角出發，討論後進脈絡與產業發展之間有何關係？以及臺灣的經驗與其他國家的差異是什麼？起初是研究臺灣的機械業，後來也開始去探討製酒業。

臺灣從 2002 年廢止專賣制度後，才逐漸發展民間的製酒產業，我想瞭解作為後進國家的臺灣如何追趕其他國家的酒業發展？首先，為了開拓市場，需要追求酒的品質，獲得主要受眾的認同。但是我們的酒，不管在原料、設備、技術及名氣上，都難與先進國家相比擬，倘若採用國際上的主流品質標準，將不容易與與其他既有酒品在國內及國外市場競爭。我的研究就在討論如何透過建構符合台灣風土環境的酒品品質慣習，來為台灣本地製酒業找到適當的發展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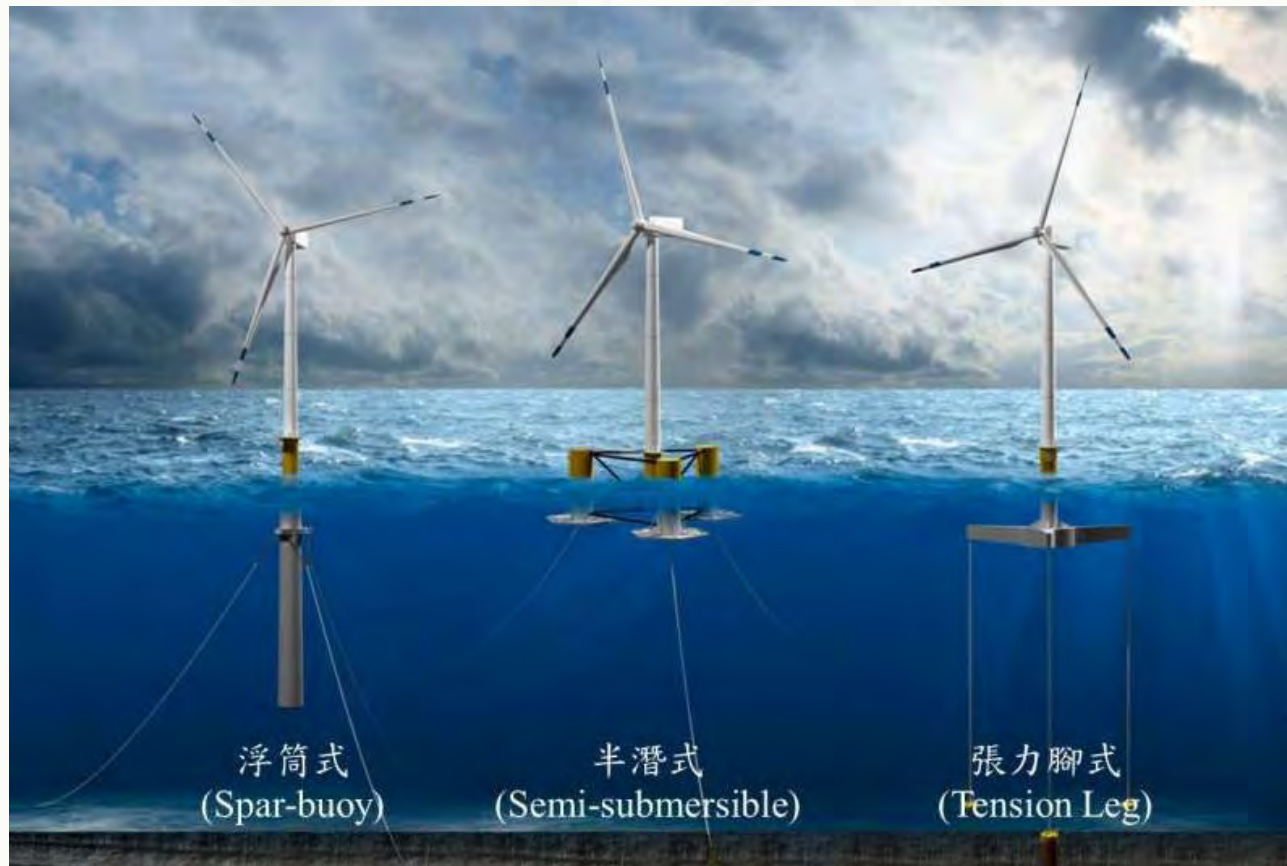
以往我比較強調後進追趕的脈絡，但晚近的後進國家，如臺灣、南韓等，在一些產業上已經逐漸與先進國家比肩，甚至有些產業或企業反而是國際上的領先者。我就在思考，若僅用後進追趕的概念思考臺灣的產業發展是否仍合適？近期我的研究就開始用「演化」的概念來理解產業的發展。不管某個產業是「趕上」還是「追趕」，這都是一種演變的過程，而我就是探討為何有些產業可以成功趕上，有些卻始終落後。

除了早期研究的機械業和製酒業，如果要理解整個臺灣產業的追趕與演變的路徑，我勢必得要拓展研究的對象，包含胡蘿蔔業、電子業、伺服器，以及新興的離岸風電產業等等，分析這些產業近 10-20 年的發展演變，讓我對台灣的產業有更全面性的了解，例如機械業在政府的鼓勵下推動工業 4.0 的轉型。胡蘿蔔業從早期的外銷策略，到晚近開始著重內銷市場。伺服器產業則是為了因應中美地緣政治影響，逐步減少在中國的投資，並有回台投資的趨勢。另一個就是離岸風能這個在臺灣綠能轉型中具指標性的產業，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

綜觀這些產業的演變，首先它們在晚近的發展都面臨某一些關鍵的轉折點，比如工業 4.0、內銷轉外銷、國際政治、永續政策的推動等等。第二個就是說，刺激這些轉折的發展路徑本身有一些時間的因素，為何在某個時間點會產生路徑的變化？這個產業演變至現在的狀態花了多久的時間？促成變化的醞釀期或演化期會有多長？最後就得談到制度，尤其是產業產生變化可能會受到制度因素的影響，在臺灣，這些制度因素如半官方法人研究機構、國際產業技術標準、或「國家隊」等。

在我的研究當中，離岸風電的發展過程尤為值得一提。臺灣作為亞洲的後進國家，在離岸風電的產業發展過程中，除了思考如何驅動能源轉型，應付全球氣候變遷的問題，還有一

個很強的動機就是要扶植本土的產業，促成經濟和產業發展。那也因此，臺灣不像是很多其他國家僅有引進國外的技術，協助完成電廠、風機的建設就好，而是希望國外的廠商能夠轉移技術，培養技術人才。要引進國外的技術和資金，除了提供良好的條件讓他們願意來臺灣投資、設立工廠外，我們還要有其他額外的誘因，說服他們轉移技術。對於國外廠商而言，自家的技術不會輕易讓出或轉移，所以要給足夠的「蘿蔔」。這個「蘿蔔」就是之前很有爭議的「躉售電價」，有人就會質疑為何政府給國外廠商的保證收購電價這麼高，背後的動機之一其實是希望他們把技術留下來。



▲離岸光點類型 圖片來源 | 風傳媒, 經濟部 (<https://reurl.cc/kagzxK>)

為了確保技術轉移的順利，政府或臺灣廠商在跟國外廠商簽約時會訂立時程，在某個階段要達到特定的要求，表示你們的技術有在臺灣發展。原先預想，以台灣廠商的學習能力和著眼於商機的積極性，或許能做到吧！但後來的研究發現好像不是這麼順利。當中有各種因素，其中一項就是國外廠商或許願意提供技術，但我們這邊在設備、技術、觀念與人才等方面還來不及配合，影響我們取得這些技術的成效。另外，前些年又恰好遇到疫情發生，這些國外來臺的廠商，當初簽訂合約承諾很多設備要在臺灣生產，但卻因為疫情的關係，而多了個難以達成這個承諾的理由。不管原因為何，就我目前的觀察，雖然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對於綠能、離岸風能的投資很積極，但要能順利引進技術並建構本地能力，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所長經驗甘苦談

我在擔任所長（2020-2023）初期先面對的是所上行政人力不足的問題，特別是既有技士的缺額一直補不起來，所辦工作有一段時間甚至只剩下秀妹一個人負責。我們於是努力用各種方式尋覓適當的行政人員，只是找到的人要嘛不適合，要嘛待不久，接著便改聘所上一些快要畢業或要去當兵的學長姊來幫忙，但這也都是暫時性的工作，常常每三個月就要再換一次，直到祥雲來到所上任職才比較穩定。

剛上任碰到的另一個重要工作是進行每六年一次的系所評鑑。在我對所務還不大熟悉之時就得面對這件事，還好當時有所上老師、行政同仁及同學的幫忙，我們順利通過評鑑。再來就是系所搬遷的問題，工學院綜合大樓新館完工後，機械系將會搬過去，城鄉所就有機會集中在現在的工綜館。這牽涉到，未來工綜館有多少空間可以給城鄉所？我們對於這些空間的使用有何想法及規劃？有沒有經費來支持這些空間的形成？剛接所長前一兩年，就常常要跟院方溝通城鄉所需要多少的空間，同時也要跟所上的老師討論。至於對於所上空間未來設計和使用的想法，除了嘗試利用實習課由師生合作構思可能方案外，我們也在呂欽文老師協助下，向工學院方提出了規劃草案及整修經費預估。

接下來的最大問題就是：經費從哪裡來？初估整修經費將超過 1500 萬，我們當然會盡量爭取校方和工學院的補助，只是這仍剩下數百萬的資金缺口該如何填補，也是所長必須傷腦筋的。多數的系所是透過校友會的募款，但城鄉所並沒有所友會。其實不管有沒有所友會，我們都需要募款，只是過去所上不管用什麼方式募款，成效都不是太好。為了這次所館搬遷及整修，我們後來則配合工學院的募款活動，順利募到一些經費。除了來自幾位城鄉所友及當時工學院陳文章院長的幫忙外，我們後來還獲得一筆所友陳恆文建築師及他成立公司的 100 萬元捐款。陳恆文是我的指導學生，常提到自己在城鄉所的修業過程獲得許多有益於他創業的養分，而在聽到我們募款不順利之時，便跳出來說他決定透過捐款回饋本所，更在沒多久後就把款項匯到指定帳戶。他的這個心意及舉措，讓我感動好久。



▲工綜新館 圖片來源 | 建築攝取網 (<https://reurl.cc/q0aQYE>)

探索與實作：都市尺度淨零碳排規劃的課程構想

本學年的實習課與過往一樣，召集人與授課老師們一起討論課程主題。因為黃舒楣老師和黃麗玲老師近兩學年都曾擔任實習課召集人，而我近期才剛剛卸任所長的職位，就由我擔任 112 學年實習課的召集人。

近幾年城鄉所有愈來愈多老師關注綠色轉型的研究領域，既然所上的老師們開始關注這些議題，那在教學上呢？有沒有機會透過實習課來練習與操作。現在大家愈來愈容易接觸到氣候變遷、暖化、淨零碳排等議題，政府也開始在談淨零路徑規劃、氣候變遷法等。既然要從推動淨零跟綠色轉型，我們空間規劃設計者要如何因應這些政策目標？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舉例來說，交通專業者可以推動綠色運輸，建築與土木專業可以做綠建築、省能建築，環境工程可以處理廢棄物循環、再利用等課題，那空間規劃設計專業者呢？除了透過大尺度的都市規劃促進綠色轉型與淨零碳排，或許也可以從日常生活的空間設計面向來達到綠色轉型。但目前，這些似乎只是口號，我們很難想像所謂淨零碳排的都市空間規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也是我們需要去處理的，所以我就想說可以在這一學年的實習來嘗試看看，探索淨零碳排在臺灣的脈絡下該如何做。

關於淨零我們有什麼可能的策略跟行動？在操作和行動上又能達到什麼目的？首先，我認為要先對於淨零有基礎的概念，包含政策推動的緣由，以及為何要推動這個政策。所以在實習課上學期的課程設計偏向，對於基礎概念的釐清，並從空間專業者的角度提出淨零都市和社區的規劃設計構想和建議。下學期則期待能與社區、鄰里合作，進行淨零碳排的行動實踐。關於操作基地的部分，我們就選擇臺北市的幾個行政區基地。

談談社子島都市計畫的爭議

我 2016 年在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擔任委員時，最重要的案子就是社子島都市計畫。在我看來，當時臺北市很急著通過審議，將案子送至內政部都委會進行下一步的程序，我應該是當時在都委會中比較明確表達對這個計畫仍有許多疑慮的委員吧。與其說是我想阻擋這個計畫，不如說是整個計畫案本身有著太多需要再研議與討論的問題，在整體人口減緩的趨勢，為何計畫人口那麼多？為何所謂的「生態社子島」內有那麼多的人工設施。那為何美其名做一個生態社子島，裡面那麼多人工設施。

除了規劃內容本身，在執行面也有很多問題。為數不少的民眾皆希望可以原地保留，也有空間專業者提出對全區區段徵收的疑慮，甚至有很多人提出其他可能的開發方案，但他們顯然就不太想要討論，硬要趕快送到內政部審議。這件事情本身就很奇怪，不過我人微言輕，可能只是都委會裡面的其中一票，也沒辦法做太多。這些事情不討論，內政部都委會也會叫

你處理。他們好像就覺得說，只要把都市計畫案送出去就會通過，到了現在，還在討論開發帶衝擊、環評和用地開發的方式，他們想要快，可是這些很難避免。但我也不覺得說，都委會的主事者是在便宜行事，或許是有一些內部的壓力導致他們想要快速送審，最後卻還是被打回票，計畫始終還卡在規劃的階段，沒辦法執行。

我曾經指導一位學生以社子島的民眾參與為主題做她的碩士論文研究，號稱有多元民眾參與的社子島都市計畫案，相較於多數的都市計畫僅允許透過說明會或是向都委會陳情等方式傳達在地的意見，社子島用線上說明會、現場說明會、i-voting，或當地工作站等方式，提供多種的民意傳達管道，到底這些所謂的民眾參與發揮什麼效果？是不是真的有機會反映民眾的聲音？那位學生的研究就是在檢討社子島民眾參與的問題。一旦主事者想要盡快通過都市計畫案，民眾參與很容易就會變成一種形式。對我來講，主事者對民眾參與需要有基礎的認識，意識到這需要花時間，才能慢慢形成構想與共識，如果他沒有讓民眾參與有足夠的時間醞釀，就很常變為一種形式上的民眾參與。

除了剛剛講的民眾參與的爭議，社子島土地產權的問題我認為也值得一提。其實也不只社子島，臺灣很多地方都常常遇到一種狀況是，久居於地方或是對該地有情感的人，他可能沒有房屋與土地的產權，或許會有人質疑他們反對都市計畫的基礎何在。往往在都市計畫程序上，地主和開發商擁有壓倒性的聲音，要如何在規劃方案的形成與執行過程中，合理地納入這些表面上看起來沒有權利與發言權的聲音，確實很困難。

對我而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要怎麼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的聲音怎麼被規劃者聽見？傳統的都市計畫會詢問地方地主和屋主的意見，那往往我們就只能聽到這群人的聲音，不管在地居民對土地有多深的情感，但他不是地主，他們的意見很難被政府納入參考當中。我們很清楚這樣的侷限，空間專業者若採用民眾參與、田野調查、資料收集等方式，比較能呈現在當地生活的人群的聲音，而非僅有地主才能表達他們的意見。

當然，我們也沒有天真到說完全不聽地主的話，畢竟財產權需要被法律保障。不過在這過程中我們聽到有一群住在這個地方的人，當初因為某些原因沒辦法或沒有能力取得產權，但他們的存在對於地方非常重要，我們可以重新檢視現有的政策，想辦法照顧他們的需要。至於用什麼方式？計畫方案能多大程度滿足他們的需求？這可以依據個案來討論。我認為，從社子島的案例來看，不管這些地主或財團透過什麼方式取得這塊地，他們的權利要被保障，以前的都市計畫可能只是避免他們在開發過程中獲得不當、過多的利益。現在社子島內傳出一批其他的聲音，他們應該被傾聽、重視，甚至透過一些方案來回應他們的需求。我認為這樣不僅是照顧他們，也對整個社子島都好。

▲社子島空拍影像 資料來源 | 上下游新聞，台北市政府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93868/>)

想對學生說的話： 找尋自己就讀城鄉所的意義

我自己是到讀碩士的時候，才決定自己要做空間規劃專業者。一旦有了方向，我就要在這個專業上累積我的能力，甚至嘗試找尋這方面的專業工作。我想提醒碩一的新生，不要簡單地把碩士班視為大學的延伸教育，你的學習方法或看待讀書的想法要有改變。雖然我不曉得你們大學時是怎麼樣，但碩士班不會只是修課、滿足學分，跟著畢業門檻的規定即可，還有很多需要你主動找尋的事情，很多事情要你自己決定，做出選擇，這點與大學有蠻大的差異。

再來，既然你決定要讀碩士，代表你得花兩、三年學習某些技能或概念等等，並在某個領域有所精進，這是一個重大的投資。你要設定給自己一個合理的時間，達成你的目標。當你看到你社會上，或是你身邊的朋友在 23、24 歲就已經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你卻不曉得自己讀碩士班想要什麼？不覺得慌張嗎！我要特別提醒同學，你進來城鄉所之後，你不斷提醒自己要花多少時間找研究主題、指導教授，你有多積極主動探詢你在這個領域和專業上的想要獲得什麼？我期待你們趕快找到你們來讀城鄉所的目的，以及你們在城鄉所想要得到什麼？然後設定一個合理的期程達成你來城鄉所的目標。如果你無法找到就讀這個學位的意義，也許可以考慮盡快離開城鄉所，因為這是在浪費你寶貴的時間，不過如果你已經花了兩三年在探詢，也不用那麼快放棄，或許近在咫尺。



▲城鄉通訊團隊與陳良治老師 攝影 | 陳昭旭

▼城鄉通訊團隊與許聖倫 供圖 | 蔡承翰

許聖倫：

從城鄉所到公部門

前言

八月底的夏日午後，台北似乎有了那麼一點秋意，不再那麼暑氣逼人。從羅斯福路走進溫州街巷弄間的咖啡廳，聖倫學長已經坐在裡頭等著我們，熱情地向我們打招呼，詢問我們要喝什麼。原本，聖倫學長還擔心畢業都這麼久了，會不會很多事都記不得。所以他今天才約在學校旁邊的咖啡廳，特別從家裡騎機車來，重溫一下學生時代的上學路徑，看能不能想起更多有趣的事。不過，這些煩惱似乎有點多餘。當聖倫學長拿出過往的成績單跟我們分享時，他的回憶一下湧上心頭，開始滔滔不絕地談他的研究所歷程，這麼一聊，竟也談了兩個小時之久。

校友檔案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

經歷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 大地工程處 工程員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住宅企劃科 幫工程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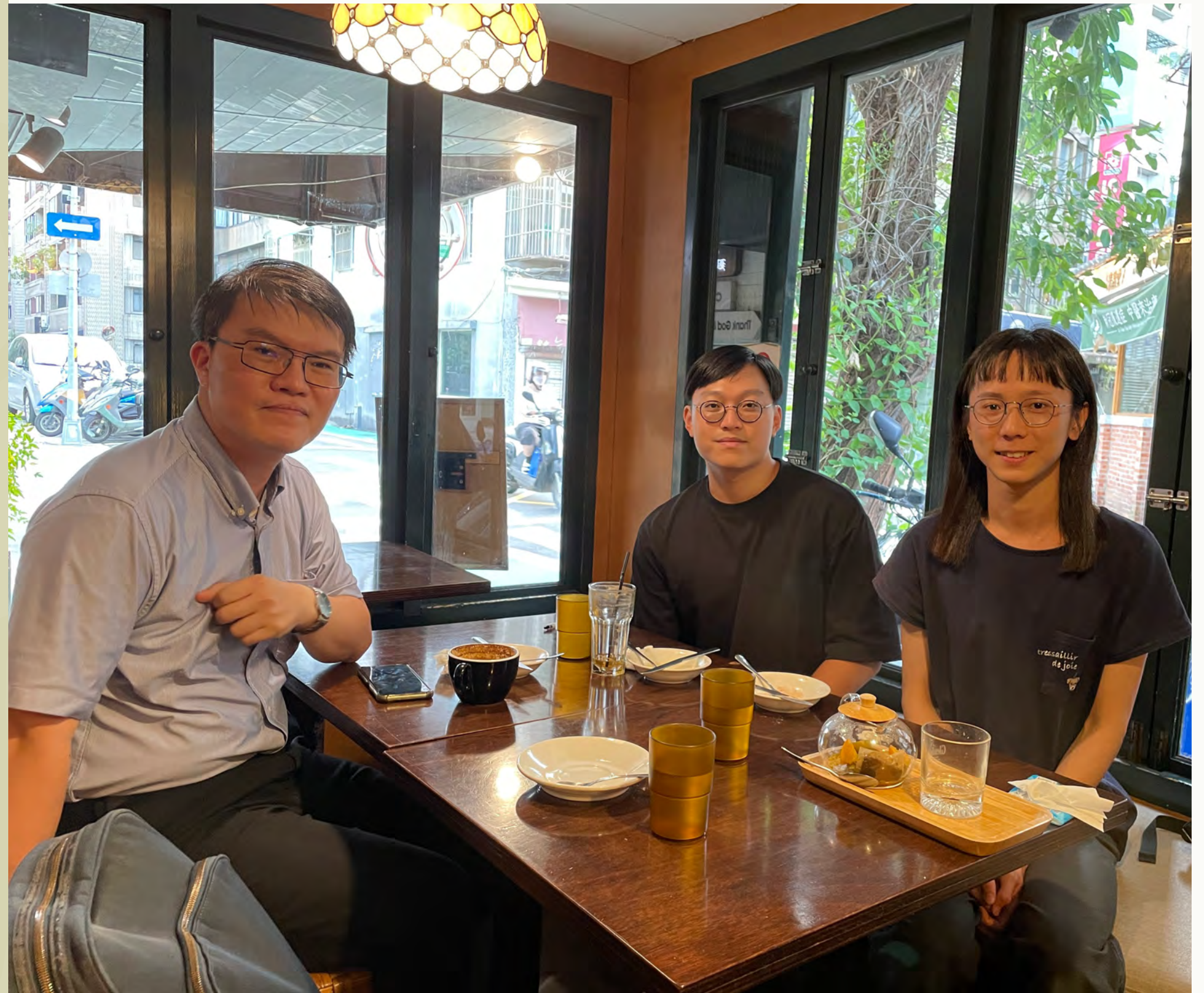
臺北市政府

財政局 專員

臺北市政府

財政局 金融管理科 科長

◎撰稿
蔡承翰



誤打誤撞進入城鄉所

畢業於2003年的許聖倫學長，目前任職於臺北市政府，擔任財政局金融管理科的科長。看似與城鄉所毫無關係的職位，其實已透露出聖倫學長廣泛的興趣與豐富的學思歷程。大學原先就讀於臺大土木系的聖倫學長，原本研究所也想繼續就讀土木研究所；不過，他卻因為修了太多不相關的通識課（例如多媒體藝術導論、會計學等）而沒有修該系相關的進階課程，因此在研究所面試時遭到老師質疑對土木的熱誠及其專業能力，後來並沒有被錄取。不過，也許正是這個轉機，讓聖倫學長後來的人生發展有了很大的不同。那時的落榜，一度讓聖倫學長覺得很迷惘，想說這樣比別人晚一年進研究所或職場，會不會對未來的人生規劃有很大的影響。那時的他也在思考各種可能性，到底是要延畢，還是先去當兵然後工作，或者去國外留學。不過，就在某次在逛留學展時，有個完全不相干的人跟他講說「晚一年畢業根本沒差！」這段小插曲讓聖倫學長毅然決然地選擇延畢了一年，並在隔年錄取了城鄉所。

至於為何是選擇城鄉所，聖倫學長說，在大四時他修了劉可強老師開的初等環境設計，發現自己其實對於空間設計很有興趣；另一方面，聖倫學長覺得當時城鄉所的老師們給他一種感覺，就是即使同學的想法再幼稚或天馬行空，老師們也不太會去否定，而是幫助這個發想繼續延伸。這就跟土木系那種「專業取向」的想法有很大的區別。對於當時的聖倫學長來說，這就是一種對於「何謂專業」之價值判斷的選擇。儘管進入城鄉所是誤打誤撞，不過聖倫學長也覺得，「人生本來就不是只有一種選擇」。就像他在大學時基於興趣修的那些會計學、多媒體等課程，儘管是當時使他被土木所拒於門外的原因，但是在這些課的所學，卻也在他往後的工作上，發揮了一定的正面作用。

聊到當時的研究所生活與實習課，雖說距今已有20年，部分必修課安排也有些不同，但當中某些有趣的細節卻與今日十分相似。城鄉所考試入學分類的甲乙丙丁組，其實在當年，甚至更久以前就已經是這樣。土木專業雖然跟城鄉所有很大的淵源，也很類似可以考乙組的「營建工程系」，但一般依然是以丁組的分類報名。聖倫學長笑稱，他們當時有位同學說，丁組的人包羅萬象，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負責刺激傳統空間專業（甲乙丙組）的同學。回想起編輯團隊自己在實習課的經歷，似乎也是如此。筆者自己身為地理系出身，一直很納悶為何「地理」這個明明跟空間科學這麼相關、甚至研究的議題跟城鄉所很像的學科，竟然會被歸類在「其他專業組」。但實際跟這些來自所謂「空間專業」的同學接觸後，也才明白了這樣安排的箇中道理。有些同學固然專業技能很強，但是很有可能在學習專業之餘比較少有人文社會相關素養的訓練，容易忽略了使用者的想法；而「其他專業」同學的情形則可能正好相反。或許這樣的分組安排有點專業本位主義，但也正是因為這樣，不同的觀點才得以碰撞，城鄉所也才能一直保有尊重多元的學習風氣。

至於研究主題的選擇上，聖倫學長其實也跟現在大多數的同學一樣，經過一番波折後才真正定下論文題目。當時他修了兩門夏鑄九老師有關建築史的博士班課程後，一直想要用比較抽象的理論跟建築史的角度去談臺北的地標性建築。不過這個題目後來有點卡關，夏鑄九老師也覺得這個題目沒有找到合適的切入點，也不夠深入，因而作罷。之後在因緣際會下，有位城鄉所博士班學長（翁註重）主持的國科會計畫剛好在研究台灣家屋中廚具的變遷，於是聖倫學長就想到，是不是可以研究「大灶」這個東西。因為以往建築史的研究似乎都著重在建築本身及其組成構件的美學面或技術面，較少去談到日常生活的部分。俗話說「民以食為天」，灶雖不起眼，但卻是農業社會時代，家庭生活的支柱；除了討論灶本身的建築意涵外，更能討論圍繞著灶的那些使用者，所衍生出的空間、認同與權力等議題。



▲古意厝傳統大灶 圖片來源 | 國家文化記憶簿
(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601287&IndexCode=Culture_Object)

走入公部門、為人民服務

儘管已經在公部門服務多年，但聖倫學長並非一開始就立志城鄉所畢業後要考公務員；甚至，當初也沒有特別想要進公部門的想法。真的可以說就跟他進城鄉所的過程一樣，看似毫無理由，但是仔細回顧過程卻又十分合理。

在剛畢業的時候，聖倫學長『又』不太確定自己特別想要做哪一行。但想說自己既然是城鄉所畢業的「空間專業者」，便找了一些民間的規劃公司或是建築師事務所投履歷，結果都沒上。後來進校友的顧問公司被當新兵「訓練」了三個多月，好像知道了自己不要的是什麼；於是很快地又找到建築學界知名人物漢寶德所開設的漢光建築師事務所。聖倫學長回想，他在事務所期間觀察到很多建築科班出身的人，其實專業畫圖能力都比城鄉所這些碩士生來得強，薪水也願意拿得比較低，要在這些人中間求職和生存確實不易。但是，「城鄉所的價值就在於，我們溝通和論述的能力很強、學習新技術的心胸是開放的」。比方說，很多政府的研究報告其實都是委託民間做的，但建築系出身的人可能不太會寫報告書，也不一定知道怎麼訪談當地耆老，可是這些都是城鄉所的學生擅長的事。也因為那時候事務所裡面只有他一個碩士生寫過論文，所以報告書，甚至財務計畫、計算現金流量及報酬率的工作（當時是用 Excel 土法煉鋼）都是請他操刀。待在事務所一邊學習、一邊工作的那一段時間，算是為自己這種喜歡多方嘗試的人格特質找到了一個安身立命的位置。

由於事務所接觸不少政府採購標案，因此在準備調查研究報告書、設計修復相關標案的過程中，聖倫學長起初做了很不一樣的嘗試。比方說，他把在城鄉所實習課很常見那種利害團體的關係圖示、抗爭團體、批判式思考的內容等，都寫進報告書裡。但是業主——也就是政府官員卻告訴他說「這樣會讓我們很為難」。這時候剛出社會的聖倫學長才理解到，有時候專業工作者會失去熱情，不是沒有道理的。在以接政府標案為主的中小型建築師事務所，一定都是積極投標自己熟悉的範圍，避免虧損的風險。在業界混一口飯吃，其實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要有錢賺。因此，大多時候都是業主怎麼說就要怎麼做；別人花錢請你，就是要你為他辦事，能發揮的空間還是有限。

於是，聖倫學長念頭一轉，想說何不就自己進到體制內呢？平常都是他們這些建築師事務所努力去投標案給政府審查，讓政府指導；但反過來，就變成自己去看別人投的標案，好像輕鬆了許多，自己又可以指引專業者的方向，發揮決策影響力。於是，在做完當時手頭上的案子後，碰巧聖倫學長人生也出現了其他的轉折點，便毅然決然地選擇辭職。

在辭職後，聖倫學長並沒有馬上埋頭準備公務人員考試。有虔誠信仰的他，選擇到自己的教會服務，試圖尋找出生命的價值。他說，那段時光對他人生的啟發也很大，「基督教特別的是，耶穌是從神變成人，然後被釘在十字架上為人受苦。祂不是在聖殿中等著讓你去拜祂，祂是走到人群中間來傳揚福音。」聖倫學長說，這讓他覺得自己也應該耶穌一樣，走入人群、服務人群，也正是基於這個想法，才讓他真正地下定決心去考公務員。

起初，聖倫學長是在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服務，職位算是最基層的工程員，而工作內容是要到各個山坡地社區去巡他們的擋土牆，檢視是否符合安全性。當然，看似嚴肅的工作，不全然是專業內容，還得應付不同態樣的民眾。有一次，聖倫學長遇到一位民眾一直打電話來找他哭訴，抱怨他們家房子一直晃；還是菜鳥公務員的聖倫學長，一時之間還不知道怎麼辦，直到同事跟他講說「要跟民眾說這不是我們的業務」，聖倫學長也真的這樣說之後，那位民眾才肯善罷甘休。這次事件也讓聖倫學長了解到，很多時候公部門的踢皮球文化，並不是這些公務員自願造成的。對基層公務員來說，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長官說什麼、法規說什麼」，再加上公務機關的權責劃分相當清楚，有時候法規沒有說可以做的事情，還真的不能做。

在大地工程處待了一陣子之後，因為覺得工作內容有些單調，聖倫學長又轉調到都發局的住宅工程科服務，從事社會住宅相關專案的工作，此時的他職位是幫工程司（所謂較資深的工程員，但仍是第一線的基層）。雖然他覺得做社宅工程的工作也能夠幫助社會；但是「讀城鄉所的人多少還是會期待自己能夠發揮更多的影響力及跨部門的經驗」。剛好，那時候財政局有一個主管級的職缺，聖倫學長便決定去試看看，一做也就做到現在。而在擔任主管的這段期間，城鄉所所學到的那些溝通、協調、整合的能力，又再度派上用場。因為財政局在執行、參與的業務包含了 BOT、地上權招商開發案（例如，萬華車站大樓 BOT 案、三創生活園區 BOT 案等），很多都是大規模的府級開發案；對於一些局處來說，當中若有他們沒有處理過的事情、沒學過的法規，可能就會不知所措。這時候，就可以利用類似訪談的「問問題方式」，試圖從不同部門的經驗中，發掘出可能的解決共識：

在公家單位，部門跟部門間確實有各自明確的立場，有時可能沒有交集，甚至會有衝突。但如果我們能夠有協調跟整合的能力，藉著多次的溝通與碰撞，把好的意念或靈感、把不同層面的法規當成散落的拼圖；去創造、拚出一個共同願景的論述或圖像，那確實是可以有效推動實質的空間發展。如果具有跨域整合能力的人越來越多，大家能夠互相理解，去聽懂別人在說什麼，我們的城市便會具有更多元的包容性。

結語

最後，聖倫學長也很推薦城鄉所同學可以來公部門工作，「城鄉所的同學在寫作和論述能力上其實都比一般人來得強」。聖倫學長說同學不要把考試想得太難。有些考試的帳面錄取率看起來很低，但是實際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人不是缺考，就是完全沒準備；而在另一半有心想要考的人當中，有認真做考古題跟分析的，大概又只有一半左右。剩下可能的真正對手，其實只有全體的四分之一。這樣想的話，高考對於擅長考試的台大學生來說，錄取機率似乎並不低。聖倫學長笑稱，他當年認真準備也就四個月左右，「平常看文獻看到頭昏，這時候看考試的文章，根本沒有什麼難的」。

當然，這不代表就可以隨便準備，還是得要坐得住，耐著性子讀書，秉持著像當年把老夏那些參考文獻好好啃完的意志力（對於現在的同學來說，可以把老夏代換成老王）。聖倫學長說，公務員真的是一份很穩定的工作，而且考進來之後，可以在內部申請轉調單位，嘗試不同的業務內容，年資、薪資也比較不會因此受到影響。重新就聖倫學長的生命歷程來看，「其實公部門很適合那些想要學東西，又興趣廣泛的同學來試試」。至於什麼樣的人不適合這份工作呢？聖倫學長也笑稱「大概是那些想賺大錢的人吧！」

▼城鄉通訊團隊與黃大祐 供圖 | 陳昭旭



黃大祐：
我在第一線，面對民眾

◎撰稿 莫崢

前言

本次城鄉通訊，邀請目前任職於臺北市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的黃大祐，談談作為一位「其他專業組」的城鄉所學生，如何進入公部門內服務。

他也談論不少在工作上所需面對的各種壓力，包含民眾不滿情緒的宣洩，以及首長對於部門內都市計畫可能的批評。

校友檔案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 新聞學系 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

經歷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都市更新處 專案專員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都市規劃科 正工程司

選擇城鄉所

我學士班就讀政治大學新聞學系，2008 年即將畢業時覺得新聞作為訊息處理的傳播工具，本質上還是認為傳播工作的專業深度還是需要專業領域的知識，需要對特定領域的知識有所掌握；再加上當時新聞與傳播業界的景氣不佳，就決定轉行。

我對都市社會學和社會學有些許的興趣，當時有閱讀到一些城鄉所老師出版的著作，也有注意到臺大城鄉所參與的社會運動，心中有所嚮往，服完兵役後就決定報考城鄉所了。

2010 年入學後我才知道城鄉所除了都市社會研究，也是一個教規劃的系所。但自己學士班並非規劃類科，除了碩一有修陳良治老師的臺灣空間計畫體制與法令外，其餘多數都選王志弘老師開設的課程，比如空間的政治經濟學、移動與社會、文化研究等。

碩士論文我以都市空間的垃圾治理研究為題，起初從自己在家庭中負責倒垃圾的經驗出發，思索垃圾清運、垃圾回收和倒垃圾的治理過程；老實說我對這個研究题目的興趣不高，但本身不排斥。

以我現在進入公部門多年的經驗，若要重新撰寫一本論文，或許會偏向有關都市史、規劃史或都市規劃之類的題目。



▲垃圾車清運 圖片來源：今周刊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7/post/202212280066/>)

都市規劃這條路

城鄉所畢業後，因為在學期間沒有修習有關規劃技術的課程，決定先尋找新聞與傳播業的工作，就投履歷到公視《我們的島》，但始終沒有下文，恰好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正在招募關於大同、萬華老舊社區再造的約聘人員，就前去應徵，並成功錄取。

2013 年到 2014 年在都市更新處任職一年半的期間，我的業務重心在老舊社區的營造規劃。那時候的上司希望透過在地的知識擬定一套具在地性、由下而上的都市計畫，所以我當時主要負責大同與萬華區域的歷史、文化、在地知識、認同和特色的調查研究。譬如說清代、日本時代的道路、建築樣式與歷史古蹟很重要，但要如何在都市更新與土地開發的脈絡下保留在地紋理，是個值得討論的課題。因為這份工作我開始接觸都市更新、社區再造、社區規劃師等概念，另一方面也覺得在公部門做這些事情很有趣，就決定報考都市計畫的公務員。經數次考試後進入臺北市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任職。

進入都市發展局後又是不同的體悟，有別於在都市更新處從願景談到規劃的歷程，在發展局處理的業務更直接涉及地主的權益和利益，受到民眾質疑與抨擊的機會也大大增加。目前在臺北市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已經任職 8 年，第一線的都市計畫工作常常與民眾互動、衝突，這樣的經驗我認為是一個豐富的田野，從觀察者的角度我覺得很有趣。都市更新處的經驗也讓我有一些啟發，都市發展的理想與願景雖多數難以在自己業務範圍內一蹴可及地實踐，但還是可以把握機會、擠出時間，把自己的想法置入其中。



▲社子島居民權益促進會 圖片來源：中時新聞網 (<https://reurl.cc/gaxzML>)



▲社子島自救會 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3/7001222post/202212280066/>)

身為面對民眾的第一線公務員

都發局的業務經常要面對民眾與土地所有權人，我面對的民眾多數不談都市願景、保留社區紋理等理想，而是討論切身其利益的房地產價值，例如「一坪換一坪」。也常遇到民間規劃團隊或建築設計師發現他的設計跟土地使用規定不一致，他就會來質疑、挑戰政府的規範。比如，我兩個星期前才因為關渡地區的都市更新案被民眾罵，居民想辦都市更新，卻發現 2008 年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將當地的容積率從 400% 調整為 300%。他們就會覺得，怎麼突然少了 100% 的容積率，質問你要怎麼賠償這筆損失：「如果誘因不足沒辦法都市更新，都是你害的」。臺下大概 100 個人都在罵我，說政府都市計畫的黑箱作業損害他們的利益，但我也不能決定要怎麼賠償他們。這種情況很常發生在第一線接觸民眾的過程中，我們需要面對來自民眾的質疑、抨擊與情緒。

我在城鄉所讀到很多談論公平正義、關懷社會弱勢的概念和理論，但我在都市規劃第一線的經驗是，民眾或地主通常比較在意自己的利益，公平正義反而不是他們關心的事情。這份工作也可以說是在觀察真實社會的人性，所謂公平正義在這樣的脈絡下長什麼樣子？或許也可能是因為我給自己的心理建設，不要有那麼強烈的代入感，所以對於民眾的謾罵比較不會那麼在意。公平正義或都市願景與理想要如何如何在都市規劃的系統裡面實踐，我還在摸索。

關於社子島

2021 年，我在社子島辦工作坊時，有找很多學界的老師來擔任主持人或桌長，協助你跟民眾溝通。工作坊結束後，有些老師會認為：「啊就這樣喔，所以你沒有要改嗎？」、「這樣就夠了喔，不用再溝通嗎？」。我在都發局辦社子島都市計畫的期間（2016-2022），有許多城鄉所的學生和老師提出反對意見，等於是你站在城鄉所的對立面。比如老師向都發局的計畫案提出反對的意見，按照程序你就得回應或反駁，這部分其實蠻有趣的，但也讓我有一種分裂的感受。你就會想說，老師真的有清晰地了解這件事情嗎？或許老師說的有立論基礎，但很多東西老師可能沒那麼清楚。

不過老師他們也曉得學生在公部門體系內有自身需要扮演的角色，一定得寫出政府立場的論述來回應陳情意見，他們也不會認為你怎麼來到公部門後就變得沒有良心了？在城鄉所學習的東西都忘記了嗎？他們深知我在都發局有難處，不太會這樣質疑你。他們比較常用朋友交談的方式詢問你：所以那個到底怎麼樣？你們現在想要怎麼做？我曉得檯面上你們一定得這樣，那你讓我了解一下現在的狀況？像是城鄉所有同學是社子島居民，每次抗議都會站在我的對立面，檯面上他會嗆我、嗆市政府，但檯面下我們經常聊天，針對雙方可能都沒有注意到的事物或課題進行思辨，這個過程很有趣。

像是社子島區段徵收的爭議，他會主張部分居民很可憐，他們不想參加區段徵收，要剔除區段徵收。但是那些不願參與區段徵收的居民都有地主的身分嗎？或許有些人確實是地主，也有部分居民並非具有地主的身分。倘若抗議的居民並非土地所有權人，那麼這些居民

立基於什麼立場可以提出反對計畫案的意見，這部分學界跟業界可能沒有太多人在討論。好比你在臺北市承租一間房子，當屋主申請都市更新時，租客反對都市更新的基準在哪？

不過市政府收到反對的意見，通常會以民眾是一個具有權利發聲的角度來研析意見，沒有因為他所擁有的產權、社會身份而有區別。我認為要深究的話，應該先辨別反對區段徵收的人當中，有多少人擁有土地所有權人的身分，這樣才能把都市計畫下的社會光譜，例如規劃的意見、生活的意見、生計的意見談的更清楚。放在都市更新的脈絡下，我認為在台灣土地私有產權的制度架構下，租客本身對於屋主產權變更與否，沒有干涉的權利，但這樣的邏輯在社子島就顯得政治不正確。也不是說這些居住在社子島，沒有土地產權的居民就沒有提出反對意見的權利，有人會認為我身為臺北居民應該有權利評論或關心都市的環境，但另一種論點就會認為，這是我的財產，他人憑什麼主張我的財產要變成他們想要的模樣。對於高層來說，提出反對意見者即是一個反對的聲音，他不太會去質疑這個意見背後有沒有合理的反對基礎，這確實沒有人去處理，老實說我覺得很荒謬。

有什麼想對城鄉所學弟妹說的話嗎？

我當時受城鄉所的理想與社會實踐感動報考，城鄉所多元思辨的環境、強調反身性思考，以及指導老師的教誨迄今仍讓我受用不盡，非常感謝。希望城鄉所的學弟妹都能好好把握在學光陰，所學所獲都能比我豐富。



「沒有樓梯到不了的家」： 樓梯作為南鐵東移徵收案的異托邦

◎撰稿 陳品嘉



▲「民主堡壘」—黃春香家外牆一景 圖片來源 | <https://www.storm.mg/article/3897501?page=1>

前言

烏托邦，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境地。它也時常被挪用，作為對於某種心靈的寄託之處。對於都市規劃學科來說，冠以「烏托邦」名號執行的規劃脈絡，政府或開發商對於城市空間的發展藍圖，深受西方現代主義規劃理論的影響，認為都市理應持續的開發，透過科學量測進行社會改造工程，創造極具秩序、品質、及品味的烏托邦（參見顏亮一，2014；夏鑄九，2011；黃瑞茂，1998）。然而，在這樣看似祥和且美好的願景中，暗藏著令人鼻酸且膽寒的政治操作。更進一步地說，為了實踐烏托邦式規劃，藉由絕對權力使空間產生遞移，土地徵收成為一項「合乎法理」的工具之一。換言之，「政府把土地徵收當成最優先、甚至是唯一的手段，似乎只要搬出『依法行政』，一切皆可合理化」（徐世榮、廖麗敏，2011: 404）。在成就烏托邦之前，所有不合理的行為都將被「包容」與「體諒」。

在眾多的土地紛爭中，南鐵東移事件成為相關研究之研究對象（林宜均，2015；吳昀慶，2019；許文婕，2016；陳致曉，2018）。其中又以「樓梯」構成一種抵抗的符碼，於最後的兩個抗爭戶—黃家與陳家中，樓梯衍生為反抗運動的隱喻（孫窮理，2020a；2020b；2020c；梁家瑋、孫窮理，2020；關鍵評論網，2021；楊鵬如，2021；戴秀雄、孫窮理，2020；朱淑娟，2021），在拆除與保留之間產生的拉扯與張力，強化了筆者選擇南鐵東移案作為個案分析的動機，以其渺小之梯，與烏托邦宏大之景形成強烈的對比。

* 對於傅柯的 heterotopia 一詞，於學界有諸多的翻譯及見解（參見王志弘，2016）。本文採用異托邦說法命名，一方面是與後文欲探討的議題，即反迫遷在徵收過程中的空間特殊性；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與政府的「烏托邦式」規劃，即帶有輝煌宏偉的發展榮景形成差異及比較。另外，為了後文書寫流暢，於詮釋異托邦一詞時會以原文 (heterotopia) 相互援引。

總而言之，有別於烏托邦式規劃下的理想空間，因樓梯的保留抵抗了烏托邦，構築了一套深具對立的空間組態。對此，筆者將其以傅柯 (Michel Foucault) 提出的異托邦 (heterotopia) 概念進行分析，並提出以下研究發問：樓梯在徵收過程致中具有何種異質性？反拆遷戶如何透過樓梯，創造出穿梭在徵收現實與家園想像之間的異托邦？後文將嘗試對個案進行深究與論述。

烏托邦： 國家 / 政府的城市想像

「烏托邦」規劃舉措，構築國家與特定行動者的利益，卻扼殺了一般民眾對於居住的基本權利。上述為國家 / 政府對於城市的烏托邦想像。那麼，「烏托邦」在傅柯的想法裡究竟以為何種樣貌呈現？在提出異托邦概念之前，傅柯就對其鏡像，也就是烏托邦有了深刻的描繪：

烏托邦 (utopie) 提供了慰藉：雖然它們沒有真實的地點，仍然有一個可以在其間顯露自身的奇幻、祥和區域；它們開闢了有寬闊大道、華麗花園的城市，生活恬靜自在的國度，即使通往它們的道路乃是空想 (Foucault, 1970:xviii，轉引自王志弘，2016)。

做為異托邦生成的初始點，傅柯闡述烏托邦的輪廓，如實地反映在國家 / 政府對於城市空間該具備的條件。這是他們心心念念的理想國度，但是否是為了人民的生活而謀求的福祉，這恐怕有極大的探究空間。以南鐵東移案來說，陳奕寧 (2021) 認為，似乎增加土地開發的利益才是推動公部門策動烏托邦加速實踐的關鍵。或許是某種欲望驅使，某些人總是一味追求充斥著理想的夢境，進而忽略了烏托邦的本質。簡言之，烏托邦僅是透過人的驚人想像力創建出來的空間，而這個空間事實上是不存在於真實世界。傅柯說道：

烏托邦是沒有真實地方的定位。它們是與社會的真實空間之間，有一般性的直接或倒轉類比關係的定位。……這些烏托邦基本上是非真實空間。(Foucault, 2008: 17，轉引自王志弘，2016)

如傅柯對烏托邦的描述，轉印於理性規劃上一覽無遺。以充滿理想與理性的規劃方式，企圖將烏托邦如實地呈現在城市空間內。然而，這一切皆是基於國家 / 政府對於空間發展的幻想，誤解了平坦且均質的空間，才是作為現代都市應該具備的要件。換句話說，「不真實」才是烏托邦的真相。那麼，相對於烏托邦的不真實，何謂都市規劃下的真實空間？本文認為，或許「真實」的浮現，需要在反覆拉扯的過程中萌生，並於肢體上、更是精神上形成一種抵抗的姿態。反拆遷戶被賦予頑強生命體徵，抵擋來自國家 / 政府權力的壓迫，捲入紛擾的各

¹為了增加土地開發利益，鐵道局在 2009 年 3 月的報告裡，將施工方案從拆遷範圍較小的「原軌案」改為「東移案」，騰空出現今臺南車站站區的精華土地，導致沿線大量家戶必須拆除，面臨被迫離開原居住地的問題，是近年來強徵及居住正義的重大案件之一 (陳奕寧，2021)。

個行動者，促成後續異托邦的完整性。在南鐵東移案，待拆的房舍成為在美好發展上的刺點，這是較容易理解的層次。惟個案中的樓梯—可以說是某種形式上的空間或物—隱喻了拆遷戶能否保留的意念，讓這場土地徵收案產生遊走於幻想與現實的美麗與哀愁。

異托邦：樓梯作為 邊緣抵抗的堡壘

「介於真實空間和想像世界 (烏托邦) 之間，兼有兩方性質的所在」(王志弘、朱政騏，2007)。這是傅柯對於異托邦的解釋，由真實與想像交織在一起，使得異托邦營造出一種特殊性。更進一步地說，異托邦似乎引導了幻想空間的出現，並以此揭示所謂的真實空間，實際上是更為虛幻。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異托邦替空間定位出一種異質的、另類真實的型態，它是如此完美無缺、精雕細琢、安排妥當，從而彰顯出我們的真實空間竟是如此髒污、構造不良且雜亂無章 (Foucault, 1986: 27)。透過傅柯對於異托邦的解釋，異托邦以虛幻揭露真實的假象。所謂的真實空間，實際上是從另一面映照而出的景象，它因為異托邦，這個看似虛假的存



▲黃春香與樓梯 圖片來源 | <https://eventsinfocus.org/>

在，揭開深埋於背後的黑暗與汙穢。回到南鐵東移案，樓梯分別在黃家與陳家展現了揭開都市規劃與土地徵收的蠻橫與醜陋。

(一) 黃家樓梯：情感聯繫的盡頭與哀愁

在黃家的抵抗過程，樓梯是連結黃春香與租客之間的情感管道，而非是單純的鋼筋水泥構造物。孫窮理 (2020a) 指出，黃春香將房屋分租給社會底層、經濟弱勢的民眾，使得兩者不僅是房東與租客的關係，更多的是以家人的方式對待彼此。因此，在得知黃春香家即將被徵收拆除時，租客會與黃春香共同死守。事態演變至後續，抗爭越趨激烈之時，保衛樓梯成為社會運動的共同語言，「沒有樓梯到不了的家」成為守護政府強權底下的信念。將樓梯塑造成反抗徵收的符碼，期望它不被繼續破壞、不被清場，並且保留下來的背後邏輯，是讓這棟過去眾人賴以維生的房屋，能夠用它最後的殘缺，支撐住大家最後持續的共同生活空間，縱使人去樓空，若有樓梯昂然矗立於傷痛之地，補足迫遷戶在心靈上擁有完滿的寄託 (李容渝，2021；孫窮理，2020a)。



▲陳蔡信美阿嬤與旋轉樓梯 圖片來源 | <https://www.eventsinfocus.org/>

(二) 陳家樓梯：亂世已出現，佳人已不在

空間之所以讓人迷戀，又會使人在空間即將遭到毀壞時奮力抵抗，是因為他能承載寓居於該空間的人之生活軌跡。陳家在南鐵東移案中，同樣面臨拆除的命運，對於居住多年的房舍，陳家人縱使道盡一切，也不足以完整詮釋空間與他們的緊密關係，因為這是潛藏在他們心中的生命記憶。其中，立於房屋中心的旋轉樓梯，更是砌起一切回憶的源頭，如今也成為迫遷戶抵擋徵收的最後武器。

女主人陳蔡信美阿嬤是促成樓梯誕生的重要推手。在建造房舍的那年，陳蔡阿嬤盡心打造樓梯，從設計、選材、找師傅，整個過程都一手包辦，更因為不滿意設計而兩度重構。這個物件，透露著過往生活的美好歲月，宛如電影亂世佳人中的如夢如幻場景（孫窮理，2020b）。然而，隨著政府祭出強制搬遷令，這段回憶也陷入不斷被啃食的陰霾。即使到了最後拆遷大限之前，陳家仍希冀以樓梯作為公共藝術的方式，透過留存來緩解徵收帶來的傷痛，但結果卻無法得償所願（林育瑄，2020）。

如鏡的世界： 樓梯作為現實與想像的折返點

傅柯在討論異托邦概念時，藉由鏡子譬喻異托邦空間存在的意義，並「連帶提出了再現與真實之間的映照、反饋關係，以及自我或主體通過 heterotopia 的空間化往返凝視而重塑的政治效果」（王志弘，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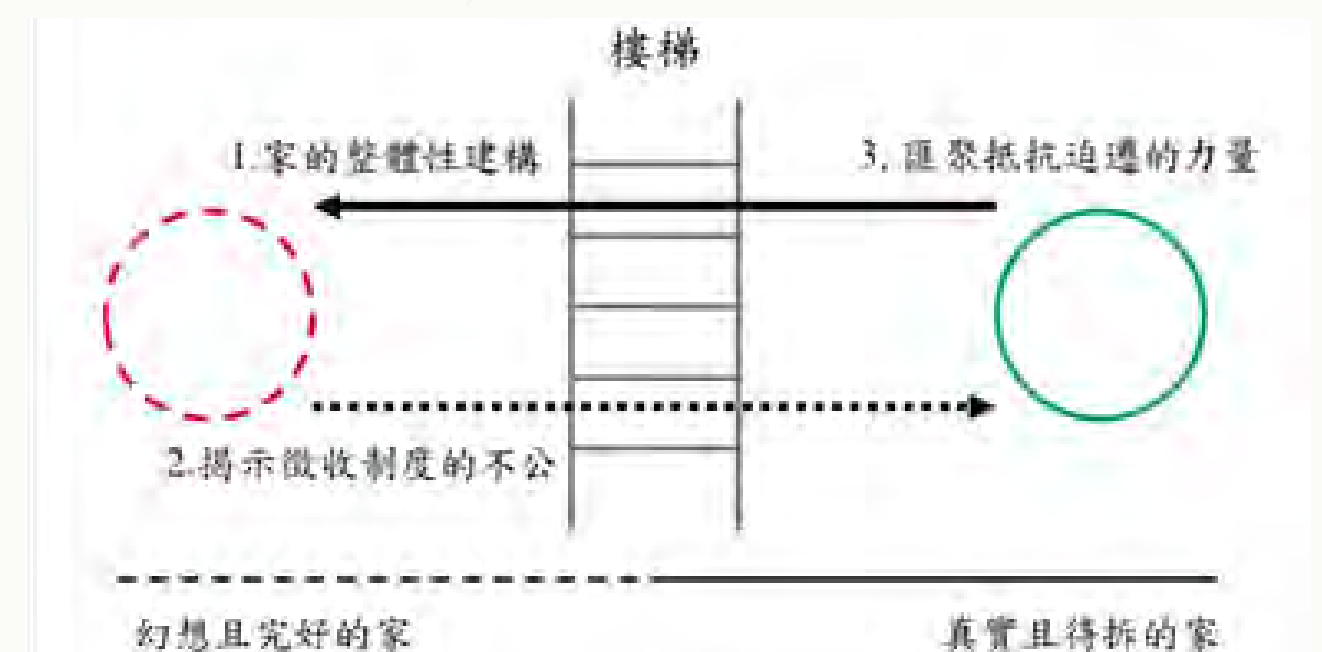
鏡子做為 heterotopia 的作用是：它使得我注視鏡中之我的那瞬間，我佔有的空間成為絕對真實，和周遭的一切空間相連結，同時又絕對不真實，因為要能夠感知其存在，就必須通過鏡面後頭的那個虛擬地點。（Foucault, 2008: 17；轉引自王志弘，2016）

透過傅柯以鏡子加以闡明異托邦的特性，即幻想與現實之間的差異構建。那麼，倘若將樓梯喻為異托邦，會產生何種鏡面反照的效果。本文認為，黃家與陳家的樓梯成為迫遷過程中的異境，兩家都竭盡所能地希望保留，雖然出於不同觀點，但卻殊途同歸。而藉由保留樓梯，也產生一種論述的界線，對外為反對政府強權的底

護之地，對內則是抗爭群體的精神依附所在。再者回歸國家 / 政府的烏托邦想像，樓梯成為一面鏡子，反照出公部門在推行理想城市的過程中，犧牲的是因權力而無法喘息之庶民大眾。

「創造幻想空間，以揭露所有的真實空間，其實更為虛幻。或者，創造另一個完美的真實空間，彰顯出我們的空間是如此髒污不堪」（Foucault, 1986）。若以傅柯的概念，塑造或指認樓梯為異托邦，本文認為可以如此分析：迫遷戶竭力保留樓梯，這是他們對於一個家的完整性的幻想空間，而樓梯以小喻大的投射出家的意象，並且於此揭示由國家 / 政府主導的烏托邦式規劃，事實上是虛幻的、不切實際的。此外，樓梯本身就是一個可以觸摸到的真實物體，透過樓梯建構可視的真實空間，藉此匯聚迫遷戶與聲援反徵收群體的抵抗意念，投射出土地徵收制度，以及烏托邦城市背後暗藏的污穢與黑暗。站在迫遷戶的立場，樓梯是異托邦，也是一面鏡子，通過呈現徵收的不義行為，揭露徵收制度的弊端，更以此反應國家 / 政府在實現烏托邦願景之下，是如何掠奪民眾久居的土地與房舍。

總體而言，樓梯成為一個遊走幻想與現實的折返點。迫遷戶保留樓梯的深層隱喻，即迫使政府思考要如何面對這種空間的殘破，一方面，為凸顯土地徵收與開發之交換價值，與人民日常使用並賦予生命情感的使用價值形成差異（孫窮理，2020c）；另一方面，則是留下一道難題，一種對於烏托邦式規劃下的完美困境，透過剷平家園之後遺留的樓梯，從旁點醒公部門的執迷不悟，以及對於土地徵收制度的無聲宣洩，以樓梯作為節點，紕漏幻想遠不及真實，那種真實對於政府而言，是促進空間整體發展的優質行動，但對於民眾，被迫離開久居的生活環境，被「合法」制度與肢體暴力凌遲的血肉，才是永遠也彌補不了的「真實」。



▲「如鏡之梯」塑造徵收之下的異托邦 圖片來源：本文繪製



圖片來源 — <https://eventsinfocus.org/news/7145982>，孫窮理攝
▲聲援者於黃春香家舉起「沒有樓梯到不了的家」標語

小結：拆除之後成就烏托邦？

回顧本文將烏托邦式規劃與異托邦兩者進行比較，反映出國家／政府「開發優先、利益至上」的規劃思維，與一般民眾渴望的歲月靜好、安居樂業相比，在「現實」層面，無疑是公權力遠勝於寡眾權力。縱使公部門強調「公共利益」，實則並非如其所言，更非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前提。相反地，只是在虛無的開發幻影中尋找得以發家致富的軌跡。至於甚麼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都已不太重要（朱世雲，2013: 102）。總之，本文認為，傅柯起初使用烏托邦比喻，能與規劃理論中的理性規劃產生共鳴。烏托邦投射出深具秩序、規律、結構的理想局面，藉以解釋語言和知識何以井然有序的鑲嵌在社會裡，其次，異托邦的隱喻本就是因差異、失序、虛幻、弔詭而生，與帶有一致、穩定、真實、正常的烏托邦相比，形成強烈的反差，轉印在為了實踐理想城市的徵收程序，以及因徵收而生抵抗的樓梯，建構兩者迥然不同的意涵。

迫遷案的後續，陳家被全數拆除，而黃家因為爭取到「原梯保留」，尚未面臨全面拆除命運（陳奕寧，2021；李宜杰，2021）。那麼，我們能說烏托邦勝利？或是異托邦成功？恐怕只能以兩敗俱傷來形容。另外，到底何種空間才可謂「真實」？是國家／政府對於城市的願景，但仍在紙面藍圖上的規劃構思？還是在抗爭中不斷被提及的樓梯？這些都留待往後有細究的可能。

參考文獻

- 王志弘，2016，〈傅柯 Heterotopia 翻譯考〉。《地理研究》(65): 75-106。
- 朱世雲，2013，〈公權力的迷失—都市規劃的烏托邦：論台北華光社區都更強制拆除〉。《環境與藝術學刊》(14): 102-116。
- 朱淑娟，2021，黃春香的樓梯 VS. 賴清德的承諾。<https://www.storm.mg/article/3897501?page=1>，取用日期：2022 年 4 月 29 日。
- 吳昀慶，2019，〈鐵路地下化之政策形成過程與都市政權運作之分析—以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宜杰，2021，南鐵陳家拆除近 3 個月 全夷為平地。<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105005061-260402?chdtv>，取用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
- 李容渝，2021，〈反迫遷運動中事主、聲援者、組織者三種角色的互動探究〉。台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含碩專班）碩士論文。
- 林育瑄，2020，南鐵地下化 3 拒遷戶拆除 自救會爭取重建。<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2010140232.aspx>，取用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
- 林宜均，2015，〈從審議民主論土地徵收相關計畫之程序問題—以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案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 夏鑄九，2011，〈卅年回首，反省向前—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一個批判性回顧與展望〉。《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7): 17-34。
- 孫窮理，2020a，保留樓梯續住不中斷 撤切結 南鐵黃春香再踏抗爭路。<https://eventsinfocus.org/news/7145941>，取用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
- 孫窮理，2020b，羈絆的場所：家在台南，鐵道旁。<https://www.eventsinfocus.org/news/7145849>，取用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
- 孫窮理，2020c，黃家樓梯的價值之戰：南鐵調查期中報告。<https://eventsinfocus.org/news/7145982>，取用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
- 徐世榮、廖麗敏，2011，〈建構民主人權的土地政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4): 403-429。
- 梁家瑋、孫窮理，2020，南鐵東移強拆陳家 陳致曉：將爭取重建。<https://eventsinfocus.org/node/7145986>，取用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
- 許文婕，2016，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之土地正義探討與區域差異之分析。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碩士論文。
- 陳奕寧，2021，南鐵案最後迫遷戶黃春香 強拆前夕北上政院要求緩拆。<https://news.cts.com.tw/cts/local/202108/202108122052736.html>，取用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
- 陳致曉，2018，〈戒嚴體制下的台灣土地正義運動以南鐵東移案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0): 189-240。

- 黃瑞茂，1998，〈重讀“都市計畫”：規劃／設計作為空間專業實踐的策略〉。《淡江理工學刊》1(2): 123-131。
- 楊鵬如，2021，南鐵半拆戶黃家「保樓梯」、捍衛居住權 要求南市府表態。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99696，取用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
- 戴秀雄、孫窮理，2020，南鐵黃家樓梯保留與徵收最小侵害原則：土徵條例第 57 條與請求權。https://www.eventsinfoocus.org/news/7145969，取用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
- 顏亮一，2014，〈都市規劃、公共利益與社會正義－從樂生療養院保存運動談起〉。《城市與設計學報》(21): 115-138。
- 關鍵評論網，2021，高彬原南鐵東移案最後一戶黃春香訴求「原梯保留」溝通 1 年未果，清晨遭清場強拆。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5304，取用日期：2022 年 4 月 26 日。
- Foucault, Michel. (1986).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 (1)(Spring): 22-27.
- Foucault, M. (2008). Of other spaces (De Cauter, L. and Dehaene, M. Trans.). In Dehaene, M. and De Cauter, L. (eds), *Heterotopia and the City: Public Space in a Postcivil Society* (pp. 13-29). London: Routledge.
- Foucault, M.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大崙尾山風景 圖片來源：旅聯網 (https://www.waytogo.cc/page/76919)



藝術策展中的森林多重存有論：

大崙尾山伐木造林爭議

◎撰稿 余衡

碳中和不環保？

在 2020 台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中，作品《儲回大地的藝術》由藝術家與台北市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合作，試圖透過伐木造林的方式中和雙年展所產生的碳排放，但卻被環保人士與森林周邊居民指控過度砍伐，並種植不適合在地生長的樹種，有破壞當地環境的疑慮。透過伐樹造林達成碳中和的目標看似與環境保護的理念高度重合，為何此次台北雙年展的爭議中，碳中和的行為看起來卻與環境保護站在了對立面？本文將透過爭議背後的脈絡爬梳出發，並試圖以森林的多重存有論解釋爭議背後的成因，同時指出此爭議展現出藝術與科學之間的跨界困境，最後提出採用後博物館 (post-museum) 的概念作為修正策展方法的建議。

砍大樹，種小樹：爭議從何而來？

2020 台北雙年展以「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為主題，邀請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 (Bruno Latour) 與獨立策展人馬汀·圭納 (Martin Guinard) 擔任策展人，主張全球化下產生的不平等讓人們對於共同空間或土地的認知差異逐漸擴大，有如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一般，因此透過將展場分為不同主題的星球，期待藉由展覽的形式展開不同概念之間的對話與碰撞。其中，「實地 (terrestrial)」星球中的展品強調地球的物質脆弱性及資源有限性，並試圖結合科學知識以更加了解地球 (Latour and Guinard, 2020)。

在實地星球的展品中，《儲回大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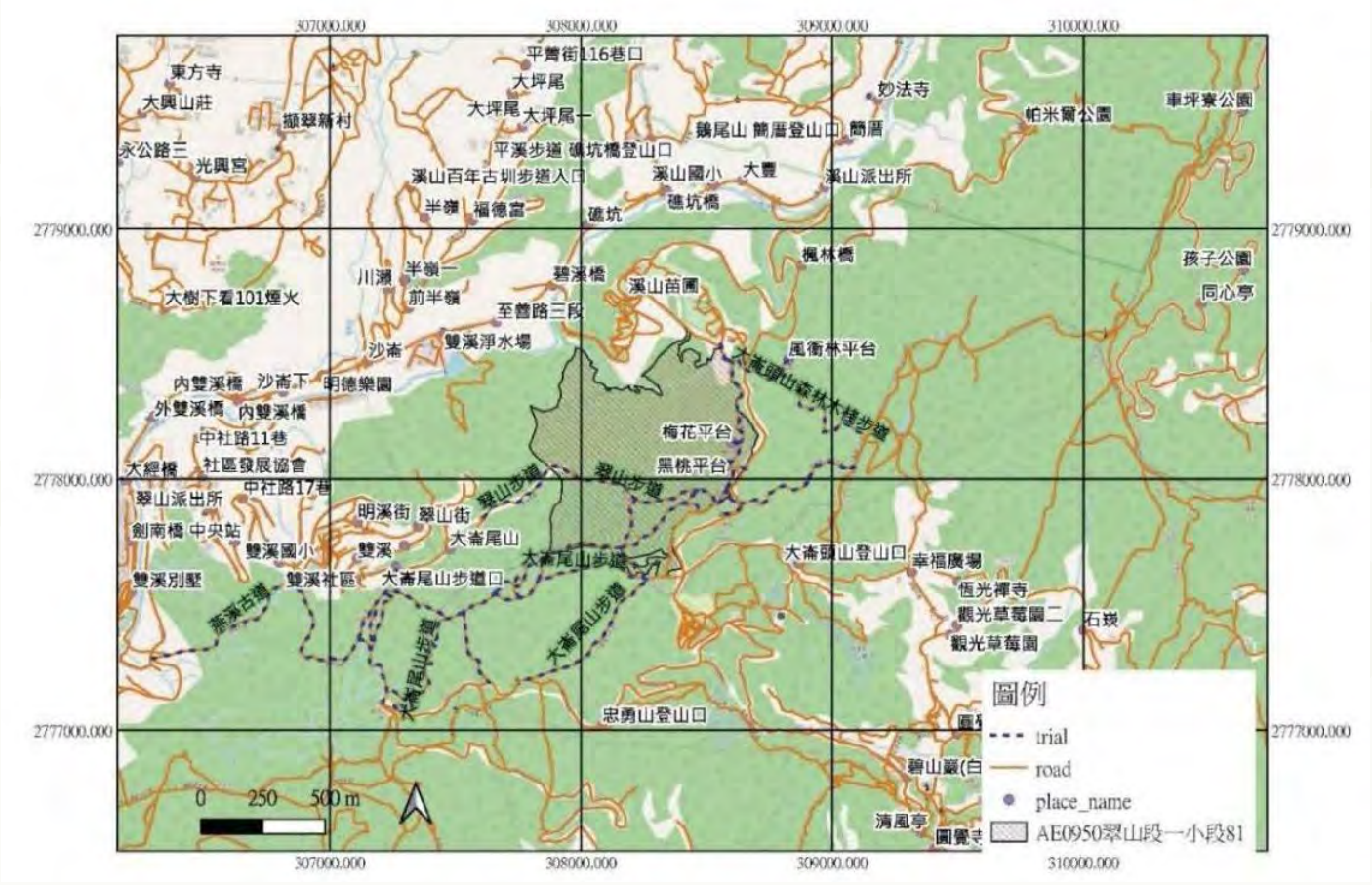
藝術》由具有環境工程背景的法國藝術家史帝芬·維列－波特羅 (Stéphane Verlet-Bottéro) 發起，希望能夠透過森林復育行動中和此次雙年展產生的碳排放，進而體現展覽的物質性存在 (維列－波特羅等，2020)。首先，由藝術家估算此次雙年展的生態足跡，再由臺北市立美術館與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合作辦理「碳中和複層林營造案」，由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團隊負責執行，針對臺北市大崙尾山約 50 公頃的公有林進行調查 (如圖 1)，並透過改善林相以維護森林健康及發揮水土保持與林木固碳等功能 (臺北市立美術館，2021)。

根據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辦理的「108 年臺北市林地整體發展建議委託專業服務案」，該地早期為造林及農作的林地，後演替為樹木密度高、通透性低、鬱閉度高且碳吸存能力較差的改造天然林。為提升計畫區的碳吸存能力，執行團隊採用小規模的塊狀伐採，經過地形、水文、氣候及森林資源等分析，劃定 13 塊伐採造林作業區 (如圖 2)，作業區內除珍貴稀有樹種及胸徑大於 25 公分的樹外皆將伐除，並改種植臺灣肖楠、相思樹、楓香等本土樹種，並持續進行刈草、除蔓及修枝等撫育措施，避免森林再次鬱閉，同時採用政府間氣候變遷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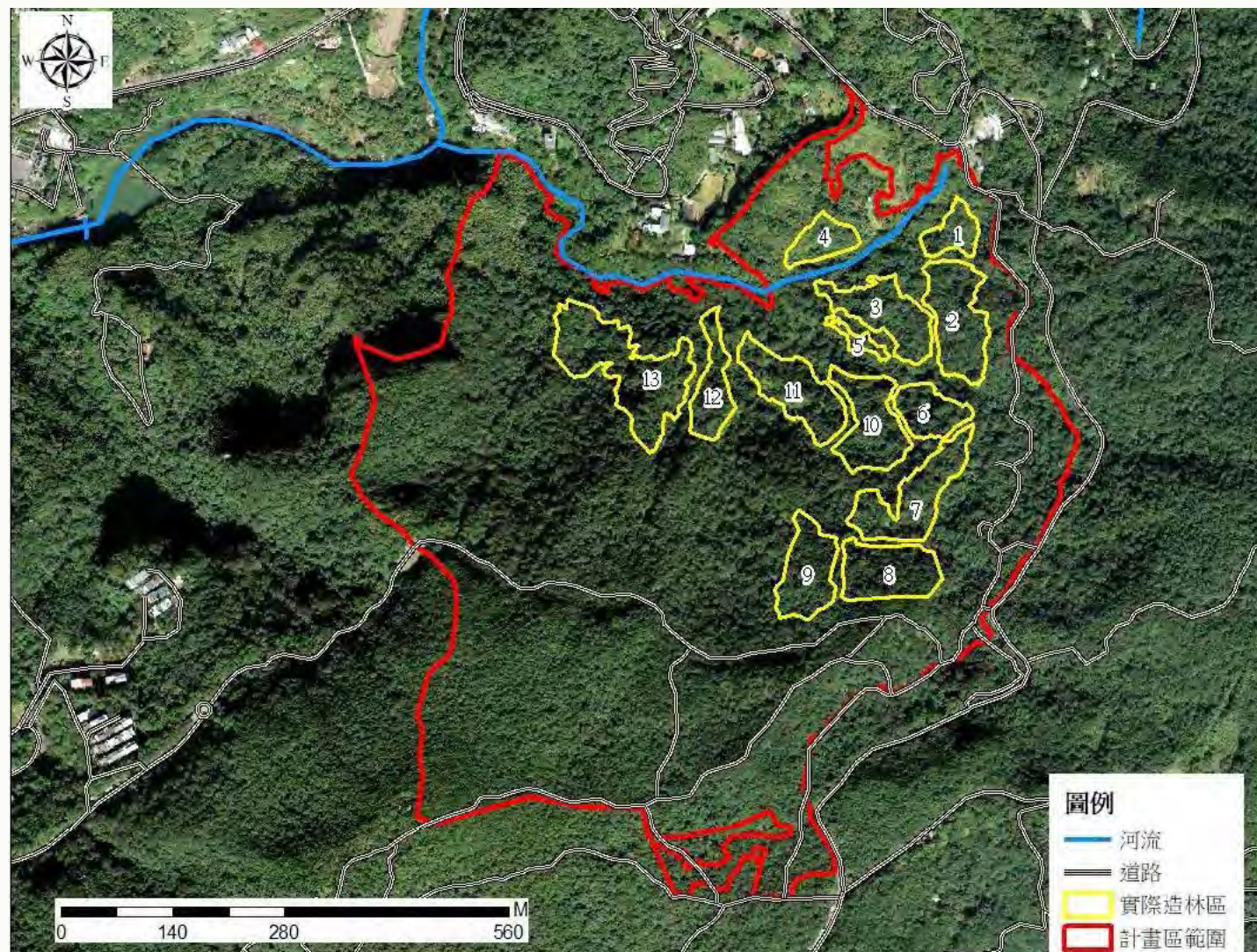
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及環保署所通過的公式計算其碳吸存，進而評估達成碳中和的年限 (陳阿興，2021)。

此作品積極追求碳中和的理念最初在環境保護社群中取得頗為正面的評價 (黃思敏，2020)，大地工程處也將此視為打破古典環境保護運動思維，邁向森林永續治理的典範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2021)。但是由於此地鄰近荒野保護協會定期觀察與監測的翠山步道，協會志工於 2021 年 3 月底發現林地遭到砍伐，便向政府反映，進而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理事廖鎮洲指出，計畫雖宣稱採取疏伐的手法，但實際上則是在各造林區採用接近皆伐的方式 (如圖 3)，以達到計畫區整體的疏伐；不僅如此，複層林的營造應種植多樣化的樹種，並挑選合宜現地的樹種，但是此計畫卻在各造林區種植單一樹種，且其中的台灣櫟及台灣肖楠皆不適合在當地的氣候條件下生存；此外，遭到砍伐的樹種如大明橘及楊梅樹亦具有重要的生態及固氮功能，砍伐後可能破壞當地生態 (廖鎮洲，2021)。荒野保護協會也補充，以大明橘為優勢物種的林相代表森林已經過漫長的演替而形成穩定的極盛相 (climax) 已具備生物棲地及水源涵養等生態系服務功能，此計畫如此大規模的擾動不僅無法保證新植樹苗產生的碳吸存能力優於原有的成熟林木，更無法確保新植樹苗能否如預期般生長 (蘇崧峻等，2021)。台大森林系邱祈榮教授更針對此爭議提出七點公開訴求，包含資料公開、碳吸存計算方式說明及施工方法與預算公開等 (邱祈榮，2021)。



▲圖 1 大崙尾山碳中和複層林營造案計畫範圍圖 圖片來源：陳阿興 (2021：5)



▲圖 2 大崙尾山碳中和複層林營造案實際造林區範圍圖 圖片來源：陳阿興（2021：24）

針對計畫引發的相關爭議，大地工程處於 2021 年 4 月在鄰近大崙尾山之翠山步道登山口舉行說明會，隨後臺北市立美術館、大地工程處及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等均相繼發表聯合說明。針對皆伐的質疑，技師公會表示本案採取針對超逾齡期、生育與形狀不良及無用的林木與樹種進行伐除的「整理伐 (Improvement Cutting)」，並強調該地為擾動後形成的次生林，且長期缺乏撫育導致森林健康不良，部分老熟林木亦未充分利用，因此透過適當的伐樹造林能使森林環境更加穩定，並滿足森林多目標經營的願景。在樹種選擇上，技師公會表示參考臺灣植物誌 (Flora of Taiwan) 及氣候北降現象，台灣肖楠可於該海拔高度生存（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2021）。針對新植樹苗的碳吸存能力爭議，在後續公布的營造案期末報告中則指出，不同森林的碳吸存能力雖不盡相同，但是森林的碳匯功能均會隨林齡上升而下降，而人工林相較於次生林又具有更良好的碳吸存能力，因此將退化的次生林轉化為良好經營的人工林有助於提升森林的碳吸存能力（陳阿興，2021）。



▲圖 3 大崙尾山碳中和複層林營造案伐木造林現場 圖片來源：廖鎮洲（2021）

儘管如此，仍有人質疑此計畫對於森林健康與美觀的評斷過於主觀，以經濟林的角度看待天然林，即使聲稱符合可量測、可報告、可驗證 (Measurement, Reporting, Verification, MRV) 之機制，仍缺乏現況及未來的明確碳吸存能力調查證據，只能藉由長期的追蹤得知，甚至提出採用太陽能光電的手法達成碳中和更加事半功倍（李根政，2021）。

此爭議不僅遭到環保相關團體質疑，藝術圈同樣也藉此爭議反思當代藝術強調跨領域的趨勢，指出當代藝術常打著藝術的名號合理化各種跨領域的實驗，卻沒有對其他領域有足夠的認識或相應的風險承擔能力，僅停留在概念的引用上，忽略了應有的專業倫理，或是批評跨領域的藝術實踐代表藝術本身的創意衰退，只能透過挪用其他領域的概念來達成創新（沈伯丞，2021）。甚至進一步指責這些作品根本毫無「藝術」可言，藝術家沉溺於跨領域的喜悅只會惹惱真正的專業人士（海鯤遺音，2021）。

你我不住在同一片森林裡：森林的多重存有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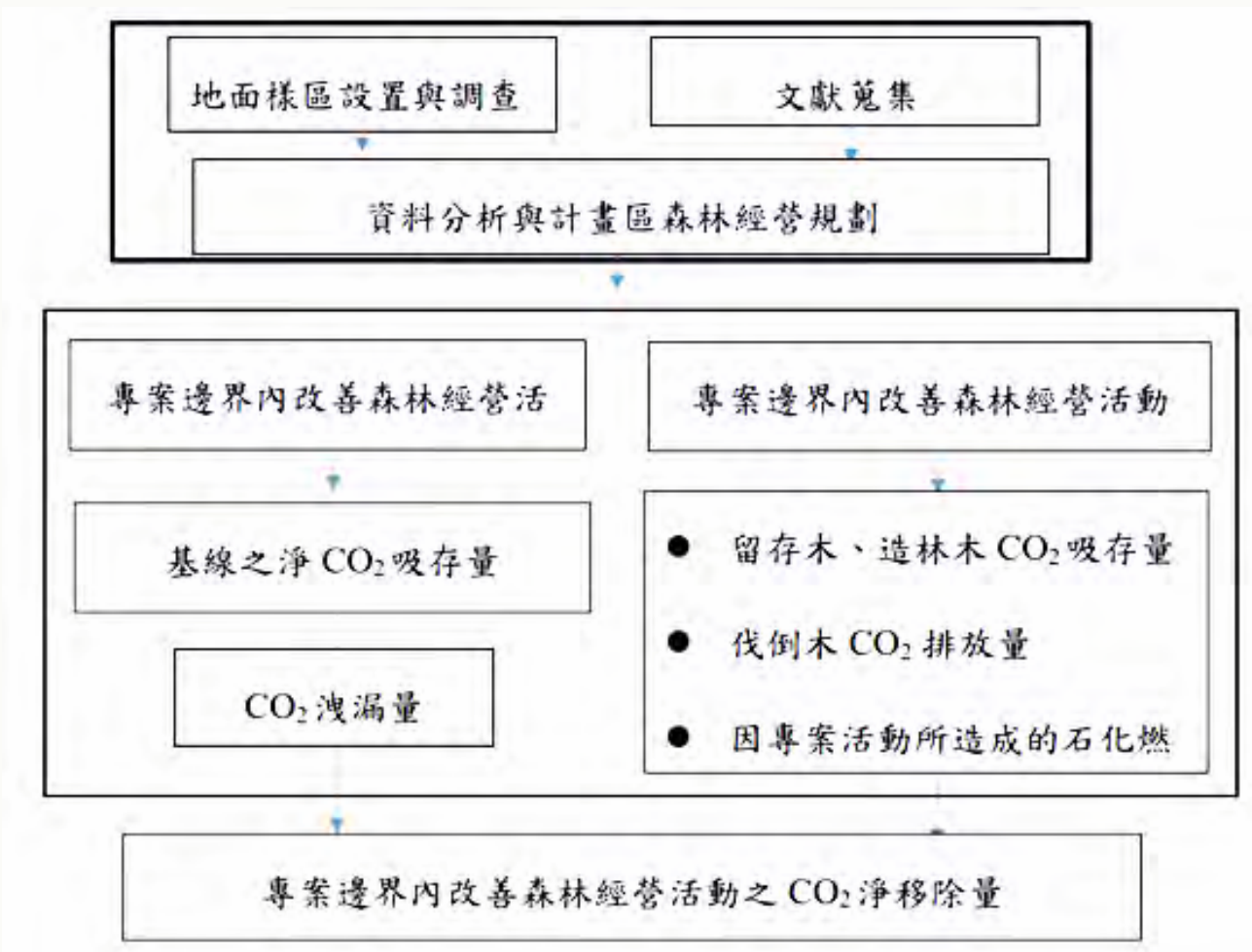
回到本次雙年展的主題「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強調的不僅是不同群體看待世界的視角不同，更將不同群體所認識的世界完全分開（臺北市立美術館，2019）。這種從單一存有的多重認識論轉向多重存有論的存有論轉向 (ontological turn)，強調事物的存有是在實踐中促動 (enact) 而暫時產生的，因此會隨著實踐而不斷變動，不同實踐所促動而成的不同存有論之間也會產生存有論政治 (ontological politics)(Woolgar& Lezaun, 2013)。因此需要將實踐而產生的科學知識視為一種展演 (perform) 而非再現 (represent) 世界的方式，應對稱看待不同實踐下產生的科學知識 (Pickering, 2017)。透過審視此計畫的執行單位及反對方的知識生產實踐，可以發現此次爭議即為森林的多重存有論所引發的存有論政治。

從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所公布的期末成果報告（陳阿興，2021）可以發現，計畫前期的基地分析包含海拔高、坡度、坡向、水系、地質及土壤等資料之分析，並以此作為劃定營造範圍的基礎，在森林資源的現況調查中也僅記錄樣區內林木的樹種、胸徑及樹高。由此可以發現在調查過程中並未涉及生態相關的分析，森林的物種之間及生物與環境的關係被簡化為一張張的地圖及圖表，這些科學實踐的產物作為森林存有的一種展演影響並支持了後續的砍伐實作。正如 Wagenaar& Wilkinson(2015) 對澳洲韌性治理的研究中指出，地圖不是靜態的再現，而是涉及一系列實踐而促動出的展演，因此在環境治理中具有充分的彈性可供辯論。

除了前期的基地分析及現況調查外，碳吸存的計算實踐同樣也影響了技師公會促動出的森林存有論。此計畫採用的碳吸存計算方法如圖 4。由圖中架構可以發現，森林在此被視為僅具有碳吸收、碳排放與碳儲存等碳匯相關特性的存有，其他如生態價值、水土保持及景觀遊憩等生態系服務則不在考量範圍之內。這種計算實踐促動出了一個「鬱閉度高、植物更新不佳、碳吸存能力差」的森林存有論，因此正當化了人為介入進行伐木造林的行為。O'Lear(2016) 從 STS 的角度出發，將碳視為在不同公式及數據下促動而出的多重存有論，但也指出主流的環境論述將碳視為不變的移動體 (immutable mobile)，可以在不同政策與論述間互相轉換與比較，進而達成特定的環境治理目標。同樣的，在此爭議中，技師公會將森林所排放、吸收及儲存的碳透過一系列的計算實踐轉化為明確可被量化的數字，並用以支持伐木造林後增加碳吸存的目標及後續的樹種選擇。

在樹種選擇上，臺灣肖楠、相思樹及楓香等除了均為臺灣本土樹種外，其他的考量因素包含分布海拔、碳吸存能力、生長速度及景觀優美等，其中分布海拔是考量新植樹苗能否存活的重要根據，只要計畫區域的海拔高度符合該樹種在臺灣植物誌中記載的分布高度，便被視為適合種植的樹種（陳阿興，2021）。至於碳吸存能力及生長速度的考量則是基於此計畫碳中和的目標，景觀上的考量也是為了解決前期調查中鬱閉、混亂且生長不良的森林現況。由此可見在樹種選擇上是基於前期的調查實踐所促動出的森林存有論，因此需要將原本碳吸存能力差、健康不良且景觀混亂的森林改植在分布海拔、碳吸存能力及景觀等層面合適的樹種。

在實際的伐樹實踐中，為了確保新植樹苗的順利成長，在伐木前將周邊地表的突起物、灌叢、根株或岩塊等均視為有礙林木生長的「障礙物」並予以清除。伐除的林木則是由樹種的稀有程度及胸徑大小決定，只要不是稀有的樹種及一定胸徑以上的林木皆可予以伐除。除此之外，撫育作業如刈草、除蔓及修枝等也是將森林中的雜草、攀附在樹上的藤蔓及遮蔽地面造成鬱閉的枝條均視為需要被清除的存在（陳阿興，2021）。由此可見基於前述的調查與計算實踐，理想的森林需要確保的是具有碳吸存能力且成長良好的樹木，形狀不良、樹齡過熟導致碳吸存能力下降及森林裡其他的動植物均不在其中，因此需要積極清除。



▲圖 4 一大崙尾山碳中和複層林營造案碳中和減量架構圖 圖片來源：陳阿興（2021）

另一方面，荒野保護協會等環境保護團體及關注人士雖然沒有較為系統性的觀察與調查記錄，但是從相關的投書文章中可以發現，與技師公會強調樹木個體的生長狀況及碳吸存能力不同的是，環保團體根據現場觀察的結果，看似雜亂的森林景觀其實是充滿生物多樣性的，不僅樹種多元，且有不少林木為鳥類或昆蟲的重要食草（蘇崧棱等，2021）。除此之外，不同於以分布海拔作為選擇樹種的依據，環保團體也根據現場觀察發現，當地的氣候潮濕多雨且地形導致東北季風強勁，不適合台灣肖楠生長，當地林木密集的特性也是為了抵禦強風而自然形成（林書帆，2021）。由此可見環保團體與關注人士透過現場觀察所促動出的森林存有論將大崙尾山的森林現況視為長期穩定且生態豐富的森林，因此將技師協會進行的伐木造林視為破壞原有生態資源的行為。

這種林業為主與生態為主的森林存有論之間的衝突，可以參考 Aspøya & Stokland(2022) 對挪威林業的研究，不同的群體會根據不同的調查與計算實踐促動出不同的森林存有論，因而產生存有論上的政治衝突。經過本節的分析同樣可以發現，大崙尾山的伐木造林爭議沒有穩固的森林存有論能夠判斷不同立場的對錯，而是需要從不同群體促動出的森林存有論檢視彼此的異同。

藝術憑什麼：藝術及科學的跨界困境

現在看似涇渭分明的藝術與科學分野其實並非自古以來的傳統。事實上在二十世紀前，藝術與科學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繫，從文藝復興時期的達文西到啟蒙時代的達爾文、洪堡及梭羅等的科學研究都生產出相應的文字與圖畫。藝術與科學都是受到對世界的觀察所啟發，但是自 20 世紀以來，兩者之間逐漸壁壘分明，Snow(2012) 所提出的「兩種文化 (two cultures)」便指出西方社會正逐漸被分化為藝術及科學兩個極化團體。直到近年來藝術與科學的合作再次興起熱潮，尤其在 21 世紀的氣候變遷威脅下，藝術與科學的跨界合作被視為能夠提供新穎的分析視角，促進跨領域的相互理解，甚至能推動社會生態的轉型 (Clark et al. 2020)。除了跨界過程帶來的效益外，結合環境科學概念的藝術作品透過與觀者的互動也有突顯環境美學、視覺化氣候危機、呈現環境與人類關係等功能 (Michalowska 2020)。

回到台北雙年展的脈絡中，台北雙年展的主題自 2014 年的「劇烈加速度」到 2018 年的「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再到 2020 年的「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外交新碰撞」都以生態為核心概念，顯示近年來的台北雙年展同樣有關環境議題的趨勢，並且試圖翻轉美術館作為靜態的展演空間，而是扮演積極的社會介入角色，以展覽為媒介促成跨領域對話的可能（黃宗潔，2020）。

雖說如此，但從此次爭議可以發現，即使此次雙年展強調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交流與碰撞，維列一波特羅的作品也試圖跨越美術館的物理邊界及藝術與科學的分野，將作品移至都

市郊山的森林中，並結合林學專業以試圖喚起觀者對氣候變遷的認知，但是這個「作品」在產生的過程仍然如同「黑箱」一般，從概念的發想、藝術家與政府及專家的合作與協商到作品的實際產生等都只停留在藝術家、策展單位及專家之間形成的網絡之中，雖然在領域上達成了跨界，但是作品產生的影響力涉及到與森林長期互動的民眾與團體，他們卻對於作品的創作過程及目標毫不知情。

多重存有論的並置與跨界糾纏：後博物館學的可能性

雖然在前文的分析中將此爭議的主要衝突點分為森林的多重存有論及藝術與科學跨界的困難來討論，但是兩者其實都可歸因於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缺乏溝通。換言之，在森林治理上藝術家與林業專家在調查與種植實踐中雖然身處同一個星球，但是卻沒有跟基於現場觀察及生態觀點而處在不同星球的森林周邊居民及關注該地的團體與個人相互交流，即使策展上及作品設計上試圖跨越不同的領域並促進交流，但是這些交流的可能也都是在作品完成後才開始發生，作品的生產過程仍然局限於藝術家與林業專家的參與。

若要試圖解決藝術作品的跨域實作過程缺乏公民參與的問題，應可參考 Hooper-Greenhill(2000) 所提出的後博物館 (post-museum) 概念。一般傳統的現代博物館以展品為策展核心，特定的策展人或團體試圖引導觀者的思想，扮演單方面的資訊傳播及教育角色，並信奉單一真理存在；另一方面，後博物館則從後現代主義的角度對博物館所代表的現代性提出批判，在拒絕單一真理存在的情況下，重新定位博物館為促進社會變動的角色，尊重社會中的多元差異（殷寶寧，2018）。

在方法論上，後博物館強調博物館與地方的生活、生產與生態之間的連結，並打破博物館建築作為策展的實體邊界（廖世璋，2014）。維列一波特羅的作品目前僅在物理邊界上打破美術館建築的範圍，將大崙尾山作為策展的場域，但是不僅作品生產的過程仍由特定的專家所主導，即使展覽整體的策展論述似乎符合後博物館所強調的多元與包容，此展品以碳中和為森林單一價值的作法仍有現代博物館的色彩。若能將與大崙尾山森林相關的各個行動者納入藝術作品生產的過程中，例如將原本設計於展覽期間舉辦的工作坊提前於作品發想或創作的過程中舉行（臺北市立美術館，無日期），藉由更廣泛的參與深化與地方之間的連結，不但能在對森林實際產生改變及產生爭議前提早開始更具跨領域性質的對話，也能更加符合策展論述所強調「不同星球之間具有建設性的衝突」(Latour and Guinard, 2020)。

參考文獻

- 史帝芬·維列－波特羅、蕭麗虹、蔡明君（2020）。儲回大地的藝術，2020。在余思穎（主編），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頁100-101）。https://www.tfam.museum/File/files/02exhibition/201120_20TB/TB2020_Guidebook_CN_Digital.pdf
- 李根政（2021年9月28日）。李根政／北美館碳中和展覽走味的美意：大崙尾山伐木造林，為何爭議？。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taipei-biennial-afforestation-dispute>
- 沈伯丞（2021年5月4日）。Sometimes Concept Just Ain't Enough——從北美館《儲回大地的藝術》看當代藝術的知識介入危機。典藏。<https://artouch.com/art-views/review/content-38939.html>
- 林書帆（2021年8月9日）。大崙尾山整形記 | 怎樣才算是好的森林？。我們的島。<https://ourisland.pts.org.tw/content/8106>
- 邱祈榮（2021年4月29日）。邱祈榮／針對北美館「儲回大地的藝術」碳中和複層林營造案七點公開訴求。環境資訊中心。<https://e-info.org.tw/node/230795>
- 殷寶寧（2018）。後博物館、街區活化與老屋再生：臺北市大稻埕街區個案研究。現代美術學報，36，25-55。
- 海鯤遺音（2021年5月1日）。砍樹的碳中和，越俎代庖的藝術家。Medium。<https://jy121807.medium.com/%E7%A0%8D%E6%A8%B9%E7%9A%84%E7%A2%B3%E4%B8%AD%E5%92%8C-%E8%B6%8A%E4%BF%8E%E4%BB%A3%E5%BA%96%E7%9A%84%E8%97%9D%E8%A1%93%E5%AE%B6-2e4537e7b5e5>
- 陳阿興（2021）。臺北市立美術館「2020台北雙年展」作品《儲回大地的藝術》碳中和複層林營造案】期末成果報告。臺北市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
- 黃宗潔（2020）。[後自然]概念下的藝術實踐與環境認同：以2018臺北雙年展為核心的討論。文化研究，30，128-149。
- 廖世璋（2014）。後博物館的地方實踐－寶藏巖。博物館學季刊，28(2)，35-69+71。[https://doi.org/10.6686/MuseQ.201404_28\(2\).0002](https://doi.org/10.6686/MuseQ.201404_28(2).0002)
- 廖鎮洲（2021年4月26日）。廖鎮洲／北市雙年展「儲回大地的藝術」如何演變為「大崙尾砍伐事件」。環境資訊中心。<https://e-info.org.tw/node/230739>
- 臺北市立美術館（無日期）。「儲回大地的藝術」研討會暨工作坊。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https://www.taipeiennale.org/2020/zh-TW/Project/Project_Content/1?type=art
- 臺北市立美術館（2021年4月27日）。本館「2020台北雙年展」之「儲回大地的藝術」計畫說明。臺北市立美術館。https://www.tfam.museum/News/News_page.aspx?ddlLang=zh-tw&id=1512

- 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2021）。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說明。臺北市林業技師公會。<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U2L3JlIbGZpbGUvMTAxNjIvODM4MjA2NC9kYTE4ZDQwMi0zZDM4LTRmZDYtOWY4Mi0xOGEwNjVlNjg3ZTcucGRm&n=6ZmE5Lu2X%2biHuuWMI%2bW4gual%2balreaKqOW4q%2bWFrOacg%2biqquaYji5wZGY%3d&icon=..pdf>
- 臺北市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2021年4月26日）。永續城市，給臺北一個健康的森林。臺北市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https://www.ge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23285747C0511EC4&s=1EB501F7085B8122&sms=72544237BBE4C5F6
- 蘇崧棱、徐仕璿、王元才（2021年7月10日）。翠山步道花生了甚麼樹？！。荒野保護協會。<https://www.sow.org.tw/blog/20210709/42304>
- Aspøy, H., & Stokland, H. (2022). Segmented forest realities: The ontological politics of biodiversity mapp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137, 120-127.
- Bruno Latour and Martin Guinard (2020). “You and I don’t live on the same planet— New Diplomatic Encounters” In Taipei Biennial 2020: Curatorial Statement, https://www.taipeiennale.org/2020/en-US/TB20/Intro_Content/0 (Date visited: November 21, 2022)
- Clark, S. E., Magrane, E., Baumgartner, T., Bennett, S. E., Bogan, M., Edwards, T., ... & Wilder, B. T. (2020). 6&6: A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art-science collaboration. *BioScience*, 70(9), 821-829.
- Hooper-Greenhill, E.(2000). *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Michalowska, M. (2020). Artists in the face of threats of climate change. *Oceanologia*, 62(4), 565-575.
- O'Lear, S. (2016). Climate science and slow violence: A view from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STS on mobilizing technoscientific ontologies of climate change. *Political Geography*, 52, 4-13.
- Pickering, A. (2017). The ontological turn: Taking different worlds seriously. *Social Analysis*, 61(2), 134-150.
- Snow, C. P. (2012). *The two cult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genaar, H., & Wilkinson, C. (2015). Enacting resilience: A performative account of governing for urban resilience. *Urban studies*, 52(7), 1265-1284.
- Woolgar, S., & Lezaun, J. (2013). *The wrong bin bag*. A turn to ontolog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3(3), 321-340.

暑期實習分享

香港「樂在製造」

◎撰稿
呂倩瑩



▲實習機構一角 攝影 | 呂倩瑩

我是 R11 的呂倩瑩，一名香港學生。為了想了解臺灣的地方創新、社區營造、「由下而上」的規劃而進來城鄉所。經過碩一整年的實習及理論課，發現到自己的實作經驗不足，同時跟想深入了解香港是如何進行此類的社區規劃（尤其經過各種社會運動風波過後）。於是找到 R10 的鍾智豪學長幫忙，請他引薦到香港的「樂在製造社區設計及研習所 Making on Loft」（以下簡稱：樂在製造）進行為期一個半月的暑期實習。

本人所在的實習機構「樂在製造」位址香港的土瓜灣，為該地紮根多年的社區組織，致力推動地方創生（placemaking），串連社會文化價值與社區。同時亦進行社區研究、藝術發展等工作，探索社區多樣性。

上班做什麼

今年的實習生們分別進行三個地區的項目，第一個是在大角咀進行地方創生的工作，該地是一個即將面臨市區重建的區域。實習生們需要先在該區進行日常生活的研究，根據居民的日常與附近店鋪、社福機構之間的關係，並與藝術家們合作，想像如何以藝術介入的方式，做出與使用者生活相關的藝術地景。第二個項目則是在大坑進行，該處目前是為高尚住宅區，其中該地的「大坑舞火龍」活動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實習生們需要在此田野後，發掘該處新的面相，以深度文化旅遊方式，重新想像新的旅遊模式。而第三個項目則是做土瓜灣的社區營造，在「樂在製造」本身的「地頭蛇」基礎上，進一步串聯社會文化價值與社區，以及研究受眾發展（audience development）與藝術文化在生活場景下的發展框架。實習生可以在上述項目中填寫心儀志願，再視乎實際情況被分派到相關項目中。我選擇的是土瓜灣項目，該區正面臨著急速重建壓力，同時亦存有歷史遺跡、多元種族、傳統小店等有機生長的地方，能夠在「樂在製造」於該地的網絡基礎上再探討該處的，希望能藉此更能加深對該地的理解。

在生活場景下的發展框架。實習生可以在上述項目中填寫心儀志願，再視乎實際情況被分派到相關項目中。我選擇的是土瓜灣項目，該區正面臨著急速重建壓力，同時亦存有歷史遺跡、多元種族、傳統小店等有機生長的地方，能夠在「樂在製造」於該地的網絡基礎上再探討該處的，希望能藉此更能加深對該地的理解。

開始實習後的工作分為三大部分：每週例行工作、團隊項目及個人負責的項目。例行工作主要是每週看一本書，擷取其中一句想分享的句子，在土瓜灣拍一張可以切合主題的照片，並加入個人的詮釋，經由排版整理後，放到社群媒體上分享。團隊的工作則是會需要輔助其他實習生們共同策劃、腦力激盪（brain storm）一些活動的設計方案，每個禮拜可能會有一兩次的田野機會，到社區探訪、做半結構式訪談或是問卷調查蒐集資料。

嘗試與工作

至於我負責的項目多為撰稿寫作，其一與另一實習生合作撰寫、研究土瓜灣作為社區客廳的可能性¹。土瓜灣早在2018-2020年間進行過社區客廳計劃，唯迴響極少，但其實該區早已存有多個非正式、民間自發的公共空間，亦可以說是「社區客廳」的雛形，唯政府對此等情形並不樂見，認為有礙觀瞻總想消除。事隔數年，區內經歷多個重建項目，社區地景有不少改變，於是我們從土瓜灣自身的條件出發，探討民間本地的各種嘗試之成效。我們也參考了兩個外地例子，一個是日本的「The Tokyo Toilet」，其中東京大學的團隊將幡谷公共廁所打造成為社區公共空間，用作電影院、展覽場所或快閃商店等多用途場所；另一個是高雄的鹽埕第一公有市場，閒置的市場空間作為多時段及社群交流之作用。並非「外國的月亮特別圓」，而是我們希望能在這類案例中找到適合香港社區客廳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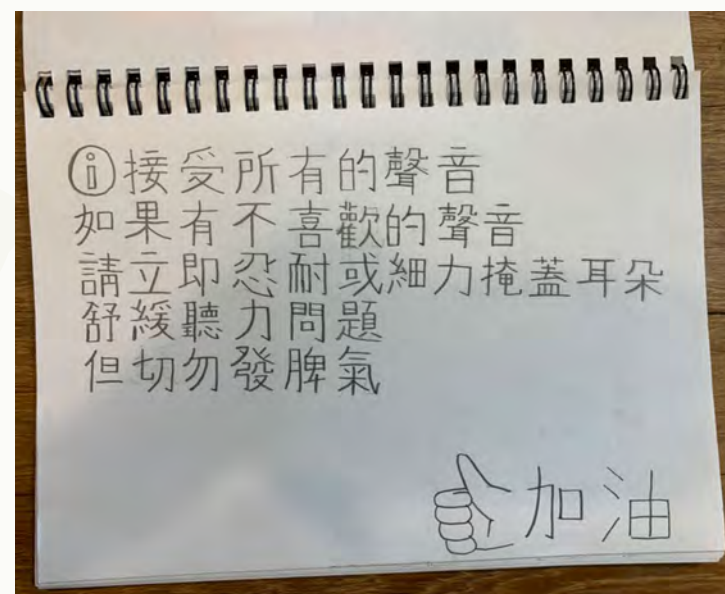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由於香港民間的中小型社區營造組織，在本地仍未算被普羅大眾廣泛認識，因此樂在製造考慮使用podcast的方式，以增加民眾的了解。因此研究podcast的使用者需求變成為我的實習工作之一，難度在於香港的Podcast市場尚未成熟，難以找到有關數據分析，因此只能以一些原始資料（不同平台上的排行榜、亞洲市場數據）來分析及揣摩本地聽眾的愛好²。至於未來的題材發展，因著近年來香港的本土意識提高，我提議以「城市發酵」（酵的廣東話與HOW同音）為主題，探討How to Use（城市的使用方式）、How to create（城市創作）、How to appreciate（如何欣賞城市）。

1 呂倩瑩、石家希，2023，〈社區客廳再想像〉，Medium，<https://medium.com/@makingonloft/社區客廳再想像-27ecb04a6c70>

2 呂倩瑩、吳伯風，2023，〈社交媒體絕症FOMO剋星//立足香港的Podcast〉，<https://medium.com/@makingonloft/社交媒體絕症fomo剋星-立足香港的podcast-57eccf951d8d>



▲ Podcast 馬頭圍爐新系列：城市發酵
攝影 | 呂倩瑩



▲ 特殊學生的自我提醒 攝影 | 呂倩瑩



▲ 實習機構內部 攝影 | 呂倩瑩



▲ 土瓜灣街景
攝影 | 呂倩瑩

▲ 做問卷的倩
供圖 | 呂倩瑩



▲ 外出試驗遊樂場好不好玩 供圖 | 呂倩瑩



▲ 基層人士 攝影 | 呂倩瑩

得著與心得

由於我沒有趕得上申請所上的「機構實習」，這份也不是正職工作，因此把這次的實習機會當作為未來職涯先探路，工作壓力相對較少，剛好「樂在製造」的工作內容較為多元，亦使我能作多方面的嘗試。不過我的最大得著之一，是從一位高功能自閉症學生身上得來：香港的特殊學生在畢業後若沒被派到底護工廠工作，又沒有一技之長而無人聘請的話，他們大多可能在家待業或被家人照料。「樂在製造」早前與幾位高功能障礙的學生（他們可能有繪畫、設計的天賦）合作過，希望繼續培養他們成為藝術家。所以作為實習生的我恰好參與了共同帶領其中一位學生遊覽社區，期間他即席在20分鐘內畫了一張街景的速寫，下筆之精準與描繪的細緻讓人驚豔。也不禁使我反思，到底「有用」/「無用」的標籤是如何定義，又是如何影響大眾的價值觀。

最後，我認為城鄉所紮實的文本閱讀分析與實習課操作模式提供了很大幫助，能套用在各種情境之中，而課堂上的小作業更是很多時候的工作靈感來源。如果對於未來的出路感到迷茫，不妨嘗試到不同機構實習，趁此機會了解相關行業的型態以及運作模式與自己的想像是否有落差。學生身分是種優勢，同學能藉著實習工作，了解行業需要具備的技能為何、自己的優缺點在哪，再依靠學校資源或學生身分學習相關領域專長，成為自我裝備的本錢。

四川成都跨境實習分享

「海峽兩岸青年規劃師與建築師學術研習營」

◎ 撰稿 李晗



▲四川大學 攝影 | 李晗

我是 R11 的李晗，在暑假期間參與了高階跨境實習的課程。高階跨境實習課程是開設於 112-1 秋季的課程，共四學分，上課時間為 111 學年至 112 學年的暑假期間，共計十天。課程內容以參與海峽兩岸青年規劃師與建築師學術研習營為主，通過營隊密集課程形式及後期完成實習報告的形式進行。所辦在 111-2 學期臨近期末的時候會寄報名諮詢給大家。因為想瞭解更多文化遺產保存的相關內容，以及對成都這個城市的興趣，我報名參加了高階跨界實習課程。本次課程是由聖琳老師帶隊，共有六位同學一起前往。

海峽兩岸青年規劃師與建築師學術研習營於 2001 年，由東南大學發起，後由海峽兩岸多所高校聯合主辦。每年邀請 8-10 所兩岸及海外高校參與，時至本屆已持續 20 餘年。課程內容聚焦歷史文化遺產、工業文化遺產、社區營造、歷史建築修繕設計與經營管理等多方面業界熱點議題。

研習營主題

今年的研習營由哈爾濱工業大學主辦，四川大學建築與環境學院與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築學院承辦，研習地點為四川省成都市。共計 25 位老師與 40 位同學參與，分為六組。活動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關於都市更新與現代性保存等議題講座；其次是到成都的望平街、東郊記憶、天府社創中心以及玉林街區進行參訪；最後各組開始進行田野調查及成果製作。講座及參訪地點與本次研習營主題息息相關，我們也通過各位老師的講座瞭解到成都市相關的工業歷史保護規劃及兩岸不同的文化遺產保存案例。再透過實際走訪，親身感受到成都目前都市更新的進程與也通過當地同學們的解說瞭解到成都市日後的發展方向。

這次研習營的主題為都市中的老舊社區更新，研究基地位於成都市錦江區牛市口街道得勝街社區，得勝街社區曾是成都市無縫鋼管廠的家屬生活區。成都無縫鋼管廠是成都市最大的鋼管廠，同時也是整個亞洲最大的無縫鋼管廠。隨著新時代的到來，成都市發展模式從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隨著鋼廠的衰落和消逝，往昔崢嶸的工廠區域逐漸成為城市中的「老舊社區」，如何在城市更新的浪潮中兼顧居民生活內容與歷史體記憶，並實現城市空間的活化和居民品質的升級，是這次研習營面對的難題，也是其宗旨所在。

基地德勝街社區，是一個占地 0.25 平方公里，以老舊院落為主的社區，目前尚有 9 個院落，與 4140 戶居民，其中有物管院落 2 個。1958 年成都無縫鋼管廠正式動工興建，整個無縫鋼管廠分為工廠區與生活區，建築面積 109175.6 平方米。生活區內房屋建築共 60 棟 164 個單元，住戶 2994 戶，

其中出租 165 戶，出租率 55.29%，日常服務由四川能投潤嘉物業公司負責，收取物業費 0.5 元人民幣 / 平方米。社區 60 歲以上人口占比約為 40%，老齡化嚴重，租住人群中少有全家租住情況，一般為務工人群，從事快遞、服務等工作，月收入一般為 4, 5 千元人民幣。

經過這次的研習營的田野調查，我們發現德勝街社區在管理層面的一些問題，物業的失職導致公共空間的規劃不完善，道路垃圾髒亂，行車動線被雜物侵佔等。雖然社區內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在老師的引導下，我們也同時發現社區的很多優點。居民在社區內保留著川渝地區人們特有的生活習慣，社區內的公共空間有人們自行搭建的休息區，空間的社區居民時常會聚集在一起，泡茶，聊天或者打麻將，很有生活氣息，社區內的房價與租金也十分親民。各組也通過不同的方式將社區的優劣結合，進行規劃。



▲成都太古里 攝影 | 李晗



▲基地內部 攝影 | 李晗



▲基地內部 供圖 | 李晗

研習營的課程與生活

這次高階實習的機票是同學們自行購買，但課程期間在成都的食宿是由主辦單位負責的。從臺北飛往成都，飛機落地後有川大的學生來接機。研習營的同學分別來自兩岸的九所學校，大家住在四川大學的宿舍內，兩人一間，學校會分發相應的校園卡。在報到當天，主辦方會提供相應的活動行程安排，基地資料以及團隊的文化衫。第二天的活動是開營儀式與講座，在結束第一天的安排後，大家一同前往基地附近的餐廳吃飯。各小組成員在晚餐期間相互認識，隨後便一同前往基地進行簡單的田野調查。因為時間較為緊張，部分同學通過與社區居民聊天的方式，快速瞭解這個社區。聊天中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語言不通，在得勝街社區內老齡化嚴重，很多老年人只會說四川話，好在同組組員有一位是四川人，減小了一些溝通上的障礙。在密集的田野調查結束後，各組有了不同的調研側重點，但各組都會將自己所

發現的資訊共用。加上第一天晚上，田野調查的時間一共不到兩天，第四天的行程則是進行參訪，之後便開始了為期三天的成果製作時間。雖然高強度的密集討論與頭腦風暴讓大家有一些壓力，但大家在同一個教室裡面一起討論，一起努力的感覺是很不錯的，是一段忙碌但愉快的時光。

小組討論的時候，因為組員都是來自不同的學校，對於基地各持意見，也會遇到有矛盾的時候，但最終都能化解。在討論的時候，我這一小組也遇到一些技術上的小問題，因大家的軟體使用習慣不同，沒辦法快速找到一個合適的軟體進行會議共編，少了些討論上的便利性。但與組員一起田野調查的時候，我新學習了一個很方便的田野記錄 app，叫做「兩步路」，可以同時記錄行走路線，照片以及錄音，能夠很有效率的在後續復盤調查情況。

操作議題時，每一組都各有三位指導老師，我們能夠隨時與老師進行討論，指

導師們提的意見一針見血，指出我們的不足之處後，也能給予一些實際案例給我們參考，讓我們能夠在短暫的時間內有質量地完成報告。在最終成果匯報的過程中，有的組通過播放自製影片來解說基地，有的組則是以小品的形式展開，研習營也在輕鬆幽默的報告氛圍中落下帷幕。

在每天的忙碌之餘，大家也樂忠於品嚐成都的美食，體驗成都的夜生活。成都的氣候很舒適，日落時間很晚，通常在八點之後，也許是這樣的「時差」，造就了成都人的慢生活狀態。晚上八點，正式天快黑的時候，結束了一天的勞累，坐在路邊的小桌旁，吃著鉢鉢雞，喝著飲料，傍晚的涼風吹過，仿佛帶走了一整天的疲憊，這樣愜意的生活很難不讓人愛上成都這座城市。



▲「兩步路」app 供圖 | 李晗



▲與不同學校的同學合照 供圖 | 李晗



▲道地川菜 攝影 | 李晗



▲與老師討論 供圖 | 李晗



▲最終成果報告 供圖 | 李晗

一些心得

這十天的研習營課程整體給我的感覺像是一個濃縮版的環境與規劃實習課，通過實際操作工業遺產相關的都市保存議題，我瞭解到了一些理論與實際落實中的困難，以及官方資料與實際田野調查中的落差。因為有碩一實習課的一些經驗，我才能夠有序的安排調查，討論以及報告製作的分工。而關於「都市保存」的議題，本組的同學與老師都刻意的想避免「仕紳化」，打破了我對於大陸規劃院校的一些刻板印象。通過與不同學校同學的交流，瞭解到他們對於「都市規劃」的有趣想法，讓我反思在都市更新中，對「保存」的定義到底為何，到底何物需要「保存」，「保存」下來的意義又是什麼。

最後，通過這次的研習營，也比較深入的瞭解了成都這慢生活城市。眾所周知，川渝地區人民的口味以「辣」為主，但是人們的生活方式與「辣」截然不同，是一個適合養老的安逸都市。跨境高階實習課程讓我能夠從一個非旅遊者的角度去瞭解一個陌生的城市，也能夠進一步的實踐自己的專業知識，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